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64 •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64 ·
歷史 · 地理類

元史學

元朝秘史

新元史考證

李思純著

沈曾植註

柯劭忞著

上海書店

沈曾植注

元
朝
秘
史

本書據北平古學院1945年版影印

眈眈者睨乎其側勢迫而利誘之環視者非一日矣夫當光緒中葉寓內尚清晏士大夫已鑒於邊患之迫競出其心思材力以殫究此不急之務今之世人人以幹國自命顧佔畢舊儒之不若哉史蹟之弗習地利之弗究而侈然高語安邊者適自罔耳是書出驂靳李注羽翼正史使治元史者尋其導桃策蒙事者有所借鏡謂非時勢之所需而國家之所利賴乎乙菴先生之先德侍郎公嘗督學吾閩爲先中丞公受知師先生又與先文安公同歲成進士兩家淵源舊矣方先生官京朝小子尙幼不獲侍几杖及余宦浙先生又開藩於皖僅丁巳夏於闕下恩遽一面今以榆生之介使先生絕學宏著自我而有傳於世仰止之懷有私幸焉獨痛孟劬前數月化去相與謀始者而不及

元祕史補注序

元起漠北奄有九夏史迹疎略識者病之祕史晚出譯以華言故其辭不雅馴然紀載詳覈多足補正錢氏所訂謂論次太祖太宗兩朝事蹟者必折衷於此誠公言也注祕史者始自芍農李氏芍農博輿地之學故其注詳於地理而略於史事嘉興沈乙菴先生以爲未足乃復有補注之作其攷訂精宥有爲芍農所不及者近於龍君榆生許得其手稿丹墨塗乙宛然時余方佐古學院蒐刊名著乃從其借錄附諸叢刻而張君孟劬同客故都實在校訂之役余維種族之興其足以張皇一世者類各有所恃其敗也亦必有所絀蒙古之所恃者騎射之力也而所絀者機智也自騎射失其利其人之機智又不足以曲應世變於是

觀厥成又不禁人事凋衰之感云乙酉夏四月侯官郭則
澣校錄竟謹識於舊京團城之當翠閣

附元祕史蒙語原文九十五功臣名

按止九十人除駙馬止八十二人

蒙力克額赤格

孛斡兒出

木合黎國王

豁兒赤

卷四

亦魯該

卷十一第一頁前委付之亦魯疑此人

主兒扯歹

忽難

忽必來

者勒

茂

禿格

卷十一第一頁前

迭該

脫樂即脫倫卷八蒙文六箇扯兒必曰朵歹曰多豁勒忽

父脫魯罕同為千戶祕史卷十有明文不應此無之應增入

汪古兒

出勒格台出勒古台即卷四赤勒古台速勒都氏

孛羅忽勒

失吉忽禿忽

古出即卷三曲出

闊闊出

豁兒豁孫

訖孫文本訖作許史略亦作許○卷四兀孫巴阿鄰氏

忽亦勒答兒

失魯孩卷十四蒙文宿衛人失刺罕即此

者古

續集一蒙文或疑者古即掌吉○者古即卷四者該
一者古恐是者台之誤者台即卷四之哲台也卷十
台史略亦作台

塔孩

察合安豁阿

本卷察罕豁阿四卷一作
察合安不佳一作察合安

阿刺

黑○卷五訥
牙阿弟兄

鎖兒罕失刺

鎖兒罕失刺二子赤
老溫沈白恐當數之

不魯罕

史忽林失傳入魯刺解氏曾祖不魯
罕罕割事太祖為入魯刺思千戶

合刺察兒

巴魯阿刺
氏見卷四

闊可捌思

巴阿鄰氏
見卷四

速亦客禿

即卷四雪亦客
禿晃豁壇氏

乃牙阿

疑即中軍萬
戶之納牙

冢率

冢率即卷四種
篩那牙乞氏

文齊

元史功臣名

古出古兒

亦作窟出活兒○木勒合勒忽與古出古兒同管亦應增

巴刺

卷四札刺亦兒氏委付人

幹羅納兒台

荅亦兒

卷八獻女子者

木格

札木合來戰之役來報者木勒客脫塔黑親征記作慕哥近此人也○木格疑即史太祖本紀之三模合

拔都又疑是畏荅兒子木哥寒札

不只兒

即布智兒憲宗紀正作不只兒

蒙古兀兒

見卷十二拙赤處委付人一作蒙克

朵罷阿歹

宿衛人後因私恨害之者

亨堅

搭察兒一名倭蓋不知是否亨堅

忽都思

卷八忽都思合勒即此○人○巴魯刺氏卷四

馬刺

勒○此人疑是抹里赤○秘史攷只塔兒馬刺射殺札木合之弟而部因之開釁者史本紀親征記作

捌只此作馬
刺勒皆簡言

者客

者客恐即者卜客脫
字○文本有卜字

余魯罕

疑即阿刺罕萬戶○留哥
傳之阿魯都罕疑此人

闊闊

者別

兀都台

耶律留哥傳之渾都古疑此人台古形近
或有一誤此疑是卷四總管家人之多歹

巴刺扯兒必

委付人

客帖

卷十二
委付人

速別額台

蒙可

疑即卷十二之蒙客
察阿歹處委付人

哈勒札

忽兒察忽思

太宗重宣宿衛人名有豁里答察兒即
此人○疑是奧魯赤傳之豁火察

荀吉荀字疑誤○後有

巴歹

乞失里黑

客台委付人

察兀兒孩卷十二委付人○卷四

翁吉闊

脫懽帖木兒耶律文正傳侍臣脫懽在太宗時嘗

蔑格禿即蒙格禿

合答安答兒忽氏

抹羅合失里伯傳祖怯古里台事太祖父莫刺合嗣○卷

四有薛扯朵抹黑有抹赤不知是此人否○續集

朵里不合即征百之朵

兒伯朵黑中

亦都合歹卷十二作

失刺忽勤○太宗宿衛

倒温疑別都温○又疑憲宗紀之

塔馬赤疑是史百三十二卷之探

合兀闌疑即脫不花之季

阿勒赤卷十一頁後○速不台傳太宗命

脫撒合史百三十卷完澤傳祖土薛從太祖

統灰歹赤吉温愷赤之子統格疑此人○博尔朮之從

脫不合弟四先不花傳蒙古次日怯烈哥曰昔刺斡忽勒兄

刺方太祖徵時怯烈哥已深自結納後兄弟四人

皆率部族來歸太祖以舊好遇之使為必闐赤長

阿只乃憲宗紀二年禁錮和只納忽孫脫等於軍營和只

文寧全三卷書元史史力五名

阿只乃又不知與阿兒孩哈撒兒是一是二也○百三十一卷懷都祖阿尤魯音亦相近

禿亦迭格兒卷四泰亦赤兀乃疑此人迭是失字之誤

薛潮兀兒薛潮兀兒即卷四薛赤兀兒豁羅刺氏

者迭兒此當是哲台○史直脫兒有傳

幹刺兒古列堅幹刺兒即幹赤刺

輕吉牙歹

不合古列堅木華黎之弟

忽隣勒

阿失黑古列堅

合歹古列堅史表有火魯公主適哈答駙馬不言火魯係何帝女據食貨志太雷公主五戸絲丙申

年與趙魯昌駙諸公主同分撥知亦太祖女魯刺音轉火大必有一字訓非二人也

赤古古列堅

阿勒赤古列堅管三千翁吉刺

不禿古列堅食貨志奔忒古兒駙馬即此不禿古列堅管二千亦乞列思

阿刺忽失的吉惕○尙主者享要合阿刺忽失子也而稱阿刺忽失為女壻姑翻壻未詳

忽里古列堅管五千汪古惕

元祕史蒙語原文九十五功臣名終

元朝祕史卷一

嘉興沈曾植注

忙豁侖紐察

脫察安

○元史語解尼古察祕密也尼古察卽紐察
豁侖紐察五字左脫察安三字必是所署撰
書人名銜植案此書蒙文凡蒙古字皆作忙
豁侖而脫察安三字對音極與脫卜赤顏近
竊疑忙豁侖之言元紐察之言祕脫察安之
言史七字卽元朝祕史蒙文也許有壬怯烈
鎮海碑云丞相奮庸天造名在祕史世莫得
聞又曰國史曰脫必察顏至祕史之可考者亦
載公名具焉此元世稱述祕史之可考者亦
脫必赤顏卽祕
史之一證也

當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箇蒼色的狼與一箇慘白色的
的鹿相配了同渡過騰吉思名字的水來到於幹難名字
的河源頭不見罕名字的山前住著產了一箇人名字喚

作巴塔赤罕

○巴塔赤罕即蒙古源流之布爾

此云至幹難河源而彼云至拜噶里江遇必塔地方人戴

以爲君爲少異耳又源流以蒙古爲土伯特贊博之裔此

所述則如突厥夫餘之例源流以渡騰吉思者爲布爾特

齊諾此以爲巴塔赤罕之父所聞異詞要當以此爲正矣

記此據聖武記所節蒙古源流而言今見源流全書乃知

爾哈嶺南麓北流入敖嫩河龍沙紀略云克魯倫河發源

之山與黑龍江發源之阿母巴興安南相望巴爾哈爾

正在阿母巴興安直南四百餘里而克魯倫河源與巴爾

哈河相去不過二三十里然則龍沙紀略所云克魯倫河

發源之山即巴爾哈爾河源之山非水道提綱之肯武山也

此山爲幹難河南大山巴爾哈興不見罕對音逼近當是

蒙古舊名之未改者○植案尊天本祖合氣所同吞鼠履

敏事通華裔種族貴甚遂附會於神明世載縣邈乃表源

於瑰異事理可思蓋亦有無庸執泥者蒙古源流敘李端

察兒之先世云古土伯特地方尼雅特贊博汗之七世孫

色爾特贊博汗爲其臣納隆木篡奪其季子布爾特齊諾

出至恭博地方即娶恭博地方之女郭幹瑪喇勒爲妻往

渡騰吉斯海行至拜噶勒江所屬布爾干噶勒圖納山下

遇必塔人眾尊爲君長生子必塔斯干必塔察干二人必

塔察干即此巴塔赤罕也騰吉斯即騰吉思布爾干即不

兒罕此云幹難河源彼云拜噶勒江屬地拜噶勒江即柏

哈兒湖距幹難源不遠人地名並相合而說不同者喇嘛引蒙古而近之仍為同種其用意正與歐羅巴人言萬國人類並出帕米尔高原者同而狼鹿配生蒙古後人亦自諱之故源流不用此說也俞浩謂蒙古本唐世室韋蒙瓦部種族當屬東胡今據狼種推之又當與突厥高車同種矣域內之國各有所尊中國尊龍天竺尊牛北狄尊狼皆非保虫之類各以所敬畏者為神明因尊所敬畏之人為神明之肩北俗言狼種正當猶中國龍種耳噉鄙隱諱均也陋識

巴塔赤罕生的子名塔馬察特墨徹克塔馬察生的子名豁理

察兒篋兒干和里察尔豁里察兒篋兒干生的子名阿兀

站孛羅溫阿固迤木阿兀站孛羅溫生的子名撒里合察

兀薩里噶撒里合察兀生的子名也客你敦尼格也客你

敦生的子名搏鎖赤薩木搏鎖赤生的子名合兒出哈爾

楚

合兒出生的子名孛兒只吉歹篋兒干博尔迤吉孛兒只

吉歹篋兒干的妻名忙豁勒真豁阿蒙古郭勒他生的子

名脫羅豁勒

中

真伯顏

都喇勒

脫羅豁勒

中

真的妻名孛羅

黑

臣豁阿

博羅克

他有一箇家奴後生名孛羅

勒

歹速牙

勒

必又有兩箇好駟馬一箇答驛兒馬一箇孛羅馬脫羅豁勒

勒真生二子一箇名都蛙鎖豁兒都幹索一箇名朵奔篋

兒干多博墨

都蛙鎖豁兒李仲約曰鎖豁兒蓋蒙古言一隻眼也明王

寇花馬池官軍擊殺之鎖合兒華言一隻眼也獨額中源

云印生一隻眼望見三程遠地的勢物

一日都蛙鎖豁兒同弟朵奔篋兒干上不見罕布爾干噶

山上去都蛙鎖豁兒自那山上望見統格黎通格里名字

的河邊有一叢百姓順水行將來

都蛙鎖豁兒說那一叢起來的百姓裏頭有一箇黑車子
前頭有一箇女兒生得好若是不會嫁人呵索與弟朵奔
篋兒干做妻就教朵奔篋兒干去看了

朵奔篋兒干到那一叢百姓裏頭看了這女兒名阿闌豁
阿郭阿掄果然生得好也不會嫁人

那叢百姓是豁理刺兒台篋兒干一家當初闊勒巴兒忽
真地面的主人名巴兒忽中歹篋兒干有一箇女兒名巴兒

忽真豁阿巴喇郭嫁與豁理秃馬敦雨土部落的官人名

豁理刺兒台篋兒干郭哩為妻在阿里黑兀孫阿里克

地面蒙古水曰烏蘇書中多作兀孫此阿里黑兀孫蓋阿

五六百里有水曰阿哈河發源唐努山陰流入昂噶拉河

也與巴爾固情齡鏐甄城坤生了這阿闌豁阿名字的女兒

豁里刺兒台篋兒干起來的緣故爲豁里禿馬敦地面貂

鼠青鼠野物被自火裏禁約不得打捕的上頭煩惱了聽

得不兒罕山野物廣有全家起來投奔不兒罕山的主人

兀良孩部落名不峒罕李思合黑三兀良孩至此十三字

晒赤伯顏因此就做了豁里刺兒姓朵奔篋兒干取了阿

闌豁阿爲妻的緣故是這般

阿闌豁阿朵奔篋兒干取了爲妻的後頭生二子一箇名

不古訥台伯袞德依一箇名別勒古訥台伯勒格特依

朵奔篋兒干的哥哥都蛙鎖鎖兒有四子同住的中間都

蛙鎖鎖兒死了他的四箇孩兒將叔叔朵奔篋兒干不做

叔叔般看待撇下了他自分離起去了做了朵兒邊姓

在後一日朵奔篋兒干往脫豁察黑溫都兒名字的山上

捕獸去於樹林內遇着兀良哈部落的人在那裏將殺了一箇三歲鹿的肋肩肚臟燒著

朵奔篋兒干問他索肉兀良哈的人將這鹿取下頭皮帶肺子自要了其餘的肉都與了朵奔篋兒干

朵奔篋兒干將得的鹿肉馱著回去路間遇著一箇窮乏的人引著一箇兒子行來

朵奔篋兒干問他你是甚麼人其人說我是馬阿里黑伯牙兀歹人氏我而今窮乏你那鹿肉將與我我把這兒子與你去

朵奔篋兒干將鹿一隻後腿的肉與了將那人的兒子換去家裏做使喚的了

朵奔篋兒干死了的後頭他的妻阿闌豁阿又生了三箇

孩兒一箇名不忽哈塔吉布固哈一箇名不合禿撒勒只

博克多薩一箇名李端察兒勒端察兒○蒙文作

勒端察兒一箇名李端察兒勒端察兒古訥台不古訥台兩箇兒子

朵奔篋兒干在時生的別勒古訥台不古訥台兩箇兒子

背處共說俺這母親無房親兄弟又無丈夫生了這三箇

兒子家內獨有馬阿里黑○馬哈賁伯牙兀歹家人莫

不是他生的麼道說間他母親知覺了

春間一日他母親阿闌豁阿煮著臘羊將五箇兒子喚來

根前列坐著每人與一隻箭箠教折拆各人都折拆了再

將五隻箭箠束在一處教折拆呵五人輪著都折不折此

亦作李端察兒亦作李端察兒蒙合黑因那般他母親阿闌豁阿說別勒古訥台不古訥台您兩

箇兒子疑惑我這三箇兒子是誰生的您疑惑的也是

您不知道每夜有黃白色人自天窗門額明處入來將我肚皮摩挲他的光明透入肚裏去時節隨日月的光恰似黃狗般爬出去了您休造次說這般看來顯是天的兒子不可比做凡人久後他每做帝王呵那時纔知道也者

阿闌豁阿就教訓著說您五箇兒子都是我一箇肚皮裏生的如恰纔五隻箭箚一般各自一隻呵任誰容易折拆您兄弟但同心呵便如這五隻箭箚束在一處他人如何容易折得拆住間他母親阿闌豁阿歿了

母親阿闌豁阿歿了之後兄弟五箇的家私別勒古訥台

不古訥台不勒哈塔吉不勒哈禿撒勒只四箇分了見李端

察兒愚弱不將他做兄弟相待不會分與

李端察兒見他哥哥每將他不勒做兄弟相待說道我這裏

住甚麼我自去由他死呵死活呵活因此上騎著一箇青
白色斷梁瘡禿尾子的馬順著幹難河去到巴勒諄諄疑當作
郭阿刺名字的地面裏結箇草庵住了

那般住的時分李端察兒見有箇雞黃鷹拏住箇野雞他
生計量拔了幾根馬尾做箇套兒將黃鷹拏著養了

李端察兒因無喫的上頭見山崖邊狼圍住的野物射殺
了或狼食殘的拾著喫就養了鷹如此過了一冬

到春間鵝鴨都來了李端察兒將他的黃鷹餓了飛放拏
得鵝鴨多了喫不盡掛在各枯樹上都臭了

都亦連名字的山背後有一叢百姓順著統格黎河邊起

來

統格黎河疑卽克魯倫河源

李端察兒

彼云鄂郭尔察克有一種百姓尋飲奶漿

每日間

放鷹到這百姓處討馬奶喫晚間回去草庵子裏宿

那百姓問李端察兒索這黃鷹他不曾與兩家也不曾相問名姓只這般住了

李端察兒哥哥不忽哈塔吉後來順著幹難河去尋他行到統格黎河邊遇著那叢百姓問道有一箇那般人騎著那般馬有來麼道

那百姓說有箇那般的人那般的馬與你問的相似他再有一箇黃鷹飛放著日裏來俺行喫馬奶子夜間不知那裏宿但見西北風起時鵝鴨的翎毛似雪般刮將來想必在那裏住如今是他每日來的時分了你略等候著略住間望見一箇人來到呵果然是李端察兒他哥哥認得引將回去了

李端察兒點著馬隨他哥哥行間說道人的身子有頭呵

好衣裳有領呵好說了他哥哥不答應他

李端察兒再將前頭的言語說了兩遍他哥哥纔說你兩三遍的言語只是這般說呵意思裏如何

李端察兒回說恰纔統格黎河邊那一叢百姓無箇頭腦管束大小都一般容易取有俺可以擄他

他哥哥說既是這般呵到家裏去哥哥弟兄每商量著卻來擄他

到家裏兄弟每商量了教李端察兒做頭哨

李端察兒哨到那裏將他一箇懷孕的婦人拏住問他你是甚麼人氏有那婦人回道我是札兒赤兀

惕

阿當罕兀

良合真的人氏

那其餘百姓他兄弟五箇都擄將回來了因這般頭口也

有茶飯使喚的都有了

那懷孕的婦人

此婦人源流亦無名止云勃端哈屯而已

子因其母名亦曰插只

來插只來即札只刺也

兒子名字喚做札只刺歹後來札荅刺的人氏他便是他

祖那札只刺歹的兒子名土古兀歹土古兀歹的兒子名

不理不

勒赤魯不理不

勒赤魯的兒子名哈刺合荅安合

刺合荅安的兒子名札木哈就做了札荅闌姓氏

那婦人孛端察兒根前再生一箇兒子名巴阿里歹

後來做了巴阿隣人氏的祖那巴阿里歹的兒子名赤都

忽

勒孛闊赤都忽

勒孛闊娶的妻多兒子多生了因此上

做了幾年巴阿鄰姓氏

蒙語解云赤都忽勒人名孛闊力士也幾年繁多也

別

勒古訥台做了別

勒古訥惕姓氏不古訥台做了不古

訥兀楊姓氏不忽合塔吉做了合塔斤姓氏哈塔不忽禿

撒勒中只做了撒勒中只兀楊姓氏薩勒卓特李端察兒做了李兒

只斤姓氏博尔遜錦○元史鎮海珊竹氏珊竹疑

李端察兒又自取了箇妻生了箇兒子名把林失亦喇禿

中合必赤哈必齊那合必赤的母從嫁來的婦人李端察兒做

了妾生了箇兒子名沼兀列歹李端察兒在時將他做兒

祭祀時同祭祀有來

李端察兒歿了後把林失亦喇禿合必赤將沼兀列歹不

做兄弟相待說道在家常川有阿當哈兀琅哈歹人氏的

人往來莫敢是他的兒子祭祀時逐出去了後來做了沼

兀列亦楊姓氏

合必赤的子名篋年土敦馬哈圖敦篋年土敦生子七人一名

合赤曲魯

克○既罕

一名合臣

史葛

一名合赤兀

葛忽刺

一名合出刺

產合

一名合赤溫

葛赤

一名合闌歹

哈喇

一名

納臣把阿禿兒

元史尤赤台傳其先刺真八都以材武雄

之孫曰尤赤台尤赤台即主兒扯

合赤曲魯

哈齊庫

的子名海都

源流脫海

海都的母名那

莫倫

那莫倫即史太祖紀之莫罕倫此以為海都

合臣的

子名那牙吉歹那牙吉歹因他性兒好裝官人模樣就做

了那牙

勒

姓氏合赤兀的子名巴魯刺台

因他生的身子

大喫茶飯猛的上頭就做了巴魯刺思姓氏合出刺的子

也喫茶飯猛喚作大巴

蒙文

魯刺小巴

蒙文兀

魯刺額兒

點圖巴魯刺脫朵顏巴魯刺將這四箇名就做了姓氏哈

闌歹的兒子爭粥飯無上下因此就作了不荅安

惕

姓氏

哈赤温的兒子名阿荅兒歹兄弟中間好間諜就做了阿

荅兒斤姓氏納臣把阿秃兒生二子一名兀魯兀歹一名

忙忽台就做了兀魯兀忙忽二姓氏納臣把阿秃兒

自娶的婦人又生二子一名失主兀歹一名朵豁刺歹畏

兒傳刺真八都二子次日忙兀兒始別為忙兀氏畏答兒其六世孫也

海都生三子一名伯升豁兒多黑申一名察刺孩領忽一

名抄真幹兒帖該伯升豁兒多黑申星和尔生了一子名

屯必乃薛禪托木巴察刺孩領忽生子名想昆必勒格想

即詳穩必勒格其名想昆必勒格生子名俺巴孩就做了泰亦赤兀

惕姓氏察刺孩領忽收嫂為妻又生一子名別速台宗室

表察刺罕寧兒即此察刺孩領忽也收兄拜生忽兒妻就生一子曰直拏斯今大丑兀秃是其後也與此不同

做了別速惕姓氏抄真幹兒帖該表獠忽真兀秃迭葛即

此抄真幹兒帖該也云

今昔只兀刺生子六人一名幹羅納兒一名幌豁壇一名

阿魯刺惕一名雪你惕一名哈卜中禿兒哈忽影元本合一

名格泥格思就做了這六等姓氏

屯必乃薛禪生二子一名哈不勒合罕一名搏薛赤列搏

薛赤列的子不勒帖出把阿禿兒哈不勒○哈布生七子

一名幹勤巴兒哈黑一名把兒壇把阿禿兒巴爾達木一

名忽禿黑禿蒙古兒一名忽圖刺哈罕一名忽闌一名哈

荅安一名脫朵延幹惕赤斤幹勤巴兒哈黑的子名忽禿

黑禿主兒乞忽禿黑禿主兒乞生二子一名薛扯別乞一

名台出他每做了主兒乞姓氏此節主兒乞字蒙文皆作

也

把兒壇把阿禿兒生四子一名忙格禿乞顏孟格圖一名

把兒壇把阿禿兒生四子一名忙格禿乞顏孟格圖一名

捏坤太子

訥袞一名也速該把阿禿兒

伊蘇凱一名答里

巴圖爾

一名答里

台幹赤斤

達里岱

忽禿

黑

禿蒙古兒生一子名不理孛闊

于幹難河邊筵會時將太祖的弟別

勒

古台的肩甲砍破

的便是這不理孛闊

忽圖刺合罕生三子一名拙赤一名吉兒馬兀一名阿勒

壇忽闌把阿禿兒的子也客扯連有兩箇奴婢一名把歹

一名乞失黎

黑

後來到太祖時都教做了答刺兒罕官人

惟哈答安脫朵延兩箇無子嗣

眾達達百姓合不

勒

皇帝管著來哈不

勒

皇帝雖有七箇

孩兒都不曾委付卻教想昆必

勒

格的孩兒俺巴孩管了

捕魚兒海子闊連海子兩箇海子中間的河名兀兒失溫

今鄂爾

那邊住的阿亦里兀

惕

備魯兀

惕

塔塔兒

解皆一種姓

種人俺巴孩將女兒嫁與他親自送去被主因種姓亦兒堅

解百○主因亦兒堅五塔塔兒人拏了送與大金家大金家蒙

姓也字據蒙文增文為乞塔敦解喫阿俺巴孩去時別速氏巴剌勒壇合罕勒合赤名字

的人說將回去說道你對哈不勒皇帝的七箇兒子中間

的忽圖刺根前并我的十箇兒子內的哈荅安太子根前

說我是眾百姓的主人為親送女兒上頭被人拏了今後

以我為戒你每將五箇指甲磨盡便壞了十箇指頭也與

我每報讐

那時太祖的父也速該把阿禿兒在幹難河放鷹見篋兒

乞塔爾氏的人名也客赤列都伊克於幹勒忽訥鄂勒

特氏行取的妻引將來也速該把阿禿兒望見那婦人生

得有顏色隨即走回家去引他哥哥捏坤太子弟荅理台

有足生三言
幹惕赤斤來了

他兄弟每來到時也客赤列都見了恐懼即便打著馬走過了一箇嶺轉過了一箇山背回來到他妻車子根前其妻說那三箇人的顏色好生不善必害了你性命你快走
去你若性命呵似我這般婦人有也者你想我呵再取的婦人就喚做我的名字者說了就脫下衫兒與他做記念也客赤列都於馬上方纔接得衫兒見也速該把阿禿兒兄弟三人來了即便打著馬逆著幹難河走了

也速該把阿禿兒兄弟三人隨後趕也客赤列都過了七箇山岡趕不上回來了將那婦人裹將去也速該牽著車子捏坤太子引路苔理台傍著車轅行那婦人名訶額倫
烏格
楞哭著說我的丈夫頭髮不會被風吹肚腹不會忍餓

如今走去呵怎生般艱難哭的聲將幹難河的水并川裏
林木都振動了苔里台幹勒赤斤對那婦人說你丈夫嶺
過得多了水也渡得多了你哭呵他也不回頭蹤跡尋呵
也不得見了你住聲休要哭因此上將回去與也速該把
阿秃兒做了妻

因俺巴孩中罕被拏時將哈荅安忽圖刺兩箇的名字提

說來上頭眾達達泰亦赤兀百姓每於中豁兒中豁納川今哈

納河發源庫謨里卡倫會巴勒集河同南流入敖嫩○據

九卷太祖告木華黎之言此豁兒豁納川仍當在克魯倫

右地面聚會著將忽圖刺立做了皇帝就於大樹下做

筵席眾達達百姓喜歡繞這樹跳躍將地踐踏成深溝了

忽圖刺做了皇帝同哈荅安太子往塔塔兒處報讐行了

與闊端巴刺合札里不花兩人廝殺十三次不曾報得讐

與塔塔兒廝殺時也速該把阿禿兒將他帖木真兀格

里不花等擄來那時也速該把阿禿兒的妻訶額倫正懷

孕於幹難河邊迭里溫孛勒荅黑山下黑韃事略云忒木

山水環繞相傳忒木真生於此故死葬於此此即史所云

起輦谷也據事略生葬同地之說言之則此迭里溫孛

荅黑山當與起輦谷為一地○迭里溫孛勒荅黑即源流

之特里衮布勒塔干也親征錄作跌里溫盤陀○回鶻語

山曰荅合見史巴爾述傳此荅黑即荅合也倣輦訛○起

輦谷在臚胸河側跌里溫在幹難河邊似終不可合為一

地生了太祖太祖生時右手握著髀石般一塊血生了因

擄將帖木真兀格來時生故就名帖木真

訶額倫生了四箇兒子一名帖木真一名哈撒兒哈薩一

名哈赤溫哈溫一名帖木格帖木格殆源流一箇女兒名

帖木倫帖木真九歲時哈撒兒七歲哈赤溫五歲帖木格

三歲帖木倫女子正在搖車內有來

帖木真九歲時他父親也速該將引他往母舅幹勒忽訥

氏處索女兒與帖木真做妻到扯克撒兒赤忽兒古名字

的山兩間遇著翁吉刺氏人德薛禪岱微辰○遼史耶律

有王紀刺默爾吉部王紀刺即翁吉刺

默爾吉即蔑爾乞兩部之著稱久矣

德薛禪問說也速該親家你往那裏去也速該說我往這

兒子母舅幹勒忽訥氏索女子去德薛禪說你這兒子眼

明面光有

我昨夜夢見一箇白海青兩手擎著日月飛來我手上立

我對人說日月但曾眼見如今這白海青擎日月來到我

手上必然好也速該親家原來你今日將這兒子來應了

我的夢必是你乞顏人的吉兆乞顏蒙文作乞牙惕釋云

脫押刺伊而之難納真率入刺忽怯谷諸民共立為君後

攻押刺伊而臣屬之列帳於八刺合黑河上形勢浸大彼

文筆三變等元朝秘史卷一

交怯谷即此乞顏寔奇渥之對音字也後文蒙格禿乞顏氏入刺忽即後文巴牙兀乃元史作伯牙吾者其民則今喀爾喀所屬之巴爾虎是其種也

俺翁吉刺家

翁吉刺元史作宏吉刺亦作晃吉刺金史承

部所敗死廣吉刺即晃在前日子裏不與人爭國土百姓

但有顏色的女子便獻與您皇帝人家后妃位子裏教坐有來

大凡結親呵兒孩兒便看他家道女孩兒便看他顏色也速該親家我家裏有箇女兒年幼小哩同去看來就引到他家裏去了

到他家裏見了他女兒生得好也速該心裏喜歡其女子

十歲

源流

大帖木真一歲名孛兒帖

布爾

當日就在他家

宿了第二日也速該問他索這女子德薛禪說豈多遍索

了與呵便重少遍索了與呵便輕大凡女孩見生了老在
家裏的理無我將女兒與你兒子你兒子留在這裏做女
婿兩家相從了也速該說我兒子怕狗休教狗驚著就留
下他一箇從馬做定禮去了

也速該回去到扯

克

扯兒的地面

遼察察里部疑卽此扯克扯兒

遇著塔

塔兒每做筵席因行得飢渴就下馬住了不想塔塔兒每
認得說也速該乞顏來了因記起舊日被擄的冤讐暗地
裏和了毒藥與喫了也速該上馬行到路間覺身子不好
了行了三日到家越重了

也速該說我心裏不好我近處有誰當有察刺哈

晃豁塔氏蒙文

老人的子蒙力

克○古里

就喚來對說我兒子每幼小將帖

木真去做女婿回時被塔塔兒家暗毒害了我心裏好生

不好你兄弟每行嫂嫂行照顧的你知者我兒子帖木真
快與我取來說罷死了

元朝祕史卷一終

88618.
元朝祕史卷之二

嘉興沈曾植注

蒙力克依也速該去對德薛禪說也速該想帖木真好生
心疼教我來取德薛禪說既是想呵教去見了便回遂引
將回去了

那年春間俺巴孩皇帝中的兩箇夫人幹兒伯莎合台祭祀
祖宗時訶額倫去得落後了祭祀的茶飯不會與訶額倫
對說也速該死了我的兒子將來怕長不大麼道大的每
的胙肉分子爲甚不與眼看看的茶飯不與了起營時不
呼喚的光景做了也

幹兒伯莎合台中那兩箇夫人道你行無請喚的禮遇著茶
飯呵便喫俺巴孩皇帝死了麼道被訶額倫這般說

論來呵可將這母子每撇下在營盤裏休將他行第二日

起行時塔兒忽吉

蒙文影元本作台

乞鄰禿

黑脫朵延吉兒帖等

果然將他母子每撇下了當有察刺合名字老人勸時脫

朵延吉兒帖說道深水乾了明石碎了不從他勸起了又

將察刺合老人脊背上刺了一槍

察刺合老人被傷在家裏卧時帖木真來看他老人說你

父親收的并俺眾人的百姓被他將去因勸他的時分被

他傷了帖木真哭將出去訶額倫親自上馬教人拏了英

槍領著人去將一半人邀下了那一半邀下的人也不肯

停住都隨著泰亦赤兀去了

泰亦赤兀

惕

兄弟每將他母子撇下時訶額倫好生能事

拾著果子。掇著草根將兒子每養活了。這般艱難時分養

得兒子每長成了都有帝王的氣象

訶額倫菜蔬養來的兒子都長進好了敢與人相抗爲奉
養他母親上頭將針做鉤兒於幹難河裏釣魚又結網捕
魚將母親奉養了

一日帖木真合撒兒別克帖兒伯克別勒古台伯勒格四

兄弟同坐釣魚時帖木真釣得一箇金色魚兒他異母弟

別克帖兒別勒古台兩箇奪要了帖木真合撒兒二兄弟

回家對母親說我釣得一箇金色魚被別克帖兒別勒古

台奪了他母親說您兄弟每如何那般做譬諭說道除影
兒外無伴當除尾子外無鞭子咱每受泰亦赤兀兄弟每
的苦報不得時如何恰似在前阿闌娘娘的五箇孩兒般
不和順您每休那般做

自那裏帖木真合撒兒兩兄弟不喜他母親說又說我昨
前射得箇雀兒也被他奪了今遭釣得箇魚又被他奪了
似這般呵一處怎生過說了兩兄弟將門簾子丟著出走
那時別克帖兒在小山上放馬坐著帖木真自後隱著哈
撒兒自前隱著將箭抽著要射他時被別克帖兒見了說
泰亦赤兀兄弟的苦受不得讐怎生能報如何將我如眼
中的毛口中的梗容不得我死就死您休將我別勒古台
棄了說訖盤脚坐著等他的箭帖木真兩兄弟自前自後
將別克帖兒射死了

帖木真合撒兒回到家裏他母親訶額侖見他兩箇孩兒
的顏色心裏覺了說道您初生時手裏握著黑血塊生來
您每如喫胞衣的狗般又如衝崖子的猛獸般又如忍不

得怒氣的獅子般又如活吞物的蟒蛇般又如影兒上衝
的海青般又如噤聲吞物的大魚般又如齧自羔兒後跟
的風駝般又如靠風雪害物的狼般又如趕不動兒子將
兒子吃了的鴛鴦般又如護窠的豺狼般又如不疑貳拏
物的虎般又如妄衝物的禽獸般您除影子外無伴當尾
子外無鞭子泰亦赤兀惕兄弟每的苦受不得譬怎生般
報得思想間您怎生過了又這般做如此將老人每的言
語引證著將他兒子每怪了

那般住間泰亦赤兀惕○岱乞鄰勒禿黑黑說道原撇下帖

木真母子每如今莫不似飛禽的雛兒般毛羽長了走獸

的羔兒般大了領著伴當來看帖木真母子每見他每來

心上畏怕別勒古台於密林內將木頭折折剗做寨子又

將哈赤溫帖木格帖木倫三箇小的藏在崖縫裏合撒兒
與泰亦赤兀惕每相射鬪間泰亦赤兀惕大聲叫著說只
將你哥哥帖木真來其餘的人我不要再因此帖木真畏怕
上馬走入山林裏去被泰亦赤兀惕看見了隨後趕到帖
兒古捏名字的山行帖木真鑽入密林裏去了泰亦赤兀
惕每不能入去周圍守著

帖木真在密林內過了三宿牽著馬出來時將韉的鞍子
脫落在地回去看呵扳胸肚帶依舊扣著說道肚帶扣著
鞍子脫落呵猶可扳帶扣著鞍子如何脫落的莫不是天
止當住我麼復回去住了三日又出來時密林口子帳房
般一塊大白石倒下塞著帖木真說莫不是天止當我麼
又復回去住了三日前後共住了九日無喫的茶飯說道

這般無名如何死了不如出去將塞住口子石邊の木用
削箭刀子割開牽著馬下山來被泰亦赤兀楊守的人拏
將去了

塔兒忽台乞鄰勒禿黑將帖木真拏去於他百姓內傳了

號令教每營裏住一宿徇著行時正當四月十六日泰亦
赤兀楊每於幹難河岸上做筵會日頭落時散了此時教
一箇年小軟弱的人守著帖木真帖木真見人散了將那
年小弱的人用枷梢於頭上打倒走了走到幹難河邊林
內卧著恐怕人見又入幹難河水的溜道裏仰卧著身在水
裏但露出面來

那箇失了人的人大聲叫著說拏住的人脫走了麼道叫
時散了的泰亦赤兀楊聚來著白日般月明裏幹難河邊

樹林裏挨排著尋帖木真在溜道裏卧著速

勒

都孫

蘇勒德遜

姓氏鎖兒

罕失刺

托尔干

名字的人經過尋時正見著說

道正爲你這般有見識了所以上泰亦赤兀

惕

兄弟每妒

害你你謹慎只那般卧著我不告你那般說了過去了

泰亦赤兀

惕

每再回排尋共說時鎖兒

罕失刺

再說你每

白日裏失了人如今黑夜裏如何尋的再回原行的路上

去將不會見處仔細排尋了散著明日再聚著尋這帶枷

的人那裏去這般說了再回去尋時鎖兒

罕失刺

再經過

對帖木真說我每只這一遍排尋回去了明日再來尋如

今我每散了後你自尋你母親兄弟去若見人時休說我

見你來說訖過去了

他每散了後帖木真心裏想著說昨前每營裏輪流著教

看守我時鎖兒罕失刺家裏宿呵他的沈白泰拜○沈白

合當攷○按赤老温齊拉名字的兩箇兒子心裏憐憫我

夜裏與我脫了枷教散宿來如今鎖兒罕失刺將我見了

又不肯對人說幾次經過去了如今只他那裏去必救了

我所以順著幹難河尋鎖兒罕失刺去了

他家的記號打馬奴子自夜到明聽著這記號行呵聽得

打馬奴子聲到他家裏人去呵鎖兒罕失刺說我教你尋

你母親兄弟去你如何又來他的沈白赤老温兩箇兒子

說雀兒被龍多兒至元譯語龍奪曰獨林及龍奪即此龍

大如鶉性極凶猛羽毛灰色眼上生青色冠足綴堅甲刀

矢不能入按此鳥當生漠北近邊罕見之龍脚即林及異

文趕入叢草去呵叢草也能救他性命草尙能如此咱每

行來的人不能救他呵反不如叢草所以將帖木真枷開

著燒了於他後面盛羊毛的車子裏藏了分付他合荅安

錫魯郭干
哈塔干

名字的妹子看著說任誰行休對他說

第三日泰亦赤兀

惕

兄弟每說帖木真莫不是人藏了他

將俺自火裏搜一搜於是搜到鎖兒罕失刺家房裏車裏

牀下都搜遍了落後搜到載羊毛的車上將車門內的羊

毛掀出掀到車後時鎖兒罕失刺說似這般熱天氣羊毛

裏若有人如何當的搜的人所以下車去了

搜的人去了後鎖兒罕失刺對帖木真說你險些將我斷

送得煙消火滅如今你母親兄弟行尋去與了他一箇無

鞍子甘草黃白口不生駒的騾馬再煮熟了一箇喫兩母

乳得肥羔兒皮桶裏盛著與了馬奶子更與了一張弓兩

隻箭不曾與他火鑣這般打發教去了

帖木眞去了到他原把的寨子處蹤跡逆著幹難河踏將
去了有乞沐兒合名字的河今齊母西通著幹難河見那
小河邊有行的蹤跡就逆那小河尋將去那小河邊有別
帖兒名字的山那山根前有豁兒出恢名字的孤山那裏
與他母親兄弟每相遇著了

帖木眞那裏相遇著了又去不兒罕山前有古連勒古名
字的山那山裏有桑沽兒河河邊有合刺只魯格名字的
小山有箇青海子做營盤住其間打捕土撥鼠野鼠喫著
過活了。

一日帖木眞的慘白駟馬八正在家被賊刼將去了又有
一箇甘草黃馬他兄弟別勒古台騎著捕土撥鼠去了到
晚馱著土撥鼠回來帖木眞說我的馬被人刼去了據博
尔尤

傳盜馬者爲要兒斤源勒古台說我趕去合撒兒

流以爲泰赤烏氏非也

說了別

勒

古台說我趕去合撒兒

中

說你不能我趕去帖木眞又說您都不能我去就騎著那

甘草黃馬踏著那八箇馬的掃道襲將去行了三宿那一

日清早路上多馬羣中見一箇爽利後生擠馬乳問他你

曾見慘白騮馬八疋來麼那後生說今早日未出時有這

樣八疋馬自這裏趕過去了去的蹤跡我指與你說了他

將帖木眞騎的馬放了換與他一箇黑脊白馬騎了他也

不去自家裏將他擠乳的皮桶皮斗著草蓋了對帖木眞

說你來好生艱難男子的艱難都一般我與你做伴一同

趕去我的父名字喚做納忽伯顏阿部巴延止有我一箇兒子

我的名喚做李幹兒出郭博尔濟○元史博尔朮傳阿兒

刺氏始祖勃端察兒父納忽兒關

然則李幹兒出亦李兒只斤之族阿兒刺氏卽前阿魯刺

惕之異文也後文李幹兒出之弟自阿魯刺種分來正作

阿魯剌○據傳李幹兒出時年十三歲源宋說宋了後踏著蹤

流太祖是年十七歲

宋靖宗宋定

宋撫宋年

金

說宋了後踏著蹤

跡又行了三宿至日晚時到一箇百姓圈子行見他那八箇馬在圈子外立著帖木真說伴當你這裏立著我去把這馬趕出來李幹兒出說我旣與做伴來了如何我這裏立一同跑著馬入去將馬趕出來了

隨後人每陸續趕將來一箇騎白馬的人手裏執著套馬竿將次趕到根前李幹兒出說你弓箭將來我與他廝射帖木真說爲我的上頭恐傷著你我與他廝射便回去與他廝射那騎白馬的人將套馬竿指著帖木真說立住了隨後那賊每的伴當也都趕將來見日落黃昏天色黑了那後來的人都立住著落後了

那夜兼行了三晝夜回到納忽伯顏處帖木真對李幹兒

出說不是你呵我這馬如何得咱兩人可以分

凡文中咱字蒙文並

搭爲必

你要多少孛幹兒出說我見你辛苦著來所以濟助

做伴去如何做外財般要你的我父親只我一箇兒子置的家財與我儘勾我不要你的若要你的呵與你做伴來的濟甚事說了

到納忽伯顏家裏

姚旅露書風篇下記蒙古語百數十條云擺彥富也鬼刺七窮也後九卷太祖

謂孛幹兒出你父納忽伯顏有家財然則伯顏者富人之謂歟擺彥即伯顏也語解諸伯顏並譯改巴延解曰富也

見他爲失了兒子孛幹兒出垂著淚哭忽然見他每到了將他兒子看著一邊廂哭一邊廂怪他兒子孛幹兒出說我不知爲甚麼見這好伴當艱難著來便與他做伴去了來如今來了也說訖走著馬去將原蓋下的擠乳的皮桶皮斗來了殺了一箇喫二母乳的肥羔兒又皮桶裏盛了

馬奴子馱的般整治了與帖木真做行糧納忽伯顏說你
兩箇年小的常相顧盼明後休相棄帖木真辭去行了三
晝夜到桑沽兒河邊家裏他母親訶額倫并合撒兒兄弟
每正愁間見他回來好生歡喜了

初帖木真九歲時與德薛禪的女兒孛兒帖兀真

哈屯○此兀真

蒙文作兀只兀真兀只皆藕琴之轉音語變
卽扣肯也至元譯語作沃勤釋云女孩兒

相離了來此

時與弟別

勒

古台順著客魯漣河尋去到扯

克

徹兒赤忽

兒忽山兩間尋著德薛禪家德薛禪見了帖木真好生大

歡喜說知得泰亦赤兀兄弟每嫉妒你我好生愁著絕望

了來今日僅得見你說了將孛兒帖兀真與帖木真做了

妻德薛禪與他妻捌壇同送帖木真夫妻回去了到客魯

漣河兀刺

黑勒

的邊隅德薛禪回家來了捌壇直送他

女兒到帖木真家裏

搠壇送他女兒到帖木真家回去了後帖木真欲要孛斡

兒出做伴使別

勒

古台喚去孛斡兒出見了別

勒

古台又

不對他父說騎著箇拱脊黃馬馱著箇青毛襖子與別

勒

古台一同來了自那裏做伴後再不能相離

源流太祖是年十七歲

自桑古兒河邊起了到客魯漣河源頭不兒吉名字的地

岸根前做下營盤住了搠壇的女孛兒帖兀真行上見公

姑的禮物將一箇黑貂鼠襖子有來帖木真說在前俺的

父也速該皇帝與客列亦

惕

種姓的王罕契合便是父一

般他如今在土兀刺河邊黑林子裏住著我將這襖子與

他於是帖木真兄弟三箇將著那襖子送去見了王罕帖

中

木真說在前日子你與我父親契合便是父親一般今將

我妻上見公姑的禮物將來與父親隨卽將黑貂鼠襖子
與了王罕得了襖子大歡喜著說道你離了的百姓我與
你收拾漫散了的百姓我與你完聚我心下好生記著說
了

元朝祕史卷二終

元朝秘史卷之三

嘉興沈曾植注

帖木真自那裏回著到家有札兒赤兀歹

蒙文注

老人自

不兒罕山前背著打鐵的風匣引著者

勒

箴

者勒箴之父即速則額台

父也史速不台父名哈班

名字的兒子來說道你當初在迭里溫孛

勒

荅合

孤山也

地面生時我與了你一箇貂鼠裏兒祇有來者

勒箴兒子曾與了來爲幼小上頭我將去養來如今這兒

子教與你鞴鞍子。開門子。說著與了

住間一日清早蒼黃將明的時分訶額倫母親家使喚的

老婦人說母親母親疾快起來田地顛動的聲聽得有莫

不是曾擾害咱每怕了的泰亦赤兀

惕

兄弟每又來了母

親疾快起來說了

據後文王罕言去年你將貂襖子來云云則此事在己亥

訶額倫母親說兒子每行疾快喚覺起來說了訶額倫隨
卽起來了帖木眞兄弟每隨卽起來了訶額倫帖木眞合
撒兒合赤溫帖木哥幹惕赤斤別勒古台孛幹兒出者勒
篋每人騎了一匹馬帖木倫是他母親馬上抱了獨帖木
眞準備一箇從馬孛兒帖夫人蒙文孛兒帖夫人並作孛兒帖兀者無馬騎
了

帖木眞弟兄每隨卽上馬到不而罕山上去古中了豁阿黑臣

名字的老婦人欲將孛兒帖夫人要藏教坐在黑車子裏

黑車子見唐書五代史記

著箇花牛駕著車子逆著騰格理小河行了

行間天氣昏暗將明時迎著前面有一火軍來到根前問
說甚麼人那老婦人說我是帖木眞家於大家裏翦羊毛
去來我如今回家裏去那軍每說帖木眞家裏有也無離

這裏多近遠老婦人說家呵不遠我自後房子起來來了
未知帖木眞家裏有無這般說了今通格勒在肯特山西
當時帖木眞弟兄入不
見罕山享兒帖自當尋踪相跡不能異道西行疑元時不
見罕山兼有今肯特巴彥集魯克於中不獨巴爾哈河南
山也○據後與王罕合兵一節則統格黎實當在今巴爾
哈嶺左右疑是克魯倫源別名非通勒克河也今車臣汗
右翼中左旗駐牧之地曰騰格里克西距僧庫爾河不百
里東北距巴爾哈亦然右旁有小水曰科魯輝圖左有水
曰塔爾集爾吉
疑統格黎河也

那軍每去了後豁阿

黑

臣名字的老婦人打著駕車的花

牛欲要疾快行將車軸折了欲待要步行走入山林去時

間那軍每隨即將著別

勒

古台的母擄在馬上疊騎著到

來了說道這車裏有甚麼人豁阿

黑

臣老婦人回說載著

羊毛有那軍說兄弟每下馬看於是那軍下馬將車門拉

開看呵見裏頭一箇年少婦人坐著有就拖下車來同那

老婦人馬上馱了，就襲著帖木真歸道上，不而罕山去了。
那軍自帖木真後襲著繞不而罕山三遍，話中擊不得這廂。那
廂要取直路趕呵都，遇著陷泥密林，行不得入，只得自後
趕著。因此擊不得了。那軍每原來是三種：篋兒乞人一種，
是兀都亦惕篋兒乞脫黑，脫阿一種，是兀洼思篋兒乞答
亦兒兀孫一種，是合阿惕篋兒乞合阿台答兒麻刺。這三
種篋兒乞爲在先也。速該於赤列都根前奪要訶額倫，冤
讐如今報來。那篋兒乞共說道：「奪要訶額倫的讐已將帖
木真的妻擊了，這讐也報了，說訖下山回家去了。」

帖木真未知篋兒乞是實回去，是潛伏著使別勒古台孛
斡兒出者。勒篋三人自後察探去了。三宿見篋兒乞遠了，
帖木真纔下山來，椎胸告天說：「因豁阿黑臣老母如黃鼠

狠般能聽銀鼠般能見的上頭我所以躲得過我的小性命被不而罕山遮救了這山久後時常祭祀我的子子孫孫也一般祭祀說訖向日將繫腰掛在項上將帽子掛在手上椎胸跪了九跪將馬奶子酒奠了

那些說了於是帖木真哈撒兒別勒古台三箇前往土刺

河的黑林行脫幹鄰勒王罕處去到了說不想被三種箴

兒乞惕每將我妻子每攜著要了皇帝父親怎生般將我

妻子救與麼道王罕說去年你與我將貂鼠襖子來時我

曾說離散了的百姓我與你收聚我心上常記著有來我

如今依著那言語將箴兒乞惕每滅著你妻孥兒帖還救

與你你可教札木哈兄弟知道他在豁兒豁納黑主不見

地面裏住著此豁兒豁納與前立忽圖刺處疑非一地當在今哈拉河上○金史語解珠卜奇沙洲也

其全音爲駱補○龍沙紀略詩注札布噶河札布噶譯

言流沙也札布噶卽珠卜奇龍沙紀略譯蒙語蓋此稱滿

蒙同也其云珠卜奇札布噶簡言阻卜若主不見之讀則

當從駱補取之古所謂處月朱邪仲雲眾熨亦由此可

得其音概也鍾麟朝我這裏起二萬軍馬做右手教札木

合起二萬軍馬做左手相約會的日子教札木哈定奪來

帖木眞兄弟三箇回到家了帖木眞使合撒兒別勒古台

往札木合行去教對他說我的妻子被箴兒乞惕每擄要

了咱每本是一宗族的人這等冤讐如何報又將王罕的

言語說將去了合撒兒每將前頭的言語對札木合都說

了札木合說我也聽得帖木眞安荅的妻被人擄了我心

上好生痛如今這三種箴兒乞惕脫黑脫阿在不兀刺客

額兒地面裏有親征記王罕伐箴兒吉陣於不刺歹亦兒

兀孫在幹兒洄薛涼格河兩間塔勒渾阿刺勒的地面裏

有合阿台荅兒馬刺在合刺只客額兒地面裏有色楞格河北鄂

爾坤河口之西有哈爾集蘇台河即合刺只客額兒矣○

後十一部既敗之後脫黑脫阿皆薛涼格河歸其本部

咱每可用豬鬃草拴做筏子徑直渡過勤勒豁河勤勒豁

齊蘭河在敖嫩源北下流入鄂爾坤河其西有布拉卡到

倫卡倫西有布拉河即脫黑脫阿所居之兀刺地矣到

筏兒乞惕脫黑阿地面裏自他房子的天窗處入去一般

將他百姓可盡絕擄了

札木合再說你對帖木真王罕兩箇說我已自整擄軍馬

王罕哥哥上馬時就經過不而罕合勒墩山前史闊闊傳

氏部族世居不里罕哈里敦之地其俗驍勇善騎射與帖

諸部皆憚之不里罕哈里敦即此不而罕合勒敦也

木真一同來於孛脫罕孛幹兒只的地面裏相會帖木真

安荅的百姓在我這裏有這百姓行起一萬軍我自起一

萬軍共二萬軍上馬逆著幹難河來孛脫罕孛幹兒只的

地面裏一同相會說著去了

哈撒兒別

勒

古台回來將札木合的言語對帖木真說了

又王罕處說將去了

中

王罕聽了札木合的言語便教二萬

軍上馬從不而罕合

勒

墩山前指著客魯漣河不見吉岸

邊行了此時帖木真在不兒吉岸行住知得王罕大軍從

此經過起移了逆著統格黎

克

河到不而罕山前塔納小

河

塔納小河今特納河也發源巴爾哈嶺西流入克魯倫河

邊下了帖木真自那裏出

軍王罕一萬他的弟札

哈

哈敢不一萬共二萬在乞沐兒合

河邊阿因

勒

哈喇合納名字的地面下著時帖木真與他

每相合了

帖木真王罕札

哈

敢不三箇自那裏相合了起去往幹難

河源頭原相約會處享脫罕享幹兒只的地面裏到時札

哈

罕

木合已自先到了三日見了王罕每的軍札木合將他二
萬軍整擄立著王罕每也將他的軍整擄著到來都相認
得了札木合說約會的日期雖是有風雨呵也必要到會
這般說來咱達達每答應了的話便是誓一般若不依著
呵同伴裏也不容共說來王罕說道約會的地面裏我是
後到了三日札木合兄弟怪的罰的從你這般說了

自孛脫罕孛幹兒只地面起程至勤勒豁名字的河邊拴

筏子渡了到不兀刺地面將脫黑脫阿妻子百姓盡絕擄

了脫黑脫阿睡的時間也可以拏得來因渡勤勒豁河去

河邊有脫黑脫阿打魚捕獸的人連夜先去報知所以脫

黑脫阿就與歹亦兒兀孫幾箇人罄身順著薛涼格河走

入巴兒忽真

今俄羅斯襟拜噶爾斯科部拜噶爾湖東南岸色梭格入湖水口之北有城曰巴爾古靜

有是言
赫情錯情即此巴不忽真也
何願船以爲唐拔曳固地
地面裏去了

那筏兒乞

楊

百姓連夜順薛涼格河荒忙走的其間咱的

軍每也緊隨著就夜裏擄掠行間帖木真於那走的百姓

內喚他妻孥兒帖名字孥兒帖在那百姓內聽著認得是

帖木真的聲音跳下車來與豁阿

黑

臣老婦人一同走來

帖木真馬根前拏住韁繩此時有月明都相認得了帖木

真當夜領使人對王罕札木合兩箇說我尋的人已自得

了咱每夜裏且休行可就這裏下營說將去了當時就那

裏下了營漫散走的筏兒乞

楊

百姓每也下營宿了孥兒

帖兀真行救將來的緣故是這般

初兀都亦

楊

脫

黑

脫阿兀洼思歹亦兒

中

兀孫合阿台荅兒

馬刺這三種筏兒乞

楊

領著三百人來時爲在前脫

黑

脫

阿的弟赤列都他妻訶額侖被也速該奪要了因此來報
讐繞了不而罕山三遭拏不得帖木真只得了孛兒帖將
去配與赤列都弟赤勒格兒力士爲妻今次軍馬到赤
格兒懼怕逃出去時說道我如箇黑老烏般命分裏只可
喫殘皮卻想要喫雁與鷓鴣因這般惹了孛兒帖夫人如
今眾篋兒乞惕百姓行做了禍那禍將到我頭上來也刁
著獨自的性命黑暗窄狹處鑽入去呵可以遮救得麼道
說著逃走了

只拏得合阿台荅兒馬刺將板枷枷了照直往不而罕山

前行了別勒古台的母人告與他說那營裏有別勒古台

取去呵自門右裏入去他母親穿著破羊皮衣自門左裏

出去了外前對人說我聽得兒子每做了王子云我聽得

了王子則以前非王子可知然則太祖爲篋兒吉所掠之後收合人民結集徒眾故能與王罕札木合同出軍此中當有經營時日非必

我這裏配了歹人兒子每行面皮如

何見得說了走入密林裏去到了不曾尋得著別

勒

古台

爲那般但見篋兒乞人呵教骯頭箭射著說道將我母親

來原曾來不而罕山圍繞了三遭的那三百人每盡數殄

滅了他的其餘妻子每可以做妻的做了妻做奴婢的做

了奴婢

王罕札木合兩箇根前帖木真知感著說王罕父親札木

合安答因你兩箇與我做伴天地與我添氣力男子的冤

讐得報所以將篋兒乞百姓每殘毀了妻子每擄掠了咱

如今回去共說了

初兀都亦

惕

篋兒乞

惕

荒走時營盤裏撇下一箇五歲的

小兒子名字喚做曲出那兒子生得好眼中有光彩穿著
一件粉皮水貂鼠接來的衣裳戴一箇貂鼠皮帽穿一雙
鹿蹄皮的靴軍馬到時抬得將來做人事故與了訶額倫母
親

帖木真王罕札木合三箇相合著將篋兒乞惕達達房子

推倒了好婦人擄掠了後回時自幹兒罕薛涼格河兩間

塔勒勒渾阿刺勒地面退了帖木真札木合望著中豁兒豁納

黑主不現地面回了王罕從不兒罕合勒敦山背後經過

訶闊兒禿主兒不合察兀刺禿速卜赤惕忽里牙禿速卜

赤惕三處地面史本紀卷二有忽魯班雪不只地語解改

溝也雪不只與此速卜赤惕對音切就打圍望著土兀刺

河的黑林回去了

帖木真札木合兩箇到豁兒豁納黑主不見地面一同下

了想著在前契合時交換物的意思又重新親愛咱共說

了初做安荅時帖木真十一歲於幹難河冰上打髀石時

札木合將一箇麕子髀石與帖木真帖木真却將一箇銅

灌的髀石回與札木合做了安荅在後春間帖木真札木

合各用小木弓射箭時札木合將一箇小牛的角粘做響

髀頭與了帖木真帖木真也將一箇柏木頂的髀頭與了

札木合兩次做了安荅的緣故是這般

帖木真札木合說聽得在前老人每言語裏說但凡做安

荅呵便是一箇性命般不相舍棄做性命的救護麼道相

親愛的道理是那般如今再重新契合相親愛者共說了

帖木真將箴兒乞惕處擄得的金帶與札木合繫了又將

擄得數年不生駒的馬與了札木合也將篋兒乞楊歹亦

兒兀孫處擄得的金帶與了帖木真又將擄得有角的白

馬與了于豁兒豁兒豁納黑主不兒地面忽勒荅合兒崖子前

蓬鬆樹下做了筵席夜晚共被宿有來

帖木真札木合兩箇相親愛同住了一年半云與札木合同住一年半

則丁未戊申年事也然篋兒吉事要當在丙午前知者太宗崩於辛丑年五十六則其生年當爲丙午太宗有兄朮

赤察阿歹後文察阿歹議朮赤是篋兒吉帶來的是朮赤生於孛兒帖被擄復歸後也假令孛兒帖夫人三年三乳

朮赤之生亦當在甲辰以前破篋兒吉更先於此不待言矣詳釋前後事語破篋兒吉至帖木真立國必不僅三年

間事容帖木真與札木合分背一日自那營盤裏起時正之後更歷歲時而後自立國也

是夏四月十六日帖木真札木合一同車頭前行行間札

木合說咱每如今挨著山下放馬的得帳房住挨著澗下

放羊的放羔兒的喉嚨裏得喫的帖木真噤聲立住落後

等他母親訶額倫來時將札木合前頭的言語說了道那
言語我不曾省得也不曾回他話特來問母親他母親未
言語胡兒帖說札木合安答人曾說他好喜新厭舊有來
如今咱每行厭了也恰纔的言語莫不欲圖謀咱每的意
思有咱每休下就夜兼行著善分離了好

元朝祕史卷之三終

元朝祕史卷之四

嘉興沈曾植注

帖木真道亨兒帖說的是依著不會下連夜兼行來問路

從泰亦赤兀

惕

每處經過

據後文十一部敗後歸路泰亦赤兀惕在幹難河上

其泰

亦赤兀

惕

每驚起當夜却回札木合處去了營盤裏撒下

一箇闊闊出名字的小兒子咱每軍人拾得與訶額倫母

養活了

那夜兼行到天明看呵札刺亦兒種的人合赤溫合刺孩

合闌

勒

歹這三箇脫忽刺溫兄弟每也隨著來了再塔兒

忽種的人合荅安荅

勒

都兒罕等兄弟五箇也來了再乞

顏種的人蒙格禿與他兒子翁古兒等

後皆汪古兒

又同敵失

兀惕

巴牙兀的兩箇種姓的人也來了再一種巴魯喇的

人忽必來忽都思一種忙忽的人哲台多豁勒忽兄弟每

也來了再孛斡兒出的弟斡歌連自阿魯刺種處分來了

者勒篋的弟察兀兒罕速別額台自兀良合種處分離著

也來了再一種別速的人迭該窟出沽兒一種速勒都的

人赤勒古台塔乞史阿塔海傳遜都思人祖塔海拔都兒

亦即史之塔海而泰亦赤兀歹一種札刺亦兒的人薛扯

朵抹黑阿兒孩合撒兒巴刺征西域之巴刺即此人札更

帶兩箇兒子也來了再一種晃豁壇的人雪亦客禿又有

速客客速客客以下四人非晃豁壇氏日又有者明不蒙

文云朵籠吉兒氏又速客該親征記作雪也該者該晃荅

豁兒名字的人連他兒子速客該據卷九者温捏兀歹據

文察合安之子納鄰脫斡鄰言我的兄弟捏古思散在各
部落中欲收集語意與汪古兒欲收集巴牙兀惕姓兄弟

正同則捏兀歹是察合安不注之姓輟耕錄察合安不注

蒙古七十二種有担古歹担即捏字之誤也察合安不注

名字的人也來了再一種幹勒忽訥的人輕吉牙歹一種

豁羅刺的人薛赤兀兒一種朵兒別的人抹赤別都溫別

溫見卷十蒙文作別韻兀九一種亦乞列孫的人不圖元

十五功臣中倒溫恐即此人作李禿有傳○亦乞列孫亦作亦啟列氏不圖這裏做女婿

就隨著也來了再一種那牙乞的人種篩一種幹羅納的

人只兒豁安一種巴魯刺思的人速忽薛禪哈喇察兒一

同他兒子每也來了再一種巴阿鄰的人豁兒赤兀孫老

人闊闊捌思與篋年巴阿鄰種的人一圈子也都來了

豁兒赤來著說我賢能的祖李端察兒拏得婦人處同胞

生了札木合并俺的祖於札木哈行不台分離的是來因

神明告的上頭教我眼裏見了有箇慘白乳牛來札木哈

行繞著將他房子車子觸著折了一角那牛於札木哈處
揚著土吼著說道札木哈將我角來又有箇無角犍牛拽
著箇大帳房下椿順帖木真行的車路吼著來說道天地
商量著國土主人教帖木真做我載著國送與他去神明
告於我教眼裏見了帖木真我將這等言語告與你你若
做國的主人呵怎生教我快活帖木真說我真箇做呵教
你做萬戶中豁兒赤說我告與你許多道理只與我箇萬戶
呵有甚麼快活與了我箇萬戶再國土裏美好的女子由
我揀選三十箇爲妻又不揀說甚言語都要聽我

再格泥格思種的人忽難等

此諸人後多叛去者

并荅里台幹

惕赤

斤又札荅刺種的人木

勒合

勒忽及

撒合亦

惕

種的人

蒙文

撒合亦惕上有溫真二字注云人名撒合亦惕卽聖武紀之撒合夷

又有主兒乞種的人莎

兒合禿主兒乞帶他兒子撒察別乞泰出又捏坤太子的

兒子忽察兒別乞又忽禿刺皇帝的兒子阿勒壇幹惕赤

斤都和圈子自札木哈處分離著帖木真在乞沐兒哈小

河阿亦惕合刺合納地面下時來相合了自那裏起去又

到古列勒古地面裏桑沽兒河行合刺主魯格地面闊闊

納活兒名字的海子處下了桑沽兒河卽水道提綱之孫

也其西有無名海子一當卽是闊闊納活兒卽地之僧庫爾河

清憲宗四年會諸王於額額腦兒之西亦此地忽察兒撒察別乞眾人共商量著對帖木真說立你做皇

帝你若做皇帝呵多敵行俺做前哨但擄得美女婦人并

好馬都將來與你野獸行打圍呵俺首先出去圍將野獸

來與你如廝殺時違了你號令并無事時壞了你事呵將

我離了妻子家財廢撒在無人烟地面裏者這般盟誓了

立帖木真做了皇帝號成吉思

成吉思做了皇帝

源流成吉思即汗位年二十八歲歲在己酉金大定二十九年宋淳熙十六年

也源流敘事先後多不可憑若此事太祖之年或當有本姑記以備考○據肅州文殊寺碑稱真吉思皇帝即位之

年降生父合歹則太祖即位當教孛斡兒出弟斡歌來同

在丙午以前源流紀年不足憑

合赤溫哲台多豁勒忽四人帶了弓箭汪古兒雪亦客禿

合荅安荅

勒

都兒罕三人管了飲膳迭該管牧放羊隻古

出沽兒管修造車兩多歹總管家內人口又教忽必來赤

勒

古台合兒孩脫忽刺溫三人同弟合撒兒一處帶刀弟

別

勒

古台與合刺

勒

歹脫忽刺溫二人掌馭馬泰亦赤兀

歹忽圖抹里赤

即前抹赤

木

惕

合

勒

忽三人管牧養馬羣又分

付阿兒該合撒兒塔孩速客該察兀兒罕四人如遠箭近

箭般做者速別額台勇士說我如老鼠般收拾老鴉般聚

集蓋馬氈般蓋護遮風氈般遮當試那般做者

那裏成吉思又對孛斡兒出者

勒

篋二人說我以前無伴

當時您二人首先與我作伴我心裏不忘了如今與這眾人爲長著再對眾人說您眾人離了札木合想著來我根前若天地護祐呵您老的每久後都是我吉慶的伴當說著都委付了

成吉思既做了皇帝差答孩速客該往客列亦

惕

種的皇

帝脫斡里

勒

行去脫斡里

勒

說帖木眞做了皇帝好生是

您達達每若無皇帝呵如何過您每休把原商量的意思壞了這般說將來了

成吉思又差阿兒孩

合

撒兒察兀兒

罕

往札木合處去札

木合說您每對帖木眞根前的阿

勒

壇忽察兒說帖木眞

安荅俺爾箇因他離間著教分離了當初在一處時您如何不立帖木真做皇帝如今不知想甚麼却立做了皇帝您當教帖木真安荅心裏安著您於帖木真根前好好做伴者

後札木合的弟給察兒

聖武紀作禿台察兒史同○卷九作台察兒則給字誤

於札

刺麻山前幹列該不刺合

聖武紀作玉律哥泉幹列該即玉律哥不刺合泉也

地面

住成吉思的伴當拙赤荅兒馬刺

聖武紀作拙只塔兒馬刺史止稱拙只

在

撒阿里

史及聖武紀並作薩里河

地面住給察兒將拙赤荅兒馬刺的

馬羣搶了他的伴當不敢趕去拙赤荅兒馬刺獨自襲將

去夜間到他馬羣邊伏在馬鬃上將給察兒脊梁射斷將

他馬趕回來了

札木哈因為射殺他弟給察兒領著他一種并十三部共

三萬人越過阿剌兀楊土兒合兀的嶺要與成吉思斲殺

時成吉思在古連勒古的地面裏有亦乞列思種的人木

勒客脫塔黑李羅勒歹二人來報成吉思知了於是他的

十三圈子內也起了三萬人迎著札木合中到荅闌巴勒主

楊地面對陣成吉思被札木合推動退著於幹難河哲列

捏地面狹處屯札了札木合於是回去將赤那思至元譯

思狠也太祖最先駐蹕於此其後因以此為大幹語赤那

紀至元二十九年晉王甘麻刺出鎮大幹朵大德六年

薨也孫帖木兒襲封仍鎮北邊至治二年立為皇帝即位

於大幹朵鄭州洞林寺藏經記碑陰列刻所奉聖旨皇

帝旨自大都來帝師旨自大都大寺來也孫帖木兒旨自

赤那思來是大幹朵即在赤那思地面已克魯倫河源

有集隆河與赤那思音相地面有的大王每教七十鍋都

煮了又斫斷捏兀歹察合安的头馬尾上拖著去了

那裏札木合中回了後兀魯兀楊種的主兒扯歹蒙古游牧

記喀喇沁

旗出元太祖功臣札不楚泰之後姓與忙忽種的忽余勒

烏梁海氏札不楚泰即主兒扯歹也中 荅兒各引著他一族離了札木台太祖行來了又晃豁壇中

種的蒙力克也引著他七箇子來了太祖因這些百姓來

了喜歡著於幹難河邊林裏做筵席先於訶額倫并合撒

兒撒察別乞史薛澈等行放了一養馬奴子再於撒察別

乞小娘額別該行也放了一養因此上豁里真忽兀兒臣中

兩箇娘子說俺根前如何不先放將厨子失乞兀兒打了中

失乞兀兒說也速該把阿都兒捏坤太子死了的上頭被中

人這般打說著大聲哭了此段情事元史較明晰

那筵席時太祖教別勒古台在外拏馬據源流此事在壬子太祖三十一歲

金明昌就整理事主兒乞處教不里孛闊整治元史作播里有

中合荅斤的人來偷韁繩被別勒古台拏住不里孛闊護那

人將別

勒

古台肩甲斫破了別

勒

古台也不以爲事流血

行間太祖於樹影下看見問你如何被他這般做別

勒

古

台說雖傷了不曾十分重爲我上頭弟兄每休惡了

太祖不聽將樹枝折折又抽出撞馬乳的木椎廝打把主

兒乞勝了又把豁里真忽兀兒臣兩箇娘子奪將來他每

却來商和將兩箇娘子還與了以後使臣相往來問大金

因塔塔兒篋古真薛兀

勒

圖等不從他命教王京丞相領

軍來勦捕逆著渚

勒

札河將篋古真薛兀

勒

圖襲著來太

祖知了

太祖說在前塔塔兒將我祖宗父親廢了的冤讐有麼道

如今趁著這機會可以夾攻他遂使人對脫幹鄰說如今

金國差王京將塔塔兒篋古真等逆著渚

勒

札河襲將來

也他正是廢了我祖父的讐家父親可以助我夾攻脫幹

鄰許了軍馬整治了三日親自到來太祖又使人對主兒

乞種的撒察別乞撒察別乞本紀作薛徹別吉金史本紀承安三年斜出請置樵場瓜尔不佳清臣

傳明昌六年大軍攻北部回屬部色徹掩其輜重清臣使人責其賤罰北阻鞅由是叛去斜出色徹對音並與薛徹

撒察同蓋即此人矣泰出將這報讐的意思說將去要他來助待了

六日不來以金史對照知薛徹別吉不會兵而潛掠輜重

叛而翦除之太祖遂與脫幹鄰引軍順渚勒札河今烏尔與王

京夾攻塔塔兒時塔塔兒在忽速秃失秃延地面聖武紀作忽刺

秃失圖立了寨子被太祖脫幹鄰攻破將塔塔兒篋古真薛

兀勒圖殺了蔑古真薛兀勒圖本紀作蔑兀真哭里徒王京本紀作完顏襄據金史襄傳北部用兵襄

凡再出一在承安元年一在二年元年之戰追奔至幹里

匝河降其部長幹里匝河即渚勒札河本紀所謂逐之北

走即襄傳所稱追奔也篋古真薛兀勒圖既被殺無復有

可降之部長而是役太祖受札兀忽里名分王罕受王號

然則所謂降金之部長卽太祖與王罕耳其二年之戰則宗浩傳詳之所謂北部再叛宗浩出泰州大破哈達淦占楚瑄顯趾光嘉喇諸部卽此書之合答斤散只兀翁吉刺諸部也或疑金史所稱阻鞑專謂塔塔里非也完顏襄與阻鞑戰敗之追至幹里匣河而塔塔里部長爲太祖與王罕夾攻所殺果阻鞑專指塔塔里則塔塔里自此亡矣何以宗浩次年復與阻鞑戰乎阻鞑蓋總眾達達名之非止一部一姓也

金國的王京知太祖與脫幹鄰將塔塔兒寨子攻破殺了

篋古眞等大歡喜了與太祖札兀忽里的名分脫幹鄰王

的名分王京又對太祖說殺了篋古眞等好生得你濟我

回去金國皇帝行奏知再大的名分招討官教你做者說

罷自那裏回去了太祖與脫幹鄰將塔塔兒共攜著也各

自回家去了

太祖軍在塔塔兒營盤裏時拾得箇小兒鼻上帶一箇金

圈子又金絲絲貂鼠裏兒做兜肚與了母訶額倫訶額倫

說必是好根脚人的兒子喚做失乞刊忽都忽的名字教

做第六箇兒子

太祖落後下的老小營在合禮勑海子邊被主兒乞此節主兒

乞張本皆將五十人剝了衣服十人殺了人來告與太祖

太祖大怒說何故被主兒乞如此做先在幹難河林裏做

筵席時他的人將厨子打了又將別勑古台肩甲斫破了

今遍為祖宗的上頭要同他報讐他又來倒倚著敵人

又做了敵人於是引著軍馬勦捕主兒乞去至客魯漣河

前朵羅安享勑荅兀地面龔之鑰後出塞錄額爾登陀羅海約計在張家口外三千餘里

一山獨聳亦不甚高然四面望之俱無向背而東西諸山環繞甚遠下臨克魯倫大河亦頗有巍巍獨尊之勢昔元

太祖於此起兵故今稱為寶地之首也張石州日額爾登陀羅海即額爾德尼陀羅海植按此朵羅安享勑合達疑

即龔氏所言額爾登陀羅海也享勑合達蒙文釋曰孤山既與所稱一山獨聳語合朵羅安又陀羅海之對音此合

不勒子孫所居族長且强大祖服此種百姓而后日益强盛此亦創業之基故以爲寶地且以爲卽於此起兵也此山之東尚有塔奔陀羅海亦臨克魯倫將主兒乞百姓擄河然塔奔爲五與孤山不合非此地矣

了獨撒察別乞泰出兩人罄身走至迭列禿口子行被太祖拏住太祖問你在前與我說甚麼來兩人說俺自說的言語不會依遂伸頸就戮太祖於是殺了

太祖旣殺了撒察別乞泰出回至主兒乞營將主兒乞百姓起了時札刺赤兒種的人帖列格禿伯顏有三子教長

子古溫兀阿將他二子模合里不合古溫兀阿卽史孔溫窟哇也模合里卽木

華黎蒙韃備錄所謂元勳大師國王沒黑助中國人呼爲摩喉羅彼詔詰則曰謀合里也史孔溫窟哇有五子木華

黎第三有弟帶孫又塔塔兒台傳孔溫窟哇第三子帶孫之後前後已自違異而帶孫亦不知與不合爲一爲二備

錄沒黑助有兄曰計里歌那自有千騎不在事弟二人長日抹歌在成吉思處爲護衛次日帶孫國王止有一子曰

袍阿美容儀不肯刺髮焦只裹巾帽著窄服能諸國語袍阿與不合音近與史木華黎子孛魯音不近疑不合卽袍

阿南北傳聞誤以幼弟之名爲其子名也○據後文不合掌宿衛云云則不合卽抹歌音亦略近

拜見太祖與了說教永遠做奴婢者若離了你門戶呵便將脚筋

挑了心肝割了又教第二子赤刺溫孩亦赤

此赤刺溫孩亦赤疑卽元

史忙哥撒兒傳之赤老溫愷赤名氏並同而事跡不合也其子之名亦不合又不知與四傑赤老溫是一是二也

將自己二子統格合失拜見說教與你看守金門若離了

時便將他性命斷了者又將第三子者卜客與了太祖弟

合撒兒者卜客於主兒乞營內得了一箇小兒名孛羅兀

勒獻與了訶額倫母

訶額倫前後得的小兒古出闊闊出

秘史蒙文於泰赤烏湯內別速湯營盛行

得了闊

失吉刊忽禿忽孛羅兀

勒

四箇與他兒子每日做

眼教看每夜做耳教聽因此養了

主兒乞種的緣故初合不

勒

皇帝有七子長名幹

勒

巴刺

合合不勒因其最長於百姓內選揀有膽量有氣力剛勇
能射弓的人隨從他但有去處皆攻破無人能敵故名主
兒乞太祖將此種人也服了又將他百姓做自己的百姓
了

太祖一日教不里孛可與別

勒

古台廝搏先別

勒

古台與

不里孛可廝搏時不里孛可用一手一足搏倒教不能動

勒

至此不里孛可佯爲力不及別

勒

古台倒了別

勒

古台一

邊壓著回顧太祖太祖將下脣咬著於是別

勒

古台知其

勒

意用膝將他脊背按著兩手提住他項用力向後折拆了

脊骨不里孛可說我本不輸因怕成吉思佯爲力不勝却

勒

將我性命送了初合不

勒

皇帝七子長名幹

勒

巴兒合次

勒

子名巴兒壇把阿禿兒巴

勒

兒壇的子名也速該也速該子

勒

子名巴兒壇把阿禿兒巴

勒

兒壇把阿禿兒巴兒壇的子名也速該也速該子

勒

卽是太祖其第三子名忽禿黑禿蒙列兒蒙列兒的子卽
是不里孛可不里孛可將巴兒壇子孫行隔越了却與巴
兒合勇猛的子孫行作伴所以雖有一國不及之力終不
免折拆腰死了

元朝祕史卷之四

元朝祕史卷之五

嘉興沈曾植注

其後雞兒年

辛酉末寧宗嘉泰元年金章宗泰和元年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祕史

蒙文此節極詳云合塔吉

合塔吉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皇帝欲攻成吉思與王罕被豁羅刺思種的人豁里歹到

古連勒古地面告與成吉思成吉思使人告與王罕王罕

於是收集軍馬成吉思行來了

王罕與成吉思相合著順客魯連河迎著札木合去成吉

思使阿勒壇忽察兒答里台忽察兒答里台據蒙文增等三人作頭哨

王罕使桑昆札合不必勒格別乞札合不必勒格別乞據蒙文增等三人

作頭哨其頭哨內又自差人前去額捏堅歸列禿撒克撒

列赤忽兒忽三處地面哨望其阿勒壇等至兀乞惕牙地

面有赤忽兒忽哨望人來報說來報人名古溫見蒙文按古溫人也非人名敵

人將至其阿勒壇等遂前迎去拏消息行間遇札木合頭

哨阿兀出把阿禿兒不亦魯罕脫里脫阿別乞之子忽禿

忽都合別乞不亦至別乞十八字據蒙文增等四人共呼喚著共呼喚著四字亦據

增蒙文說話了見天色已晚却回來大軍營內宿了

至次日成吉思軍與札木合軍相接於闊亦田

闊亦田本紀作闊奕

壇此戰本紀為乃蠻卜魯欲罕約朵魯班諸部來侵祕史則主兵者札木合據朵魯班諸部立札木合為君則諸部是札木合屬乃蠻不得統之揆當時情事曾由札木合卜魯欲合兵來攻祕史不出卜魯欲為脫漏本紀稱札木合起兵援乃蠻至見兵敗即還道經地面對陣布陣間札木

合軍內不亦魯

黑

忽都合

忽都合即聖武紀之猥刺部長忽都合花別吉不亦魯黑即孟祿

可兩人有術能致風雨

蒙文此句止札荅二字

欲順風雨擊成吉思

軍不意風雨逆回天地暗晦札木合軍不能進皆墜澗中

札木合等共說天不護祐所以如此軍遂大潰

札木合軍既潰散後乃蠻等十一種各回部落札木合將

立他的百姓擄了順額沔古涅河回去於是王罕追札木

合成吉思追泰亦赤兀

楊

種阿兀出

本紀沈忽即此阿兀出

把阿禿

兒阿兀出把阿秃兒至自己部落

蒙文有齡敦幹兒長

將百姓起了

渡過幹難河整治軍馬候成吉思來對戰成吉思既到連

戰數合日晚各就戰地處相抗著宿了

十一部散歸才蒙文為詳其文云乃

馬的不亦黑魯罕指著阿勒台前兀魯

馬兀魯動了蔑兒

乞約脫里晚阿約兒子忽秃指著薛涼格河動了幹亦刺

約忽都合別乞指著迭蔑厘林失兒吉思動了泰亦赤兀

約阿兀出把阿秃兒指著幹難河動了札木合皇帝搶了

指蒙脫拉他的百姓順著額河古湟回動了

王罕追襲札木合成吉思皇帝追襲阿兀出

成吉思與泰亦赤兀

惕

戰時其頸被傷

蒙文頸項脈枝傷

流血蒼

黃之甚有臣者

勒

篋將壅血吮去至夜半成吉思方醒悟

說我血已自乾了好生渴得甚者

勒

篋乃裸身徑去敵人

營內於車箱中尋馬乳不得止有酪一桶挈回來其來往

間曾無一人見者又尋水來將酪調開與成吉思飲成吉

思旋飲旋歇三次方已成吉思說我眼已明心已省了遂

起身坐間天明及視坐處流的血都如泥濘成吉思說如何這般做這些棄呵不好者勒箴說荒忙不及遠去又怕離了你當地嚙的嚙了吐的吐了我肚裏也入去了多少成吉思又說我傷旣如此你如何裸身入敵營倘若被擒你豈不說我被傷者勒箴說我若被擒我說本是投降你的人被他每得知將衣服脫去欲殺問遂扯脫走來彼必以我言語爲至誠必與我衣服用我我必將他馬騎了走來成吉思說在前被箴兒乞惕於不而罕山困我時你會救我性命今次又將壅血吮去我正乾渴你又捨命尋將酪來與我吃使我心內開豁這三次恩我心中永忘不了次日成吉思視敵人已於夜間潰散去了營內百姓自料不能逃就不能起去成吉思上馬將已走的百姓亦當將

回來忽山嶺上見一箇穿紅的婦人哭著大聲叫帖木真

成吉思遂使人去問那婦人說我是鎖兒罕失剌女名合

荅安丈夫見被軍要殺所以喚帖木真來救成吉思既知

便去救比成吉思至其夫已被軍殺了成吉思遂於此地

下營將合荅安至與之並坐

此女子與太祖有恩味與之並坐云云疑太祖後亦納之

后妃表第四幹耳朵忽荅罕皇后恐卽此合荅安也

至次日鎖兒罕失剌者別二人

來見二人原係泰亦赤兀

惕

種脫朵格家人成吉思對鎖

兒罕失剌說在前我帶的枷你父子每脫去有恩於我如

何來遲鎖兒罕失剌說我心已自倚仗著你若早來恐泰

亦赤兀

惕

將我妻子誅滅了所以今日方來

成吉思問者別闊亦田地面對陣時自嶺上將我馬項骨

射斷的果是誰者別說是我射來如今皇帝敎死呵止污

手掌般一塊地若教不死呵我願出氣力將深水可以橫斷堅石可以衝碎成吉思說但凡敵人害了人的事他必隱諱了不說如今你却不可隱諱可以做伴當初者別本名只兒豁阿歹因他射死戰馬能的上頭賜名者別如戰馬般月著他者別軍器之名也

成吉思將泰亦赤兀的阿兀出把阿秃兒豁圖幹兒昌忽

都兀荅兒豁圖以下十等子孫殺盡將百姓起來至忽巴

中合牙地面住冬了

泰亦赤兀楊種的官人塔兒忽台乞鄰勒秃因與成吉思

有讐避於林中其家人失兒古額秃老人并二子阿刺黑

○據蒙文失兒古額秃你出古楊種巴阿里人○史伯顏

蒙古八隣部人赫雅吧爾驛會祖述律哥圖祖阿刺述律哥都事太祖為八隣部左部千戶阿刺襲職為斷事官此

失兒古額秃即述律哥圖阿刺黑即阿刺也○家人字蒙

文無○親征記作八憐唆哥台其來降在王罕
敗後蓋傳聞異辭○本紀失力哥亦是此人
訥牙阿將

塔兒忽台乞鄰勒兀欲獻與成吉思其人體肥不能騎馬

載於車內塔兒忽台乞鄰勒秃有弟并子追至失兒古額

秃老人懼怕遂將塔兒忽台乞鄰勒秃壓住抽出刀子說

我殺你也死不殺你也死不如先殺了你我然後死塔兒

忽台乞鄰勒秃呼其弟與子說他要殺我若殺了我你每

要我死尸何用不如快回去便送到帖木真處也必不殺

我我於帖木真少時亦曾有恩其弟與子遂回了失兒古

額秃至忽秃忽地面其子納牙阿說我每若將他拏至帖

木真處必說我每拏了正主難做伴當必將咱每殺了不

如放回去對帖木真說我每本將塔兒忽台乞鄰勒秃拏

來因是正主心內不忍的上頭放回去了成吉思必容我

每於是放回去了到成吉思處備言其事成吉思說若你
每將他拏來我必殺了你每你每不忍却放了也好所以
特賞納牙阿

在後成吉思在帖兒速地面有客列亦種人札合敢不來

降蒙文云來作伴○語解敢不改甘布釋時篋兒乞欲與

成吉思戰成吉思遂與札合敢不將篋兒乞戰退又客列

亦種蒙文尚有土及那禿別干董哈等姓潰散的百姓亦

來降蒙文云投入初客列亦種王罕與成吉思父也速該契交

之故因在先王罕將父忽兒察忽思不亦魯罕的諸弟殺

戮被叔古兒罕古兒汗即可汗之長欲殺王罕追至合刺

溫山內止有百人至也速該處也速該却將古兒罕趕入

合申地面將原有的百姓還收集與王罕其契交之故是

那般

後王罕欲殺其弟額兒客合刺其弟走入乃蠻種亦難察

處亦難察起軍將王罕却趕入合刺乞圪塔種古兒罕處

去不多時王罕反了古兒罕從畏兀唐兀畏兀蒙文作畏亦忽敦唐兀作

唐忽敦二種經過時止有五箇粘纏羊擠乳駱駝上刺血喫

行至古泄兒海子成吉思因與王罕有舊使勇士速客該

去迎又自隨後至客魯連河源頭迎見王罕至營成吉思

遂使百姓供給是年在忽巴合牙地面住過冬了

其王罕的弟並眾官人等數著說王罕心性惡將兄弟每

都殺戮盡自家百姓又被殘害如今將他如何報且他在

前七歲時曾被篋兒乞擄去春碓蒙文云他的父忽兒察忽思不亦魯黑罕破著

篋兒忽將十三歲時又被塔塔兒和母子擄去蒙文爲塔塔倫阿澤

兒

汗擄去使他牧放後懼乃蠻攻殺他又走去回回地面回回地面

蒙文爲撒兒塔兀合札刺合札刺亦作合札里地面也垂河行投入合刺乞塔種古

兒皇帝處不及一年又反出去經過秃兀秃兀當唐兀地

面艱難至甚被帖木眞賑濟了如今將前恩又忘了反生

歹心咱每如何好說後有阿勒屯阿條黑將前語告於王

罕將共商量的諸弟及官人額勒忽秃兒忽巴里阿鄰

太子等皆拏住只有弟札合敢不走入乃蠻處去額勒忽

秃兒等繫禁在房內王罕說咱過秃兀唐兀時說甚麼言

語你每如此我不與你每一般使眾人唾其面然後疏放

了

其後狗兒年秋戊戌王成吉思於荅闐捏木兒格思地面與察

阿安塔塔兒等四種本紀稱按赤塔塔兒察罕塔塔兒一

日都塔兀楊塔塔兒一日阿魯孩塔塔兒並見蒙文○按都塔兀楊即遼百官志之徒觀古譯改托克托呼者阿魯孩即遼之奧畏譯改阿爾威者皆庫莫奚之餘人并入契丹爲金北邊部族大抵在金之東北路爲塔塔兒在西北西南路爲汪古也對陣未戰之先號令諸軍若戰勝時不許貪財

既定之後均分若軍馬退動至原排陣處再要翻回力戰若至原排陣處不翻回者斬於是戰勝了塔塔兒遂至兀

勒中灰河失魯格勒只地面本紀稱兀魯回失連真河後文亦作語涉灰涇魯格勒只

楊名字的水實今烏爾渾河○烏爾渾河之北有索岳爾濟山西有色野爾集河對音均與失魯格勒只楊近蓋即其地○金地理志部族節度使有烏古里有石壘兩部地並在遼東邊外見紇石烈良弼傳度其地當在慶州西正烏爾渾河色野爾集河地也然則兀灰河即烏古里部失魯格勒只楊即石壘部而四種塔塔兒即金近邊之部族也據金史宗浩傳明昌邊警石魯部與山只昆合底忻連兵山只昆即此書撒勒只兀部合底忻即此書之合荅斤部是諸部族於金固亦叛服不常故太祖取之而金不問也并四種奧魯奧魯思解曰百姓擄盡初戰時有阿勒壇等犯軍令搶物犯令者阿勒壇火察兒荅里台

三成吉思使者別忽必來盡奪了他所得的財物

元朝秘史卷之五終

1,810 410

元朝祕史卷之六

嘉興沈曾植注

成吉思既擄了四種塔塔兒密與親族共議在先塔塔兒
有殺咱父親的讐怨如今可將他男子似車轄大的盡誅
了餘者各分做奴婢使用共議已定別勒古台出來塔塔
兒種人也客扯連問今日商議何事別勒古台說欲將你
每男子但似車轄大的盡誅了也客扯連傳說與塔塔兒
種人塔塔兒遂據了山寨成吉思教打他山寨軍多辛苦
及至打開將塔塔兒男子似車轄大的都殺了初也客扯
連既知其謀說與眾人道他若殺咱每時每人袖著一把
刀也要殺他一人藉背卻死至此每人果袖一刀將軍每
多殺傷了事定之後成吉思說自家一族裏商量大事因

別勒古台勒泄漏了所以軍馬被傷死者甚多今後議大事

不許別勒古台入來只教他在外整治鬪毆盜賊等事議

事後進一鍾酒畢方許別勒古台勒答阿里台入來

此時成吉思將塔塔兒也客扯連伊克的女也速干蘇

做夫人也速干因得寵對成吉思說我有姐姐名也速蘇

顏色又美可以配皇帝纔與夫婿成親如今不知在何處

成吉思說若果有顏色教尋去尋得來時肯將你位子讓

與麼也速干說若得見時便讓與他於是成吉思令人尋

去正遇著他與其婿避亂在林裏其婿見人來走了遂得

也遂回來也速干見了就將他位子讓與也遂坐了

一日成吉思在外面飲酒與也遂也速干兩箇娘子共坐

間也遂長聲歎息成吉思因疑惑了教木哈黎等令在會

的人各就部落立的最後剩出一箇年少的人不回部落去成吉思問是甚麼人那人說我是也遂的夫婿初他被擄時我每避去如今事定了纔方出來我想在多人中必不認得我成吉思說原是讐人子孫今遍又來窺伺似他般的都殺盡了更有何疑遂將他隨即斬了

只那狗兒年成吉思去剿捕塔塔兒時王罕自去剿捕蔑

兒乞

惕

將脫

黑

脫阿起入巴

兒忽

真

巴

兒忽真蓋今內府

屯也知者塔塔兒國於薛涼格河北而薛涼格北匯於拜噶兒湖巴尔古當河與巴兒忽脫窟木地面殺了他大兒平圓圖作巴固靜正與巴兒忽脫窟木地面殺了他大兒真對音逼近其爲一地無疑也

子脫古思別乞要了他兩箇女兒并他妻子又擄了他二

子并眾百姓每王罕於成吉思行任甚麼財物都不會與

那後成吉思與王罕征乃蠻種的古出古敦不亦魯

黑時

不亦魯黑在兀魯黑塔黑的地面元大祖紀乃蠻之兄卜

塔山擒之以歸卽此事魏默深湏裕黑水行東南科布多城

以爲兀魯塔卽厄魯特轉音屬西北日哈喇烏蘇淖爾納蘇淖爾

河發源之地有三淖連珠相屬西日哈喇烏蘇淖爾納蘇淖爾

日離駝鯨鯢圖二克納蘇淖爾納蘇淖爾納蘇淖爾

爾相連之水日綽諾哈賴呼俄圖哈喇烏蘇淖爾納蘇淖爾

喇淖爾與杜爾滾淖爾相連之哈喇烏蘇淖爾納蘇淖爾

賴呼之東北有連山迤邐日哈喇烏蘇淖爾納蘇淖爾

由烏里雅蘇台至科布多要路阿勒哈台山則在科布多城

西此濱豁黑水卽綽諾哈賴呼卽川哈哩河兀魯黑塔黑

蓋卽哈喇阿成吉思與王罕到了不亦魯黑不能對陣起

拉特山也

過阿勒台山若哈瑪爾嶺索爾必嶺博多輝嶺一脈東南行

謂之阿勒泰山分枝者俄圖並大字書之日大阿勒台嶺

嶺南之水西南流者入烏隴古河嶺北之水東北流者歸

杜爾滾諸泊○又按方觀承從軍雜記云北渡科布多河

至薩克里山麓有石人具蒙古冠服相傳爲元太祖像

以示遠國之願瞻仰者北度科布多河則亦川哈連河北

地薩克里川哈連對音至近蓋河以山名此爲太祖初敗

乃蠻之地後世或立廟以表武功廟去了追至忽木升吉

廢而像存猶集甯廢學之十哲像也

兒升吉兒今名慶格勒內府圖作青吉斯俄圖作臣吉里

說兩水分流曰南慶格勒河曰北慶格勒河會於喇嘛廟

南而入烏龍古河河之下流即赫薩爾巴什泊此乞溼

巴失海子也至元譯語南曰兀木捏忽木即兀木之異文

地面兀瀧古河行遇著不亦魯黑來哨的官人也迪土卜

魯黑被成吉思出哨的趕上山去因馬肚帶斷了就拏住

他又追至乞溼勃巴失聖武紀作黑辛八石海子行不亦魯黑遂窮

促了蒙文窮絕

成吉思與王罕回時有乃蠻種能廝殺的人可克薛兀撒

刺黑於巴亦荅刺黑別勒赤兒聖武紀作拜兒地面整治

軍馬要廝殺成吉思與王罕也整治軍馬因晚就相抗著

宿了那夜王罕於自已立處虛燒著火卻逆那中哈刺泄兀

勒河聖武紀作哈起去了哈刺泄兀刺河蓋即今札布噶

勒台谷子則今新譯俄圖之阿治爾嘎蘭圖對音逼近亦

在錫拉河旁定為一地無疑以內府圖證之蓋即鄂勒哲

依圖布拉克台也札布噶河之西源日布不噶蘇台河俄
圖日布彥圖河其上游有疊列罕金山口路通色棱格河
卽下文所謂帖列格禿口子也詳當日軍行形勢蓋王罕
朔札布噶源而北成吉思度札布噶而南而可克薛兀撒
卜刺黑兵在巴亦荅刺黑卽今拜達里克河札克拜達里
克諸地則已邀出歸師之東南故渡河而南者爲與敵相
抗朔河而北則逃避其鋒矣王罕畏可克委成吉思孤軍
當之可克知其情故不與成吉思迎而仍襲王罕後也

那裏札木合王罕一同起時札木合對王罕說帖木真安

荅在前曾教使臣於乃蠻行往來有來今他這早晚落後

了不見來必是他投降了乃蠻因稱王罕皇帝皇帝我是

存有的白翎雀兒帖木真是散歸的告天雀兒當有兀卜

赤黑台的人古鄰把阿禿兒說你爲甚詔倭將自的好兄

弟讒譖著說

成吉思就那裏宿了天明看時王罕立處無人成吉思說

他將我做燒飯般撒了於是從額垵兒阿勒台的谷子垵額

見阿勒台谷聖武紀
渡著直至撒阿里客額兒紀作撒里

作也迭兒按臺河
阿里客額兒別一地
地面下了也將乃蠻種人的計量文

非太祖初起兵處
云太祖與哈撒
兒兩箇計量
大概料得過了不把來當數

可克薛兀撒卜刺黑
於王罕的後襲著將桑昆桑昆非名

即金史之詳穩遼史之相溫錢竹汀謂是漢語相公之訛
者也桑昆名本紀作亦刺合又作亦騰喝翔昆即桑

昆蓋亦嘗臣於金的妻子百姓擄了又將王罕在帖列格

為諸糾詳穩者

禿口子行的一半百姓頭口也擄將去了初蔑兒乞惕脫

黑脫阿的二子忽圖赤刺溫在王罕處因這機會也連他

百姓離了欲與他父相合順著薛涼格河去了

王罕妻子百姓既被乃蠻種可克薛兀撒卜刺黑搶了征

記稱曲薛吾撒八刺二人差使臣與成吉思說你可差四傑來救咱成

吉思遂差孛斡兒出等四傑整治軍馬去救此戰後本紀

見再伐比及四傑到時桑昆先在忽刺安忽中惕地面與乃
乃蠻事蠻對陣桑昆的馬腿中箭幾乎被他拏住間四傑到來救
了妻子百姓也都救回來與了那裏王罕說在前他的好
父親將我輸了的百姓救與了我如今他兒子將我輸了
的百姓又差四傑來救與了我欲報他的恩天地護助知
也者

王罕再說也速該安荅曾一次將我已輸了的百姓救與
了今他兒子帖木真又將我輸了的百姓救與了他父子
兩箇爲誰這般辛苦來我如今也老了後來這百姓教誰
管我的弟每都無德行止有一子桑昆亦如無有可教帖
木真做桑昆的兄使我有二子豈得不安遂於土岬刺的
黑林行會著成吉思結做父子初王罕與成吉思父契交

所以呼爲父今次又結爲父子共說道多敵人處剿捕時一同剿捕野獸行圍獵時一同圍獵若有人離間阿休要聽信親自對面說話了方可信這般議定於是相親厚著過了

成吉思欲與王罕親厚上又親厚故索桑昆的妹察兀兒別乞與子拙赤卻將豁真名字的女兒與桑昆子秃撒哈秃撒合本紀相換做親桑昆自尊大著說俺的女子到他家呵專一門後向北立地他的女子到俺家呵正面向南坐麼道下覷著不會許親以此成吉思心落後了

那成吉思心落後的意思被札木合哈覺了於猪兒年春間

耶律阿海傳稱王戌同阿勒壇等商議起了到者者額兒王罕叛盟先此一年

溫都兒山陰的別兒客額列地面

秘史蒙文那落後的心札木合覺著於猪兒年

有足生三三三

三

春札木合阿勒壇忽察兒合見答乞歹驪坛額不格真雁

那牙勒煙雪格額台臥脫幹鄰勒臥合赤温別乞臥那每

一同商議起了到者者額兒云云○別兒客額列聖武紀

作別里怯沙陀今塔米爾河南察罕鄂倫河之上游日車

草里克河傍有布拉罕地面布拉罕即別兒客車車里克

蓋即者者額兒也明朔漠圖哈刺和林河北有李兒哥地

李兒哥亦即此別兒客也○桑昆處讒說蒙古或稱你勒

温都兒山疑杭愛之異稱桑昆處讒說桑古或稱你勒

合桑昆一簡之帖木真乃蠻塔陽蒙文作塔楊使臣往來通話

他口裏雖說父子動靜卻恁莫還倚仗他麼若不預先除

了您行如何肯服若除帖木真呵我自橫衝入去阿勒壇

忽察兒說訶額倫母的眾兒子每俺與你殺額不格真合

兒塔阿楊說蒙文作額不格真額那牙勒額合見塔阿楊

一種而昇文即輟耕錄蒙古七十二種阿塔力吉歹史表

作阿荅里急實本紀之合荅斤那牙勒即那牙乞額不格

真疑七十二種中他的手腳我與你拏脫幹鄰勒說不如

之顏不草歹也

去擄了他百姓若擄了百姓他待如何合赤温別乞說一十

部來戰時朵兒邊種合只溫別乞爲首卽此合赤溫別乞也桑昆你想做甚麼呵長的
稍頭深的水底我與你同去

桑昆聽了札木哈眾人說使撒亦罕脫迭額教對他父親

說王罕說我的帖木真兒子行你爲甚那般想見今倚仗

他了若如今他行那般妄想呵天必不愛護咱札木哈的

言語狂誕不可信王罕不從桑昆又使人說去如今有口

有舌的人這般說如何不可信反覆說不從桑昆自去與

他父親說你如今見存他俺行不當數若父親老了呵將

俺祖父辛苦著收集的百姓如何肯教我管王罕說孩兒

自的行怎生棄捨得見倚仗他想歹呵不宜天必不愛護

咱桑昆見不從煩惱著去了王罕喚回來說天莫不不愛

護麼兒子行恁怎生要棄捨但你去做可以勝得他的事

荷出室書三
您自知者

於是桑昆與眾人商議帖木真曾索咱女子察兀兒別乞來如今可約日期請他喫許婚筵席來時就這裏拏了議定了差人請成吉思去成吉思同十人來路間於蒙力克老人家裏宿蒙力克說他的女子行咱索時他做大下覷著不肯與如今怎生特地請喫許婚筵席帖木真兒子省不得不若只推稱春間馬瘦且養馬不去麼道成吉思因他說使不合台乞刺台兩箇去喫筵席自那裏便回了桑昆見不合台等到說道被他每覺了咱每早去圍著拏了他

那般商議定了阿勒壇弟也客扯連來家說如今共議定了明日要拏帖木真去若只今有人報與帖木真不知怎

生賞呵是他妻阿刺

黑亦惕

說你那泛濫言語莫說家人

聽得恐做真話說時有放馬的入巴歹送馬乳來聽得回

去說與同伴乞失里

黑○巴歹史作巴帶乞失里黑作乞力失以巴帶爲乞力失之弟

失里

黑

說我再去察聽到家時正見也客扯連子納鄰客

延磋箭著說恰纔咱說的話這當取舌的家人每的口止

當得誰又對乞失里

黑

說白馬與栗色兩箇馬拏來拴著

我要明日早上馬乞失里

黑

聽得這話遂去說與巴歹恰

纔體審你說的言語是實了今我兩箇告與帖木真去就

將兩箇馬拏來拴住至自己房內殺了一箇羔兒將牀木

煮熟見拴的兩馬每人騎了一疋那夜到帖木真的帳房

後將也克扯連

詞

父子說的話都說了又說不可疑惑要拏

你的事已真實了有

元朝祕史卷六終

元朝秘史卷之七

嘉興沈曾植注

成吉思聽了巴歹乞失里說就那夜對附近可倚附的伴

當每說知將家內物件棄了遂往躲於卯溫都兒山陰去

處

元史語解溫都兒高也書中溫都兒山屢見元史亦屢見其非一地顯然止可以高山釋之

行時教

者

勒

蔑做後哨哨望著至明日午後於合刺合

勒

只惕額

列

惕

地面歇息

合刺合勒

只惕額

列惕

即後文合勒合河

親征記作合蘭只之野野即額列惕之譯

語也其地為今流入呼倫池之喀爾喀河揆當日情勢太

祖盡棄其輜重而行東遁且幾千里王罕軍蓋追之而敗

非太祖與相抗也此書者勒蔑為後哨親征記誤為折里

麥作前鋒一語之殊形勢頓晦故知譯文不可不審而譯

本亦不厭其多佛經有

中間有阿勒

赤歹放馬的赤吉歹

至六七譯者良有以也

牙的兒

牙的兒

據蒙文增

三字

等來報自卯溫都兒山前望見忽刺

安不刺合

惕

地面塵起敵人來到也成吉思上馬行了此

安不刺合

惕

地面塵起敵人來到也成吉思上馬行了此

安不刺合

惕

地面塵起敵人來到也成吉思上馬行了此

安不刺合

惕

地面塵起敵人來到也成吉思上馬行了此

安不刺合

惕

地面塵起敵人來到也成吉思上馬行了此

安不刺合

時王罕同札木合來問札木合道帖木真處廝殺的有誰

札木合說兀魯兀中惕忙忽惕那二種百姓能廝殺雖當混

戰時不亂從小鎗刀裏慣他的旄纛或花或黑見時可隄

防著王罕說那般呵教咱只兒斤勇士合荅黑吉衛他者

隨後再教土綿土別干姓的阿赤黑失倫幹蠻董合亦惕

勇士兀魯特土爾扈特爲元臣翁汗之後而旗姓不傳世

並非元臣而克里葉特即此之客列亦惕翁汗即王罕然

則翁罕元臣之說乃蒙古誣詞非其實也董合亦惕對音

與土爾扈特甚近疑一部而古今異書矣豁里失列門太子領一千護衛的人

以次應援最後仍教咱大中軍衝者王罕又說我這軍馬

札木合弟你整治者於是札木合中分出去了札木合對他

伴當每說我在前常不能敵帖木真來如今王罕教我整

治他軍馬看來他又不及我可以報與帖木真安荅知道

於是札木哈暗遣人將前言說與成吉思似這等必不能勝你你休怕謹慎者

成吉思知了這話說道主兒扯歹伯父我欲教你做先鋒

你意思如何比及主兒扯歹回話忽亦勒答兒蒙文主見

祖爲汗忽亦勒答兒稱太祖爲按答○史畏答兒傳太祖因其折矢

之誠更名爲薛禪約爲按達○姚燧忙兀公碑傳薛禪作

屑纏釋之曰蓋明炳幾先與友同生死之稱明炳幾先釋

死釋按答說我做先鋒久後將我孤兒抬舉主兒扯歹

說皇帝面前我的兀魯兀惕忙忽惕做先鋒廝殺說罷他

兩姓的百姓於成吉思前排陣立了纔立罷王罕的先鋒

只兒斤衝將來兀魯兀惕忙忽惕迎著衝將去將他每敗

了追去時被王罕的後援土綿土別干的阿赤黑失倫衝

將來將咱忽亦勒答兒刺下馬忙忽惕軍復翻回於忽亦

勒 荅兒落馬處立了元史畏荅兒傳載此事少異畏荅兒

荅兒主兒扯歹領著兀魯兀或謂此兀魯兀揚即今

然兀魯兀揚與元同姓主兒扯歹之後又為喀喇沁部在

元初為動貴大臣與舊說類魯特祖本微者為蒙古養馬

不合未可以對音遂弁之也○主兒扯歹即札爾楚泰無

疑而游牧記稱喀喇沁烏浪罕氏者西齋偶得言后及駙

馬之裔姓烏浪漢意主兒扯歹之又將他敗了追去問幹

後嘗有為后及駙馬遂相沿稱之

蠻董合亦揚衝來主兒扯歹又勝了失列門太子領一千

護衛軍衝來主兒扯歹又勝了於是王罕子桑昆不教他

父知詳桑昆不教他父知之言則與成吉思戰始終王罕

也實事也衝來主兒扯歹將桑昆的腮射中倒了眾客列亦

種的軍見射倒桑昆卻翻回於桑昆處立了成吉思既

勝了王罕見日已晚收了軍將傷了的忽亦勒 荅兒回來

那夜起著離了廝殺處宿下了此戰勝而寔敗當夜起離

廝殺處是不能再戰而夜

道也語華灰怪魯格湖只惕不能定其所出然其後自答
蘭捏木兒順合兒合河以復至統格黎小水哥難董則答
蘭捏木兒必今喀魯喀河上游無疑蓋戰勝而後走則敵
不敢追其東去千里整軍而後反則其時王罕眾盛亦可
也知

次日天明點視軍馬少幹闊台李羅忽勒李幹兒出三人

成吉思說幹闊台與中倚仗的李羅忽勒李幹兒出一同

生死必不肯相離那夜成吉思恐敵來追襲整治著軍馬

準備廝殺有來及日明看見自後有一人來到時是李幹

兒出成吉思椎胸告天說罷李幹兒出說被敵人將我馬

射倒步行走時見客列亦惕種翻回來於桑昆處立了那

機會裏見他馱物的馬馱歪了將他馱的割斷騎著走出

依著蹤跡來了

再少頃又有一人來近看時人下又有兩脚垂著及到來

時幹闊台李羅忽勒登騎著一箇馬李羅忽勒口上帶著

血因幹闊台項上中箭李羅忽勒將凝住的血咽去成吉

思見了眼淚流著心裏艱難了使用火將幹闊台箭瘡烙

了就與些止渴的物教喫李羅忽勒說敵人的塵土高起

著看著往卯溫都兒山前忽刺安不兒合惕地面去了於

是成吉思整治軍馬逆著惕灰溼魯格勒只惕名字的

水入荅闌捏木兒格思地面去了

那裏隨後有合荅安荅勒都兒罕離了他妻子合荅安荅

前管飲食者成吉思之親信也合撒兒棄其子合荅安荅

勒都兒罕又離其妻子則成吉思部人多為王罕所取必

矣來成吉思處說王罕的子桑昆中箭時王罕說不可惹

鬪的人惹鬪他可惜將兒子腮上教釘釘了就我兒子性

命有時可再教衝咱阿赤黑失倫說皇帝皇帝休未生兒

子時禱祈著要子嗣將這既生了的兒子桑昆抬舉咱達
達多半百姓在咱這裏同帖木真反出的百姓待那裏去
每人止騎着一疋馬夜裏必在樹木下宿他若不來呵咱
去如拾馬糞般取將來王罕應許了說將來這兒子休搖
動好生抬舉者自那裏回了

成吉思自荅闌捏木兒格思地面

金幼孜後北征記虜在荅闌納木兒河即荅闌

捏木兒格遜也約其地順著合

勅

合河動時點視軍馬有

二千六百成吉思領一千三百依著河西邊起了兀魯兀

惕

忙忽

惕

領一千三百河東邊起了就打圍著做行糧打

圍時忽亦

勒

荅兒金瘡未曾痊可成吉思止當不從因起

野獸走馬金瘡重發死了將他骨殖就於合兒合水的幹

峒訥峒山的半崖上葬了

合勑合河流入捕魚兒海子處有帖兒格阿蔑勒等阿蔑

據蒙文增翁吉喇成吉思使主兒扯歹領兀魯兀楊忙忽楊去

教說與翁吉喇百姓每想著在前姻親呵投降來者若不

肯投降呵便廝殺者說將去時翁吉喇都投降了成吉思

因他投降了諸般不會動著他的

成吉思既取了翁吉喇就起著去統格黎小河東邊下了

成吉思差阿兒孩合撒兒雪格該者溫二人往王罕處去

說俺在統格黎小河東邊下了草也好馬也肥父親我有

甚事嗔怪教我怕了若怪俺呵何不安然怪責如何這般

怪責將俺家業破壞了莫不是有人離間當初咱在勻兒

合勒崑山的忽刺阿訥吼的山行不會共說來若有人離

間呵不要信對面說話了時方可信如今父親咱每曾對

面說話來麼我雖少呵也似多的般來雖歹呵也似好的
般來且我與你如車的兩轆一轆折了呵牛拽不得如車的
兩輪一輪壞了呵車行不得我豈不比一條轆一箇輪麼
道在前你的父忽兒察忽思不亦魯黑皇帝有四十箇子
內只你最長所以立做皇帝後你將台帖木兒不花帖木
兒二弟殺了你又要將你弟額兒客哈喇要殺他遂走入
乃蠻去了爲你殺弟的上頭你叔父古兒罕來征你你止
有一百人逃入哈喇溫山的狹處去了你那時將女子忽
札兀兒兀真獻與蔑兒乞的脫黑脫阿從那裏來我父根
前求救我父領著軍將你叔父趕入哈申地面將你百姓
還了於土語刺河邊黑林內與我父做安荅你會知感著
說這恩於你子孫根前必回報天地知也者隨後你弟額

見客哈刺於乃巒處借得軍馬又來征你你走入乞塔種

古兒罕的回回地面去了不及一年又反出經過委兀河

西地面前云秃兀唐兀此云委兀河西可窮乏了擠著五

箇羊刺著駝血喫騎著箇瞎沙馬來因你與我父契交的

上頭我差人迎接你來我營內又科歛著養濟你你後將

蔑兒乞百姓擄了頭口家業盡都與了你後又同追不亦

魯黑於拜答刺黑別勒赤列地面與可克薛兀撒卜刺黑

對陣你夜裏營內又虛燒著火退走了那可克薛兀撒卜

刺黑卻襲著你將桑昆妻子百姓都擄了又將你帖列格

秃有的百姓擄了一半你又求救於我我使四傑將你桑

昆的妻子百姓頭足都救與了你又曾知感來如今有甚

麼緣故怪責使人說將來

王罕聽了這言語歎息著說帖木真兒子行有不可離的
道理我已離了於是心內艱難將刀刺破小指流血就盛
在小樺皮桶內說我若見帖木真兒子害他呵似這血般
教刺著遂將那血與去的使臣將來了

成吉思教對札木哈說皇帝父親行將我嫉惡著教分離

了在前時每日誰早起呵將父親的馬乳用青鐘飲有來
爲我常早起的上頭嫉妒了如今將皇帝父親的青鐘滿
飲呵待費得多少又對阿勒壇忽察兒二人說您兩箇不

知如何要弃我忽察兒你是捏坤太子的子當初咱每裏

教你做皇帝你不曾肯阿勒壇你父忽禿刺皇帝曾管達

達百姓因此教你做皇帝你又不肯在上輩有巴兒壇的
子撒察台出他兩箇也不肯做你眾人教我做皇帝我不

得已做了您如今卻離了我在王罕處您好生做伴著休
要有始無終教人議論你每全倚仗著帖木真無帖木真
呵便不中用了你那三河源頭守得好著休教別人做營
盤

成吉思再教對脫斡鄰弟說我喚你做弟的緣故在前屯
必乃察刺孩領忽二人原擄將來的奴婢名斡黑答他的
子名速別該速別該子名闊闊出乞兒撒安闊闊出乞兒
撒安子名也該晃脫哈兒也該晃脫哈兒子是你你如今
將誰的百姓要詔佞著與王罕我的百姓阿勒壇忽察兒
必不教別人管你是我祖宗以來的奴婢我喚你做弟的
緣故如此

成吉思再教對桑昆說我與你父是有衣服生的兒子你

是赤裸生的兒子父親會將咱每一般抬舉你生心恐怕
我攬在你先將我疾惡趕了如今休教父親心裏受艱辛
早晚出入消解愁悶著若你舊嫉妒的心不除莫不是你
於父親見存時要做皇帝麼道故教心內受苦若要差人
到我行來時差兩箇人來成吉思將這般話分付了阿兒
孩哈撒兒速格該者溫他兩箇對桑昆說了桑昆說他幾
會說是皇帝父親來只說好殺人的老子我行也幾會說
是安答來只說脫黑脫阿師翁續著羊回羊尾子行有這
言語的計量我省得了是廝殺爲頭的言語你必勒格別
乞脫朵延此脫朵延疑卽泰亦赤兀氏之脫朵延見卷二
之聖武紀敘此時太宗人多離叛者桑昆之謀實此輩啟
事較明晰也兩箇將旄纛立起驕馬每放得肥著無有疑
惑那裏阿兒孩合撒兒自王罕處回來了速格該者溫因

他妻子在脫幹鄰處不會回來阿兒孩合撒兒將這話對

成吉思說了

成吉思隨即起去至巴

勅渚納海子行住了那裏正遇著

豁魯刺思種的搠幹思察罕等

十一部來戰之豁羅刺思爲頭人綽納黑察合安即

此搠幹

思不會廝殺便投降了又有阿三名字的回回

察罕也

回回是札八兒火者本紀謂之三模自汪古

忽失的吉

楊

忽里處來有羯羊一千白駝一箇順著額

古涅河易換貂鼠青鼠來至巴

勅

渚納海子飲羊時遇著

成吉思

成吉思在巴

勅

渚納海子住時有弟合撒兒將他妻并三

子也古苦也松格禿忽

也古即諸王表之淄川王也苦也松格即移相哥大王禿忽即脫忽

大撒在王罕處罄身領幾箇伴當走出來尋成吉思尋至

哈刺溫山緣嶺尋不見乏了糧食喫生牛皮筋行至巴

勃

渚納海子尋見兄成吉思成吉思喜歡了商量著差沼列

歹種的人哈里兀答兒兀良合歹種的人察兀兒罕二人

做哈撒兒的使臣去對王罕說我兄的形影望不著踏著

道路也尋不見叫他呵他又不聽得夜間看星枕土著睡

我的妻子見在父親皇帝處有若差一箇可倚仗的人來

呵我往父親行去成吉思又對使臣說您去俺便起身您

回來時只於客魯連河的阿兒合

勒

苟吉地面行來約會

著隨即教主兒扯歹阿兒孩兩箇做頭哨去客魯連河的

阿兒合

勒

苟吉地面下了

哈里兀答兒察忽兒罕二人到王罕處將說去的言說了

王罕正立起金撒帳做筵會聽得哈里兀答兒說罷王罕

說果那般阿教哈撒兒來就差中倚仗的人亦秃兒堅同
哈里兀荅兒等去將及到原約會處亦秃兒堅望見下營
的形影甚多便回走了哈里兀荅兒馬快趕上不敢拏前
面橫當著察忽兒罕馬鈍自後箭射到處將亦秃兒堅騎
的馬臀尖射坐了那裏將亦秃兒堅拏住將至太祖處送
與哈撒兒教殺了

哈里兀荅兒等對太祖說王罕不隄防見今起著金撒帳
做筵會俺好日夜兼行去掩襲他太祖說是遂教主兒扯
歹阿兒孩兩箇做頭哨日夜兼行到者折額兒溫都兒山
的溫都爾山在折兒哈不赤孩地面的口子行將王罕圍
了廝殺了三晝夜至第三日不能抵當方纔投降不知王
罕父子從何處已走出去了這廝殺中有哈荅黑把阿秃

元朝祕史卷七終

元朝祕史卷之八

嘉興沈曾植注

那遍將客列亦

楊

百姓屈下各各分了因孫

勒

都歹種的

人塔孩

李云塔孩即四卷之塔乞也又四卷亦作塔孩亦作答孩有功者四卷答孩同速客該至王罕處告

即位

把阿秃兒太祖處有恩的上頭與了一百只兒斤百

姓再王罕弟札合敢不

李云史卓沁台列傳乃蠻滅兒乞台合兵來侵諸部有陰附之者不

虞太祖領兵卒至諸部潰去乘勝敗之卓沁台俘其乞札

哈堅普及二女以歸諸部悉平與札哈堅普盟而歸之札

哈堅普即札哈敢不也

有二女長女名亦巴

合亦巴合不

太祖自娶

了次女名莎兒合

黑

塔泥

史后妃傳睿宗顯懿莊聖后名唆魯帖尼怯烈氏生子憲宗世

祖相繼為帝唆魯帖尼即莎兒合黑塔尼也○世祖紀作唆魯禾帖尼

與了拖雷為那般將

札哈敢不的百姓不曾教虜了

太祖再於巴歹乞失里

黑

二人行將王罕的金撒帳并鋪

陳金器皿及管器皿的人盡數與了又將客列亦楊汪豁

真姓的人

李以汪豁真爲郎汪古楊而無他證蓋誤

就與他兩箇做宿衛的教

帶弓箭飲酒時又許他喝盞

李云喝盞見輟耕錄又云兩入本也客扯連故與豁其屬

籍

直至子孫行教自在快活廝殺時搶得財物打獵時得

的野獸都不許人分盡他要者太祖又說一則是他二人

救了我性命一則是長生天護助的上頭將客列亦

楊種

人屈下了得至大位子裏坐久後我的子孫將這有恩的

道理常常知道者於是將客列亦

楊

諸姓每都分與眾伴

當

桑昆之妻賜與主兒扯歹之子端真拔都見史尤赤台傳

那冬就在阿不只阿闊迭

格兒地面住了

三罕桑昆父子二人罄身走至的的

克

撒合

勒

地面涅坤

水處

今杭愛山南有額歸泊音與涅坤相近據後文成吉思汗與乃蠻在康合兒合山鄰杭相遇額歸泊固當

近乃蠻哨望處王汗父子敗後蓋逆鄂爾坤河而南奔也
○張德輝紀行土刺河西和林川東有吾悟竭腦兒沈子
敦以今察罕泊當之非也卽此湟坤水今額歸泊耳此泊
蓋鄂爾坤水澤所鍾故或謂之水或謂之腦兒知者以德
輝由土刺河而至和林不容不經鄂爾坤而紀行但有吾
悞竭腦兒並未見並和林城南東北流之幹爾汗河而吾
悞竭幹耳汗聲音亦自相近故知以額歸泊
當吾悟竭較以察罕泊當之猶爲近理也
王罕行得渴

了將入去飲水被乃蠻哨望的人豁理速別赤拏住自說

我是王罕哨望的人不信將他殺了桑昆此時在外不會

入去以此就往川勒地面裏去了至川勒桑昆與伴當闊

闊出并其妻一同尋水喫因見野馬被蠅蟲咬著桑昆下

馬將馬教闊闊出拏了潛往欲射中間被闊闊出牽馬走

了其妻說在前好衣服好茶飯曾與你喫拏如今正主上如

何那般棄了就立住不行闊闊出說你不行莫不要嫁桑

昆其妻說人雖說婦人是狗面皮你可將這金孟子與他

教尋水喫闊闊出遂將金孟子撒下了與妻同來太祖處將棄了桑昆的緣故都說了太祖說這等人如何教他做伴遂將他妻賞賜將闊闊出殺了

乃蠻皇帝塔陽的母古兒別速說王罕是在前的老皇帝取他頭來看認得果然是呵祭祀他遂差人往豁里速別赤處割將頭來認得是王罕於是動著樂器祭祀他祭時王罕頭笑了塔陽見笑以爲不祥就踏踐碎了有可克薛兀撒卜刺名字的人說死人的頭您割將來卻踏碎了如今狗吠的聲音又不好了在前您亦難察必勒格皇帝曾說我老了這婦人年少兒子塔陽又柔弱是我禱神生來的久後恐將我多百姓守不得這般說有來況而今狗吠有將敗的聲音夫人古兒別速行的法度嚴峻我塔陽皇帝

又柔弱除飛放打獵之外別無技能心性說了再後塔陽
說這東邊有些達達將在前老王罕教筒箭說得走出來
死了看來他敢要做皇帝麼道天上只有一箇日月地上
如何有兩箇主人如今咱去將那達達取了其母古兒別
速說那達達百姓歹氣息凡文中達達蒙語並爲忙豁衣服黑暗孟珙備錄
成吉思黑韃鞑人其俗多不洗手而拏攫魚肉取將來要
手有脂膩則拭於衣袍上其衣至損不解浣濯
做甚麼教遠有者若有生得好婦女將來教洗浴了擠牛
羊乳呵中有塔陽說那般呵有甚難咱去將他每弓箭奪
來

可克薛兀撒卜刺

黑

聽了塔陽的言語歎息著說你不可

說大話這話你再休說塔陽不聽遂差脫兒必塔失做使

臣去對汪古

楊

種的主

汪古楊本紀作白達達白達達名

見遼史耶律大石資其駝馬以西

行者也其所居當南近瀚海大石度黑水而至其部○汪
古委兀一音之轉汪古之始祖曰卜固彌瓊鞬即畏吾而
之始祖卜古可汗此明證也回鶻既衰餘部分散在交州
日畏吾在漠南曰汪古此蓋唐世九姓六州之遺人其自
稱雁門節度後者歐陽元說畏吾以爲地則高昌人則回
紇汪古惕其部則回鶻而主系沙陀歟○當回鶻之盛跌
跌氏曾爲可汗暨其衰也僕固俊爲大酋於北庭藥羅葛
族徙於西域久矣回鶻餘部沙陀以貴種主之固其宜也
中敘說這東邊有些達達每你做右手我自這裏起程可將

阿刺忽失蒙文失的吉惕忽里阿刺忽失的吉惕忽里沙

他弓箭奪了阿刺忽失的吉惕忽里回說我做不得你右

手卻使人去對太祖說其人名月忽乃蠻的塔陽要來奪

你弓箭教我做右手我不曾肯從我如今提省你若不隄

防恐來奪你弓箭此時太祖正在帖蔑延帖蔑延本紀客

額兒地面圍獵蒙文勺卜田送那成吉思合罕鞬帖

勤拙兀絕的斡豁抹兒額兒之禿勒勤拙兀地圍獵也譯本

脫禿勒勤

知了這話就圍獵處與眾人商量多說馬瘦如

何可好幹

惕

赤斤說您如何推辭馬瘦我的馬卻肥既聽

了這等說如何坐得住別

勒

古台又說若生時被人將弓

箭奪了呵濟甚事男子死呵與弓箭一處豈不好如今乃

蠻恃其國大民眾敢發大言我可乘此奪他弓箭何難咱

去呵他多馬羣必安然撤下房屋空了百姓必皆逃入山

林咱如今便可上馬

別

勒

古台說了成吉思說是自圍獵處回來從阿卜只合

闊帖兒格地面起去

闊帖兒格

即前闊迭格兒即張參政紀行之窟迭吾山也此節蒙語亦作

二字當乙

轉

至合

勒

合河幹兒訥兀地的客

勒

帖該合

答地行

即本紀聖武紀之建武垓山○哈答三史語解蒙古謂山峯也

下了將自己軍馬

數了立千百戶牌子頭設六等扯兒必官都委付了

詳蒙文扯

兒必官行那裏也委付了朵歹人扯兒必多豁勒忽扯兒必幹格列扯兒必脫倫扯兒必不察闕扯兒必雪亦客秃扯兒必這六個扯兒必行那裏委付了自朵歹至雪亦客秃旁皆注曰人名無六等之說等蓋箇字之誤○阿刺罕傳祖撥徹事太祖爲火兒赤又爲博兒赤攻城掠地又所向有功後從征隴北陝西戰死此不察闕當卽撥徹

設八十箇做宿衛的人七十箇做散班其選護衛時於千

百戶并白身人內子弟有技能身材好者充之又教阿兒

孩合撒兒選一千勇士管著如廝殺則教在前平時則做

護衛幹歌列扯兒必謂古倫察爾必與忽都思合勒潺忽都思卽

魯刺氏之忽都思九十五功臣名亦作忽都思將七十箇也合勒潺別一人名卽九十五人中哈勒札

散班一同管了

成吉思再說帶弓箭的人并散班護衛厨子把門人等教

日裏入班來至日落時將管的事物交付與宿衛的出去

宿者若管馬的守著馬宿衛的房子周圍宿守門的輪著

門口立至次日擡湯時卻入來管自己的事物每三日一

次交換那管的千百戶扯兒必等也各委付了

鼠兒年

嘉泰四年

四月十六日成吉思祭了旗纛去征乃蠻逆

著客魯連河行了教者別忽必來二人做頭哨至撒阿里

客額兒

本紀作建武垓山

地面遇著乃蠻在康合兒合山頭哨望

的

撒阿里客額兒明金幼孜北征錄謂之撒里怯兒易其名曰雙泉海又西一程曰康哈里孩易其名曰三峽口

卽此康合兒合山也錄言撒里怯兒爲元太祖發迹之所舊嘗營宮殿山川環繞西北有三關口通飲馬河土刺河

又西二程曰急蘭忽失溫名之曰殺胡鎮自飲馬河騰越

過二三十里約略計之撒阿里客額兒當在克魯倫河曲之西康合兒合亦在東庫倫左右與後文幹爾豁水西康

孩山卽今所稱杭愛山者非一地也往來相逐間被乃蠻人將這裏騎破鞍

子白馬的人拏了共說原來達達的馬瘦隨後太祖大軍

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下了朵歹扯兒必對成吉思說咱

人少遠來可只於此牧馬多設疑兵將這撒阿里客額兒
地面布滿夜令人各燒火五處彼人雖多其主軟弱不會
出外必是驚疑如此則我馬已飽然後追彼哨望的直抵
大營擊其不整必然可勝成吉思從其言乃蠻哨望的果
自山頭看見說只道達達每少如何燒的火如星般多就
將先拏住得人馬送去對塔陽說達達軍馬已塞滿了撒
阿里客額兒地面了想是每日增添只見夜間燒的火一
如星般多了

哨望的去時塔陽正在康孩地面的合池兒水邊

胡地圖杭愛在

鄂爾坤東齊氏所據圖則在西據下文塔陽順塔米爾河
度幹兒豁水則當時所稱杭愛是在鄂爾坤西也合兒池
蓋卽杭愛山東塔米爾河南之察罕泊○合池兒水
蒙文作合池兒兀速解曰合池兒水名兀速水也
聽了
這言語使人與他子古出魯克說達達每馬瘦燒的火如

星般多其人必眾人曾說達達每剛硬眼上刺呵不轉睛
腮上刺呵不躲避今若與他連兵後必難解見說達達的
馬瘦咱教百姓起了越過金山整搦軍馬誘引著他行比
至金山他瘦馬乏了我肥馬正好然後復回與他廝殺可
勝麼道古出魯克聽了這話說那婦人塔陽又是怕了達
達每多從何處來多半與札木合中一同在這裏有我父塔
陽於孕婦更衣處牛犢喫草處都不曾到如今怕了說這
等話教使臣卻說將去塔陽聽得兒子比他做婦人說有
力有勇的古出魯克廝殺時休將這等勇來弱了其臣豁
里速別赤說你的父亦難察必勒格在前於同等敵行男
子的脊背馬的後膀不曾教見如今你如何又早先怕了
早知你這般呵你母古兒別速雖是婦人教管軍呵倒中

可憐可克薛兀撒卜刺

黑

老子

老子疑當
作老了

咱軍的法度好

生怠慢莫不是達達的氣運來了歎息說罷於馬上打著箭筒另去了

塔陽聽了那話怒著說人死的性命辛苦的身軀都一般
怨那般說呵咱迎去與他廝殺遂順塔米兒河渡幹兒豁
水至納忽山崖東邊察乞兒馬兀

楊

地面成吉思哨望的

望見乃蠻軍馬成吉思整治軍馬排陣了白倣頭哨教弟
哈撒兒主中軍幹赤斤管從馬於是乃蠻軍馬卻退至納

忽山崖前緣山立住成吉思哨望的隨即將乃蠻哨望的

趕至山前彼時札木合亦在乃蠻處

據本紀王罕哈蘭真
斡哈喇合敗後按彈

台

斡火察兒聰察札木合等謀弑王罕弗克往奔乃蠻故此時在塔陽處也

塔陽問那趕來的

如狼將羣羊直趕至圈內是甚麼人札木合說是我帖木

真安答用人肉養的四箇狗曾教鐵索拴著那狗是銅額
鑿齒錐舌鐵心用鑽刀做馬鞭飲露騎風廝殺時喫人肉
如今放了鐵索垂涎著喜歡來也四狗是者別忽必來者
勒蔑速別額台四人塔陽說似那般呵離得這下等人遠
者遂退去跨山立了又問那後來的軍如喫乳飽的馬駒
繞他母喜躍般來的是誰札木哈說他是將有槍刀的男
子殺了剝脫衣服的兀魯兀楊忙忽楊二種人塔陽說既
如此可離得這下等人遠者又令上山去立了又問隨後
如貪食的鷹般當先來的是誰札木哈說是我帖木真安
答渾身穿著鐵甲似貪食的鷹般來也你見麼您曾說若
見達達時如小殺懸羔兒蹄皮也不留你如今試看塔陽
但說可懼又令上山去立了又問隨後多軍馬來的是誰

札木合說是訶額侖母的一箇兒子用人肉養來身有三
度長喫箇三歲頭口披三層鐵甲三箇強牛拽著來也他
將帶弓箭的人全嚙呵不礙著喉嚨吞一箇全人呵不勾
點心怒時將昂忽阿的箭隔山射呵十人二十人穿透人
若與他相鬪時隔著空野用客亦不見名的箭呵將人連
甲穿透大拽弓射九百步小拽弓射五百步生得不似常
人如大蟒一般名字喚做拙赤中哈撒兒塔陽說若那般呵
咱可共占高山上去立了又問那後來的是誰札木合說
是訶額侖最少的子名幹赤斤他性懶好早眠遲起多軍
馬中他也不曾落後了於是塔陽遂上山頂立了
札木合復離了乃蠻將對塔陽說的話教對成吉思說塔
陽如今聽了我說的話已是驚得昏了都爭上高山頂上

去並無所殺的氣象我已自離了他安答你謹慎者那日
太祖見日色晚圍著納忽山宿了其夜乃蠻欲逐人馬墜
於山崖相壓死者甚眾明日拏住塔陽其子古出魯克因
不在一處得脫身領些人每走出見軍追及就依塔米兒
河要剗營不定又走了襲至阿勒台山前勢愈窮促遂將
他百姓盡收捕了此時與札木合一同有的達達札荅闊
哈塔斤等種蒙文有撒勒只兀惕朵兒也都來投降了那
裏將塔陽母古兒別速來古兒別速不見后妃表不成吉思說你說達
達歹氣息你卻如何來成吉思遂納了

那鼠兒年秋太祖於合刺荅

勒○合勒荅勒根源蓋今土

水道提綱之

忽札兀喇

忽札兀喇刺蒙

地面與蔑兒乞的脫

黑

脫阿對陣將他殺退追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將他百

姓虜了脫

黑

脫阿同二子忽都赤刺溫帶幾箇伴當走了

初虜蔑兒乞時豁阿思蔑兒乞種的人荅亦兒兀孫

岱爾鳥遜

將他忽闌

和闐郭幹

名字的女子獻與成吉思來時路間被亂

兵所阻當遇著巴阿鄰種的官人納牙荅亦兒兀孫說這

女子要獻於成吉思納牙說咱一同將你女子獻去你若

先去呵亂軍將你也殺了女子也亂了因留住三日一同

來獻與成吉思成吉思因納牙留了三日大怒著說仔細

問了號令他問間其女子忽闌說納牙曾說我是皇帝的

大官人咱一同將這女子獻去路間因有亂兵所以留住

若不遇著納牙留住呵如今也不知如何且不必問他若

皇帝恩賜呵天命父母生得皮膚全有問我皮膚便了納

牙也說我只一心奉事主人凡外邦得的美女好馬要獻

與主人除此之外別有心呵便死成吉思說忽闌的言語
是就那日將忽闌試驗呵果然不會被污因此成吉思甚
加寵愛將納牙放了說此人至誠以後大勾當裏可以委
付后妃表忽
蘭皇后

元朝祕史卷之八終

元朝祕史卷之九

嘉興沈曾植注

初虜蔑兒乞百姓時將脫黑脫阿子忽都的妻與了幹歌

台蒙文忽都的娘子二人一名禿該一名朵列格捏將朵列格捏與了幹歌台○其一蓋太祖自納之史表禿干

妃子即此禿該也○史表脫列格捏那六皇后乃馬真氏太

宗崩後攝國四年即此朵列格捏也傳不言蓋諱之定宗

紀作脫列忽乃刻一半百姓反去將台勒○山山寨寨

本忽列二字倒

蒙語云把住成吉思命鎖兒罕失喇的子沈白領右手軍

去攻自去追襲脫黑脫阿到金山住過冬明年春踰阿來

嶺去適乃蠻古出魯克與脫黑脫阿相合了於額兒的失

不黑都兒麻地面根源行整治軍馬成吉思至其地與他

廝殺本紀時幹亦刺部遇我前鋒不戰而降因用為鄉道至額而的失河參會後文幹亦刺所居蓋金山西北

額爾齊斯東北○此戰地脫黑脫阿中亂箭死了其尸不

亦在今俄屬叻母斯科地

能將去其子只割將他頭去人馬敗走渡額兒的失水溺死者過半餘亦皆散亡於是乃蠻古出魯克過委兀合兒魯種去至回回地面垂河行與合刺乞塔種的人古兒罕相合了蔑兒乞的忽都合勒赤刺溫過康里欽察種去了成吉思也回至老營此時沈白攻破台合勒寨將蔑兒乞百姓盡行殺虜了又先投降的蔑兒乞在老營內反了被在營內家人戰勝成吉思說教他在一處他又反就教各人盡數分了

那牛兒年

開禧元年

成吉思造與速別額台一箇鐵車教襲脫

黑

脫阿的子忽都等去對說他與咱廝殺敗著走出去了

如帶套竿的野馬中箭的鹿一般有翅飛上天呵你做海青拏下來如鼠鑽入地呵你做鐵鉞掘出來如魚走入海

呵你做網撈出來又說你越高山涉大河可趁軍每的馬
匹未瘦行糧未盡時先要愛惜路間不可輕易圍獵若要
因獵做行糧呵也要斟酌著馬的鞅并開環不許套上如
此則軍每不敢走馬若有違號令者我認得的便拏將來
不認得的就那裏典刑了可謹慎者若天護助將脫黑脫
阿子每拏住呵就那裏殺了者再說當初我小時被三種
蔑兒乞拏我將不見罕山繞了三遭這般有讐的百姓如
今又發言語去了我欲教你追到極處所以造與你鐵車
你雖離得我遠如在近一般行呵天必護助你

乃蠻蔑兒乞被成吉思收捕之後札木合在乃蠻處百姓

也被陷了只有五箇伴當同做刼賊因上儻魯山去唐努

北地附錄殺了一箇獐羊燒喫喫間札木合說誰的兒子

今日將羴羊殺了燒喫說後五箇伴當將他拏了送與成吉思札木合令人對成吉思說黑老鴉會拏鴨子奴婢能拏主人皇帝安荅必不差了成吉思說自的正主敢拏的人如何留得將這等人并他子孫盡典刑了著於是教當札木合面前殺了卻使人對札木合說我先曾教你做一隻車轅你分離去了如今既又相合可以做伴但忘了時共提說睡著時共喚省在前你雖另行卻是我有福有吉慶的安荅若真實廝殺時你卻白的心痛有來我初與王罕廝殺時你將王罕的言語說與了我是一次有恩於我及與乃蠻廝殺你以言語將乃蠻驚動又是一次有恩於我將這言語對札木合說知道者

既說罷札木合說咱年小做安荅時不可消化的飲食曾

喫不可忘的言語曾說因人將咱離間所以分離了想起
在前說的言語自羞面不敢與安荅相見如今安荅欲教
我做伴當做伴時不會做得伴如今你將眾百姓收了大
位子定了無可做伴你若不殺我呵似衣領上蝨底衿內
刺一般反使安荅日間心不安夜間睡不穩你母聰明你
又俊傑弟每有技能伴當每豪傑又有七十三匹驢馬我
自小亡了父母又無兄弟妻好說長話伴當不中倚仗爲
這般所以有天命的安荅勝了如今恩賜教快死呵安荅
得心安倘又教不出血死呵我死後於你子孫行永遠護
助也者成吉思聽了這話說札木合安荅雖是另行不會
有真實害咱的言語是可以學的人他不肯活待教他死
占卜呵又不入他又是大名頭的人無緣故不可將他害

了有箇緣故你對他說在前捌只荅兒馬刺台察兒兩箇
的馬羣相搶刼的上頭你特地謀反於巴勒渚納地面廝
殺趕入我者刺捏地面的狹處教我好生恐懼如今教你
做伴你又不肯雖欲愛惜你性命也不能得了依著你言
語不出血教死者令札木哈就那裏不出血死了仍以禮
厚葬了

成吉思既將眾部落百姓收捕了至是虎兒年

開禧二年是歲宋伐

金於幹難河源頭建九腳白旄纛做皇帝封功臣木哈黎

爲國王命者別追襲古出魯

克

整治達達百姓除駙馬外

復授同開國有功者九十五人爲千戶

尤赤台傳云朔方既定舉六十五人

爲千夫長與此異然檢蒙文所列乃不足九十
五人未知其故○兵志又有七十二千戶之說

成吉思說這駙馬并九十五千戶已委付了其中又有功

大的官人我再賞賜他命失吉忽禿忽喚孛斡兒出木合

黎等去

自明昌三年壬子至此歷十五年失吉忽禿忽計纔廿歲左右耳孛羅兀勒拾得在後而失吉忽禿

忽自稱兄弟中最小則孛羅兀勒年猶長於失吉忽禿忽也失吉忽禿忽說孛斡兒出

木合黎等功多如誰又要賞他我自孩提到你家內直至

長成不曾離了我功少如誰如今用甚麼賞賜我成吉思

說你會做我第六的弟依我諸弟一般分分子九次犯罪

不要罰如今初定了普百姓你與我做耳目但凡你的言

語任誰不許違了如有盜賊詐偽的事你懲戒著可殺的

殺可罰的罰百姓每分家財的事你科斷著凡斷了的事

寫在青冊上已後不許諸人更改失吉忽禿忽說我是最

小的弟如何敢與眾兄弟一般分分子若恩賜呵於土城

內住的百姓與我成吉思說從你自斟酌著要失吉忽禿

荀彧先生讀書
忽既受了恩賜卻喚李幹兒出木合黎蒙力克等教入來受賞賜

成吉思對蒙力克說你自我幼時作伴到今護助處甚多無如王罕父子賺我去時若不是你止當呵幾乎陷入深水大火去了我如今想著那恩使我子孫也如何忘得今後坐時你當在角上坐或一年或一月議論了賞賜你直至你子孫不絕了

成吉思再對李幹兒出說我小時有慘白色的驕馬八匹被賊劫去我襲著宿了三夜與你相遇你便與我作伴一同襲去又過了三宿將我馬奪回來你父納忽伯顏有家財只你一子爲甚肯教與我作伴蓋因你有義氣在後我又喚你作伴你不曾違了我被三種蔑兒乞逐入不兒罕

山時你又與我一同去苦我與塔塔兒於荅闌捏木兒格
思地面相抗著宿時正遇著霖雨你欲我歇息披著氍衫
立在我上不教雨漏直至天明腳只卻換了一次這是你
豪傑的效驗其餘的事業不可盡說你又與木合黎將合
行的事助我教行不可行的事諫我教止所以得到這大
位子裏如今你的坐次坐在眾人之上九次犯罪休罰這
西邊直至金山你做萬戶管者

成吉思再對木合黎說咱在豁兒豁納主不見地面忽禿

刺皇帝歡躍的鬚鬆樹下住時天告你的言語明白上頭
我自那裏想著你父古溫豁阿對你言語曾說了來爲那
般如今教你做國王坐次在眾人之上東邊至合刺溫山
你就做左手萬戶直至你子孫相傳管者

成吉思再對豁兒赤說我年小時你會說先兆的言語與
我辛苦做伴那時你會說我先兆的言語若應呵與我三
十箇妻今已應了這投降的百姓內好婦人女子從你揀
三十箇再將三千巴阿里種又添塔該阿失黑二人管的
阿荅兒乞種赤那思脫幹列思帖良古解曰皆種名○據
蒙文增赤那思以
下十字等百姓湊成一萬你做萬戶管者順額兒的失河
水林木內百姓地面從你自在下營就鎮守者凡那裏百
姓事務皆稟命於你違了的就處治者

元朝祕史卷之九終

元朝祕史卷之十

嘉興沈曾植注

成吉思再對主兒扯歹說你緊要的恩在合刺合勒只額

列惕地面與王罕厮殺時正愁間雖是忽亦勒荅兒先說

要厮殺然成就事業其實在你將他只兒斤等緊要的軍

馬殺退直衝至中軍天門與門戶將桑昆的腮射中了此

時若射不中桑昆也不知如何那是你緊要的大功隨後

順合勒合河起時我望你如高山遮護一般及至往巴勒

渚納海子處征王罕時蒙文我那往巴勒渚納海子飲水却上馬時你做頭哨

因天護助將客列亦惕緊要的國平了所以乃蠻蔑兒乞

種不能與咱對陣潰散了初乃蠻蔑兒乞潰散時札合敢

不獻了兩箇女子將他百姓全了後又反去你用計策將

他拏住方虜了他百姓這是第二次功遂將夫人亦巴合

賜與主兒扯歹成吉思對亦巴合說我不是嫌你無性行

無顏色亦不曾說你身體不潔教在夫人次序內列著如

今為主兒扯歹征戰時捨性命將離了的百姓能收集有

功上頭將你賜與他久後我位子裏坐的子孫想著這有

功的道理直至子子孫孫亦巴合史亦赤台傳作位子裏

休教斷絕了麼道再對亦巴合說你父札合敢不當初教

厨子阿失黑帖木兒等阿勒赤黑兩個阿赤兩個四引二

百人與你做從嫁有來你如今去時留阿失黑帖木兒等

一百人做遺念又對主兒扯歹說有四千兀魯兀種的百

姓你管者

成吉思再對忽必來說你將剛硬不服的人服了你與者

勒蔑者別速別額台四箇如猛狗一般凡教去處將堅石
撞碎崖子衝破深水橫斷所以廝殺時教您四人做先鋒
教孛幹兒出木合黎孛羅兀勒赤老溫四傑隨從我教主
兒扯歹亦勒荅兒在我前立教我心安有來如今但凡軍
馬事務忽必來你爲長者再說別都溫性拗的上頭你怪
他不曾教做千戶與爾正好一同做千戶商量著行看他
久後如何

成吉思再對孛幹兒出木合黎等說這忽難夜間做雄狼
日裏做黑老鴉依著我行不會肯隨歹人您凡事可與這
忽難闊闊搠思二人商量著行我子拙赤最長教忽難領
著格你格思就於拙赤下做萬戶者又說忽難闊闊搠思
迭該兀孫額不干四人蒙韃備錄成吉思大臣元勳沒里
助其次曰免花兒太傅那憐又

荷 鴟博者官亦穹見隨成吉思掌重兵儲捌林又其次日按赤那邪乃成吉思正后之弟驍麟其次日劉伯林又其次日大葛相公乃紀辯疑家人見留守燕京觥人疑但曾聞次日劉入者乃回鶻人已老亦在燕京觥人見疑但曾聞見的事不曾隱諱便來對我說了

成吉思再對者

勒

蔑說你父札兒赤兀歹老人背著風匣

自不哂罕山來於幹難河迭里溫亨

勒

荅地面生我時與

了一箇貂鼠襦兒此時者

勒

蔑在襁褓內自那裏許做了

貼己奴婢一同生長做伴到今多有功勞是我有福慶的伴當九次犯罪休罰者

成吉思再對脫倫說你父子爲甚得各管千戶因你助你父親收集百姓上頭所以與你扯兒話必名分如今將你自收集的百姓做千戶與脫魯罕商議著行

成吉思再對蒙格禿乞顏的子汪古兒厨子說在前你與

這脫忽刺兀

惕

三姓

脫忽刺兀惕三姓卽卷四之三個脫忽刺溫兄弟每也

塔兒忽

惕五姓做失乞

惕

巴牙兀的兩種與我做一箇圈子昏霧

中不曾迷了亂離中不曾離了寒涇處曾共受來如今你

要甚麼賞賜汪古兒說賞賜教揀呵巴牙兀

惕

姓的兄弟

每都散在各部落裏有我欲要收集者成吉思應許了說

你收集了做千戶管者又說汪古兒亨羅兀

惕

你二人分

左右散茶飯均勻教我心安如今你二人騎馬著於多人

處散茶飯者坐時你二人於大酒局分左右與脫倫等俱

向北坐著就料理茶飯

成吉思再對亨羅兀

勒

說我母親將你并失吉忽禿忽古

出闊闊出四箇於營盤內拾得做兒子養育提攜著教你

成人欲要與俺兒子每做伴我母親養你每的恩您曾報

了少來亨羅兀

勒

與我做伴凡緊急的征戰處雖有雨

的夜裏與敵人抗拒時不曾教缺了湯飯使我空宿了又

族滅了塔塔兒時有合兒吉

勒

失刺逃出無喫的卻回來

母親的家內他說是尋衣食的母親說既是尋衣食的時

那裏坐就於西邊門後坐間有拖雷方五歲

族滅塔塔兒之年歲在壬

戌金泰和二年是時拖雷年五歲則當生於戊午為金章

宗承安三年史睿宗傳稱卒年四十有口原綱自承安三

年戊午數至元太宗四年壬辰寔得年三十五歲無四十

也○史本紀憲宗生於戊辰為金泰和八年陵魯帖尼后

來歸在辛亥為金泰和三年六歲娶妻十一生子非事理

也則史文年四十餘者較為近理然此文甚明無以正之

姑記此疑

入門來卻出去被合兒吉

勒

肘下挾出用手抽

以待攷

刀母親叫著說壞了兒子時亨羅兀

勒

妻阿

勒

塔泥正在

東邊坐著隨即走出將那人頭髮拏住又將那抽刀的手

扯住連刀落了此時房北邊有者歹者

勒

蔑二人殺牛聽

得阿勒塔泥叫二人將刀斧就那裏將那人殺了後阿勒

塔泥者歹者勒蔑三箇爭頭功者歹者勒蔑說若不是俺

來得疾你一箇婦人怎奈他何拖雷已被他害了阿勒塔

泥說你每不聽得我聲音呵你每如何來又不是我拏住

他頭髮扯落他刀子時比及你來呵拖雷已被他害了這

般論來阿勒塔泥得了頭功又說於合勒合勒只惕地面

合勒合勒只惕蒙文解云沙磧名與王罕廝殺時幹歌歹項上中箭孛羅

兀勒將塞了的血啞去救了幹歌歹性命他能還報我母

親養育恩將我二子性命救了凡百艱難處也不會怠慢

今後九次犯罪休要罰者

成吉思再說女子每行賞賜咱

成吉思再對兀孫老人說兀孫忽難闊闊搠思迭該這四

箇人但聽見得心內想起的事不曾隱諱都對我說如今

達達體例裏以別乞官爲重

別乞元史氏族表昔里鈐部之父答加沙仕其國爲必吉

華言宰相也又怯列氏妥桓本愛馬裏孝可孫孝可孫亦卽別乞元史語解伯克卷十七作孝可回回官名○百官志度支監國初置孝可孫兀孫你是巴阿鄰爲長的子孫至元以後常以重臣領之

你可做別乞做別乞時騎白馬著白衣坐在眾人上面揀選箇好年月議論了教敬重者

成吉思再說忽亦

勒

答兒安達在前廝殺時先開口要廝

殺有功的上頭教他子孫受孤獨的賞賜者

成吉思再對察罕豁阿的子納鄰脫幹鄰說你父我根前

謹慎於荅闌巴

勒

主

惕

地面裏廝殺被札木合廢了如今

你請受孤獨的賞賜者脫幹鄰說我的兄弟捏古思

卷四作捏

兀歹察

散在各部落內我欲收集咱成吉思許他收集教

刺安

他子孫世襲管者

太祖又對鎖兒罕失刺說我小時被泰亦赤兀種的塔兒

忽台乞鄰

勒

禿黑

兄弟每拏我時你父子每藏著我教合

哈

荅安女子奉侍我放出我來您那恩我心中日夜長想著
有來您卻自泰亦赤兀處來得遲了如今方賞賜您您要
甚麼賞賜鎖兒罕失刺父子說俺欲要蔑兒乞的薛涼格
地面自在下營再要如何賞賜阿皇帝理會者成吉思說
依著你那地面內自在下營再教你子孫行許他帶弓箭
喝盞九次犯罪休罰者又對其子赤老溫沈伯說在前你
二人說來的言語如何忘得你二人心裏想起有缺少的
自來索者又說鎖兒罕失刺巴歹乞失里

黑

教你每自在

出征處得的財物圍獵時得的野獸都自要者鎖兒罕失

刺是在前泰亦赤兀種的脫迭干家人巴歹乞失里黑是也格扯連放馬的如今教倚仗著我快活者

成吉思再對納牙說當初你父子每將塔兒忽台乞哩勒

禿黑拏來時你說自己的主人如何棄捨著拏去就那裏

放了來歸順我爲那般我曾說這人省得大道理久後一件事裏委付如今孛斡兒出做了右手萬戶木哈黎國主做了左手萬戶你做中軍萬戶者

再對者別速別額台兩箇說您自收集的百姓管著做千戶者

再教牧羊的迭該將無戶籍的百姓收集著做千戶者

再分管百姓時木匠古出古兒管的百姓少了就於各官下百姓內抽分著教他與札荅喇種的木勒哈勒忽一同

有馬匹二首三
人所用馬匹只依前例與他若干百戶牌子多人有違者
加以罪責若宿衛時趨避不來者別選人補充將那人發
去遠處若有人願要充做諸人休阻當者

元朝祕史卷之十終

元朝祕史卷之十一

嘉興沈曾植注

於是各千百戶依著成吉思言語揀選將來將在前宿衛
的八十人添至八百人成吉思教添至一千命也客坦兀
鄰做爲頭千戶者在前帶弓箭的四百人原教者勒蔑的

子的子據

也孫帖額與禿格的子

禿格的子據蒙文增

不吉歹一同

管了散班與帶弓箭的入直時分作四班一班教也孫帖
額爲長一班教不吉歹爲長一班教火兒忽荅爲長一班
教刺卜刺哈爲長如今添作一千教也孫帖額爲長者

在前亭幹兒出親人

蒙語原文兀魯合察解曰宗族行下諸親人字並同

幹哥列扯

兒必原管護衛散班添至一千還教他管者一千教木合

里親人不合管者一千教亦魯該親人阿勒

勒赤歹管者一

千教朵歹扯兒必管者一千教朵豁勒忽管者一千教主

兒扯歹親人察乃管者察乃蒙文或作察納兒或作察納
倫憲宗紀作爪難蒙古源流之濟

拉瑪爲今喀喇沁一千教阿勒赤的親人阿忽台管者據

部祖卽此人也語九十五功臣名阿勒赤古列堅川管三千翁吉刺則一
阿勒赤卽按陳此阿忽台蓋卽史之火忽按陳弟也

千選揀的勇士教阿兒孩合撒兒管者平時只做散班出

征時教前面做勇士者各千戶內選揀得宿衛的八千同

帶弓箭的二千通計護衛的一萬成吉思說這些做我護

衛的人以後教做大中軍者

成吉思再說護衛的分做四班一班教不合管者一班教

阿勒赤歹管者一班教朵歹扯兒必管者一班教朵豁勒

忽管者四箇爲長的交付了將輪班次序宣布著說入班

時爲長的官人領著扈衛的散班宿三夜一次交替若有

合入班的人不入者答三十第二次又不入者答七十第三次無事故又不入者答三十七下流遠方去者掌護衛的官人凡換班時將這言語省會一遍若不省會則掌管有的有罪既省會了有違了號令的依前例要罪者掌管護衛的官人不得我言語休將所管的人擅自罰者凡有罪的必奏聞了將該斬的斬該打的打若不依我言語將所管的人用條子打的依舊用條子打他用拳打的依舊用拳打他

成吉思再說我的護衛散班在在外千戶的上護衛散班的家人在在外百戶牌子的上若在外千戶與護衛散班做同等相爭鬪呵將在外的千戶要罪過者

成吉思再對輪班的官人說帶弓箭的散班及廚子人等

入班時白日裏各管自的職事日落時帶弓箭的將弓箭
厨子將器皿各分付與宿衛的人出去外面宿次日擡湯
後都入來依舊各管自的職事日晚後繞宮前後往來行
的人宿衛的拏住次日問者宿衛的交替時分付與符驗
教入者宿衛的夜間繞著宮把門宿者若夜裏有人入呵
將他頭打破肩甲斫斷者若有急事來說先見宿衛一同
來帳房後說者宿衛上面兩間不許人行坐宿衛數日不
許人問違者將鞍馬衣服奪與者在先有可倚仗的人額
勒只吉歹曾在宿衛上行被宿衛的拏了有來

成吉思說您宿衛的於大雨雪的夜裏或晴明的夜裏或
敵人紛擾廝殺的夜裏在我帳房周圍宿衛使我身心皆
安凡有緊急事不會怠慢以此我得到大位裏坐了如今

將我這吉祥至誠的宿衛教呼作老宿衛的者幹哥列扯兒必入班的七十箇散班教呼作大散班者阿兒孩的勇士每教呼作老勇士者也孫帖額等帶弓箭的教呼作大帶弓箭的者

九十五千戶內選揀的人做我貼身的親護衛久後我子孫將這護衛的想著如我遺念一般好生擡舉休教懷怨福神般看著

成吉思再說內裏的扯兒必官并放頭口的宿衛的知料者內裏的房子車兩旄纛生熟飲食器皿等物宿衛的提調者若有缺少只問他要凡給散衣食不得宿衛的言語休給散者若給散時必自他始凡內裏有人出入宿衛的整治者把門的貼門立者門內二人管酒局者管營盤的

於宿衛人的選充者圍獵時共圍獵車前留一半者

成吉思再說我不出征宿衛的亦不許出征若有違者起軍的頭目有罪宿衛的不著他出征只因他常護衛我圍獵時跟隨我平日又管收拾車兩等事如此不容易所以怕重複了他不許他出征

太祖再說宿衛的內教人與失吉忽禿忽一同斷事者凡衣甲弓箭器械等收拾給散者官駟馬內教收拾馱網索者宿衛的同扯兒賓給散段匹者凡下營時教帶弓箭的

散班與也孫帖額阿勒赤歹幹歌烈阿忽台等

阿勒以下十一字據

蒙文增

帶弓箭的於帳殿右邊行不合朵歹多豁

勒

忽察乃

朵歹以下七字據蒙文增

等散班於帳殿左邊行阿兒孩的勇士於帳

殿前面行宿衛的管帳房車兩於帳殿根前左右行眾護

衛散班并內裏家人等班歹扯兒必管著常在帳殿根前

行者

太祖命忽必來征合兒魯兀惕種

合兒魯兀惕疑即今之厄魯特○厄魯特是外

刺即幹

其主阿兒思闌

蒙古源流作哈兒里固特之阿薩蘭○遼史百官志有轄里骨只國

王府疑即匣魯刺與即投降了來拜見太祖太祖以女子

賜他

女子名阿兒思刺泥

太祖又命速別額台追脫

黑

脫阿子忽禿赤老溫等追至

垂河將忽禿等窮絕了回來

初命者別追古出魯

克

追至撒里

黑○聖武紀

崑地面

卷八

納忽山崖蒙文正作納忽崑納○撒里黑崑蒙文作撒里黑忽納解云撒里黑地名忽納崖行也然則崑字乃忽納

之對音异字依全書體例

將古出魯

克

窮絕了回來

委吾種的主亦都兀

惕

差使臣阿

惕

乞刺

黑

等

其一人為答兒伯諫

來成吉思處說俺聽得皇帝的聲名如雲淨見日冰消見
水一般好生喜歡了若得恩賜阿願做第五子出氣力者
成吉思說你來女子也與你第五子也教你做於是亦都
兀楊將金銀珠子段匹等物來拜見成吉思遂將阿勒阿
勒屯名的女子與了元史公主表也立可敦公主適巴而
述阿兒的斤也立可敦即阿勒阿勒
屯也

元朝祕史卷第十一

元朝祕史卷第十二

嘉興沈曾植注

兔兒年

開禧三年

成吉思命拙赤領右手軍去征林木中百姓

令不合引路幹亦刺

今呼倫貝爾以北有紅呼里種人與達呼爾雜處爲古匈奴之遺民幹亦

刺其卽紅呼里歟拙赤領右手以征之則幹亦刺必在幹

難河西興安嶺外第沿邊雜族布拉忒烏梁海之中所包

甚多迭盛迭衰更以名見恰克圖種的忽都合別乞比萬

西北不必非古匈奴遺民所居矣

幹亦刺種先來歸附就引拙赤去征萬幹亦刺入至失

失惕地面幹亦刺禿巴思

禿巴思今俄羅斯國

諸種都

投降了至萬乞兒吉思種處其官人也迪亦納勒等也歸

附了將白海青白騾馬黑貂鼠來拜見拙赤自失必兒

伯里等種以南林木中百姓拙赤都收捕了

蒙文兔兒

年教拙赤

上馬征槐因赫亦兒堅恒姑幹亦刺敦忽都合別乞比禿

綿麟幹亦刺敦先前投降引著軍入至失黑失惕行亦刺

昔都不里牙楊巴兒渾兀兒速惕合卜合納思康合思禿巴

迪亦納勒阿勒迪額兒幹列別克的斤也歸附了失必兒

客思的音巴亦惕禿合思田列克脫額列思塔思巴只吉

這槐因亦兒格行都教入了○亦刺惕者今哈里雅特唐

書北狄傳之曷刺部也不里牙惕者今布里雅特唐書之

降刺也遂領著乞兒吉思萬戶千戶并林木中百姓的官人

將著海青騶馬貂鼠等物回來拜見成吉思成吉思以幹

亦刺種的忽禿阿別乞先來歸附將扯扯亦堅名的女子

源流紀太祖二公主一名徹徹肯即與了他的子亦納勒

扯扯亦堅也元史語解徹徹里花也與了他的子亦納勒

赤將拙赤的女豁雷罕與了亦納勒赤的兄赤之兄名脫

劣勒將阿刺合名的女子與了汪古種公主表趙國大長

赤趙武毅王享要合孟琪備錄成吉思女七人長公主日

阿其鱗作驚拽今嫁豹突駙馬嚮欽臣朝結第二公主日

阿里黑百因嚮嗣俗日必姪夫人會嫁金國亡臣白四

部死寡居今領白韃靼國事謂注日逐看經有婦女數千

人事之凡征伐斬殺皆自己出○按大金國志韃靼與滕

骨東西兩方相望數千里不知何以合而為一又有鄰於

金境者其酋封北平王被殺其弟繼立其子白廝波方二
歲大金取歸國中養於黑水千戶家泰和七年春北平王
之弟環州進貢金國乘其無備襲而殺之復立白廝波爲
王黑原白注宋通鑑有遣還國始白廝波在黑水千戶家
見其女悅之至是欲娶爲妻國中不從白廝波怨怒叛歸
黑韃韃以此益強按國志白廝波者卽備錄之白四部也
白韃韃卽汪古種無疑第汪古歸附於元始阿剌忽失的
斤惕忽里不始李要合此爲疑耳○蒙古源流之曩古特
卽此汪古惕○元史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傳云從下中原
嚮道南出太祖留使歸鎮本部爲部眾昔之異議者所殺
長子不顏昔班併死白廝波白四部蓋皆不顏昔班之轉
語○木華黎傳監國公主遣使慰勞卽李要合所尙阿剌
海公主此阿剌合公主也李要合傳亦稱公主明睿有智
略車駕征伐常使留守軍國大政諮稟而後行師出無內
顧之憂公主之力居多攷李要合幼從攻西域甲申從太
祖旋師而後尙主監國公主勞軍在辛巳尙在未下嫁之
前度其年不爲長卻對拙赤說我兒子中你最長今日初
是亦英偉女子矣

出征去不曾教人馬生受將他林木中百姓都歸附了我

賞與你百姓

再命李羅忽

勒

征豁里禿馬

惕

種

元史兵志牧地東越航羅北踰火里禿麻西至

在路旁

甘肅南暨雲南等地凡十四處火里禿麻卽此豁里禿馬

楊太祖本紀謂之禿滿蒙克源流謂之通瑪克今俄羅斯

托波兒斯科其官人歹都禿勒已死其妻李脫灰塔兒渾

是其地也

管著百姓李羅忽勒到時令三人於大軍前行至日晚入

深林徑路間不覺他哨望的人自後至將路截了殺了李

羅忽勒太祖聞知大怒欲親征李幹兒出木合里諫止別

命朵兒伯朵黑申再去征朵兒伯朵黑申嚴整軍馬於先

行的把截處虛張聲勢卻從忽刺安不合獸行的小徑行

去又恐軍人畏懼不行令人各背條子十根若不行的用

此懲戒每人又各將帶鑕斧鋸鑿等器將當路樹木除去

行至山頂下視禿馬楊地面百姓如天窗上看下面一般

大軍直進彼中不想卒到就筵席間擄了

在先豁兒赤官人忽都哈中別乞二人被禿馬楊拏住在李

脫灰塔兒中渾處其二人被拏的緣故因太祖許豁兒赤娶

三十箇妻中豁兒赤知禿馬楊女子生得美要娶三十箇致

那百姓反了將他拏住太祖得知因忽都合別乞知林木

中百姓動靜所以使他去也被他拏了既收捕了禿馬楊

後賞與了李羅兀勒一百禿馬楊的百姓與了豁兒赤三

十箇禿馬楊的女子忽都合別乞處與了李脫灰塔兒渾

太祖將百姓分與了母親及弟與諸子說共立國的是母

親兒子中最長是拙赤諸弟中最小是幹楊赤斤史本紀

年遼王脫脫請復太母月也倫宮守兵及女直屯戶不允

脫脫爲幹赤斤後嗣月也倫后妃表作月倫卽訶額倫據

遼王請復太母宮兵是訶額倫之母親并幹楊赤斤處共

與了一萬百姓此諸百姓字蒙文并作亦兒格與他處稱

姓所謂槐因母親嫌少不會做聲兒子拙赤處與了九千

察阿歹處與了八千幹歌歹處與了五千

蒙文爲脫魯牙亦兒格五千解

日脫魯牙人名拖雷處與了五千

詳蒙文語意乃幹歌答行與了百姓五千脫魯行與了百姓五

千脫魯即

弟合撒兒處與了四千阿

勒

赤歹處

阿勒赤歹哈赤溫之

子與了二千別

勒

古台處與了一千五百有叔父答阿兒

台

答阿兒台卷一作答里台幹赤斤元史諸王表作答里真忙格兀乞顏捏坤太子皆無後而答里真位子孫世

世不絕李幹兒因先曾從王罕太祖欲要廢他李幹兒出

等三人

其二人爲木合黎失吉忽禿忽

對太祖說自的家自壞如自的火

自滅一般你的父親遺念只留得你這箇叔父怎忍廢他

他既不省事你可想著你父親休絕了於是太祖心下辛

酸應許著怒遂息了

太祖於訶額侖母親并幹

惕

赤斤處與了一萬百姓委付

了古出等四箇官人

其三人爲闊闊出種賽柳豁兒合孫

拙赤處委付了

忽難等三箇官人

其二爲蒙克兀兒客帖

察阿歹處委付了哈刺察

兒等三箇官人

其二爲蒙客亦多忽多

又說察阿歹性剛子細教闊

客搠思早晚根前說話者幹歌歹處委付了亦魯等二人

其一爲迭該

拖雷處委付了哲歹等二人

其一爲巴刺

哈撒兒處委

付了者

卜客阿勒

赤歹處委付了察兀兒孩

晃豁塔歹種的蒙力克有七子第四子名闊闊出爲巫喚

做帖

卜騰格理

帖卜亦作帖必巫也

其兄弟七人比惡將太祖弟哈

撒兒打了來告太祖太祖正因他事怒間說你平日說人

不能敵如何卻被他打於是哈撒兒垂淚起去三日不見

太祖帖

卜騰格理

來說長生天的聖旨神來告說一次教

帖木真管百姓一次教哈撒兒管百姓若不將哈撒兒去

了事未可知太祖聽了這話就那夜去拏哈撒兒有古出

等將這緣故對太祖母親訶額侖說訶額侖用白駝駕車
連夜起行日出時到哈撒兒處正見太祖將哈撒兒衣袖
拴住去了冠帶問的中間見母親到好生驚恐母怒下車
將哈撒兒解了與了冠帶盛怒盤坐出兩乳置膝上問道
您見了麼這是您喫的乳哈撒兒何罪你自將骨肉殘毀
初你小時曾喫了我這一箇乳哈赤溫幹惕赤斤兩箇喫
不了這一箇乳惟哈撒兒將我這二乳都喫了使我胸中
寬快爲那般所以帖木真心有技能哈撒兒有氣力能射
但凡百姓叛的用弓箭收捕了如今敵人已盡絕不用他
了太祖見母親怒息了卻說怕也怕了羞也羞了說罷遂
退後太祖不教母親知將哈撒兒百姓奪去止與了一千
四百後訶額侖得知心內憂悶所以早老了哈撒兒處初

委付的者卜客走入巴兒忽真地面去了

在後有九等言語的人都聚在帖卜騰格理處多如太祖

處聚的人有幹惕赤斤的百姓也去投了幹惕赤斤使莎

豁兒去取被帖卜騰格理打了韃著馬鞍在他身上回來

次日幹惕赤斤自去其兄弟七人圍著說你如何敢差人

來取百姓欲要捶打幹惕赤斤恐懼說我不當差人他說

你既不是當伏罪令於後面跪了幹惕赤斤於次日清早

太祖未起時入去跪著說這緣故說罷哭了太祖未言中

間李兒帖兀真夫人欠伸用被遮了胸垂淚著說他是如

何的晃豁壇在前將合撒兒惕打了如今又要幹惕赤斤跪

是何道理你今見在他尙將你檜柏般長成的弟每殘害

久後你老了如亂麻羣鳥般的百姓如何肯服你小的歹

的兒子每管說罷哭了太祖對幹惕赤斤說帖卜騰格理

如今來時由你於是幹惕赤斤起身去準備了三箇力士

少頃蒙力克領著七子來帖卜騰格理至酒局西邊纔坐

幹惕赤斤將他衣領拏住說你昨日教我伏罪我如今與

你比試幹惕赤斤拏向外去中間帖卜騰格理帽落於火

盆邊其父拾起嗅了置於懷中太祖說您出去鬪氣力拏

著出時門限外原準備的三箇力士迎著拏了將他脊骨

折斷棄於左邊車梢頭幹惕赤斤卻入去說帖卜騰格理

昨日要我伏罪今日纔與他比試卻卧著了推辭不肯起

元來也是平等的伴當其父蒙克力覺了垂淚說我自皇

帝未起創之先做伴當到今日纔說中間六子便塞著門

圍著火盆立將起衣袖太祖驚起說教躲了我出去說罷

出立帶弓箭的散班圍著立了太祖見帖卜騰格理已死使人用帳房遮了死尸便起營去了

帖卜騰格理死尸遮的帳房門與天窗初皆壓蓋了令人看守至第三日將曉天窗開著死尸自出去了審視果然太祖說帖卜騰格理將我弟每打了又無故讒譖的上頭天不愛他連他身命都將去了遂怪責蒙力克道自的不能教訓要與我齊等所以將他送了我若早知您這等德性只好教你與札木合阿勒壇忽察兒每一例廢了來又說若早間說的話晚夕改了晚間說的話早晨改了莫不被人言說呵羞恥因在先說定免你死有來罷怒遂息了自帖卜騰格理死後蒙力克父子每的氣勢遂消滅了

元朝秘史卷第十二終

元朝祕史卷第十三

自此以下影元本爲續集此卷爲續集卷一

嘉興沈曾植注

在後羊兒年

嘉定四年金衛紹王大安三年

成吉思征金國先取了撫州

經過野狐嶺又取了宣德府使者別古亦古捏

克○古亦古捏克

卽元史吾也而

二人做頭哨至居庸關見守禦的堅固者別說可

誘戰於是把軍馬佯回了金家見了果然盡出軍馬追襲

直至宣德府山背上者別卻翻回衝著將金國陸續來的

軍馬

陸續來的軍馬蒙文爲乞塔惕解悞合刺殺敗成吉乞塔敦解悞主兒扯敦解悞主亦納解種

殺敗成吉

思中軍隨後到來將金國的契丹女真等緊要的軍馬都

勝了比至居庸殺了的人如爛木般堆著者別將居庸關

取了成吉思入關至龍虎臺下了營遣軍馬攻取北平等

郡教者別攻取東昌

東昌當從史本紀作東京金史同不○影元本蒙文譯文並作東昌

克回了六宿卻翻回去每人牽從馬一匹晝夜兼行使金人不意中間將東昌取了

者別取了東昌回來與成吉思相合初北平被攻時金王

京丞相

此王京則與屯襄也襄嘗統兵與太祖戰以其與完顏襄同名而講和者爲完顏福興又與完顏襄

同姓遂并二人爲一而皆指爲征塔塔里之完顏襄蒙古無文字不解華言譯語傳訛往往致此無足怪也金史忠義傳謂耶律大石既亡而諸國仍稱西遼爲大石彼其對君常爲大石此丞相常爲王京北俗荒略正同一例

金主說天地氣運大位子交代的時節敢到了達達每好強盛將咱勇猛的軍馬殺絕可倚仗的居庸關取了若再與他廝殺不勝呵只恐軍馬就潰散了莫若且歸附了達達皇帝教他退軍若退了軍時咱那時再做商量也者又聽得說達達軍馬不宜水土見生瘟病如今達達皇帝根前與他女子金銀段匹試看從也不從金主說王京說得

是遂歸附了成吉思將公主及金銀段匹等物教王京送與了成吉思遂將攻城軍馬退了王京親送至莫州撫州山背行辭回了軍人將金銀等物用熟絹拴定儘力馱去了

成吉思自那里征合申種

或疑合申爲噶順之轉音謂沙州人也

其主不覘

罕降將女子名察合的

元史后妃表第三幹耳朵有察獻兒皇后當卽此察合女子也

與成吉思說俺聽得皇帝的聲名曾怕有來如今俺與你做右手出氣力俺本是城郭內住的百姓若有緊急征進卒急不能到蒙恩賜時將俺地面所產的駱駝毛段子鷹

鷂常進貢皇帝說罷遂將本國駝隻科斂直至趕逐不動

送將來了

經世大典世祖諭高麗王植詔曰往者河西王於成吉思皇帝之世納女請和乃曰皇帝若征

女真我爲右手而助之若征回回我爲左手而助之殺成吉思皇帝將征回回有助師之命而河西王不應以故成

吉思皇帝回兵討河西而滅之所述語比此為詳成吉思那一次征進金主歸附

了多得了段匹蒙文云那一次上馬時凱旋還驂文乞塔

段合申主歸附了蒙語有名字的金主阿忽台歸附了

多得了駱駝回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下營了

在後成吉思差使臣主卜罕等通好于宋被金家阻當了

被金家阻當蒙語云乞塔楊釋云合阿訥釋云合阿訥釋云合阿訥釋云合阿訥

以此成吉思狗兒年定嘉

七年金宣宗再征金國成吉思要自取潼關命者別攻居

庸關金主聞知命亦列等三人領兵守關以忽刺安迭格

列軍人做頭鋒把住關蒙文云阿勒壇罕使亦列合答豁

至元釋軍守關○按忽刺安紅也迭列格襖也成吉思至關

見金兵大至與他對敵金兵稍退拖雷此時拖雷出古文

出古古里堅驛出姑驛也古○出古即史本紀之駙馬赤

武紀作赤渠二人橫衝其陣金忽刺安迭格列軍並亦列等軍

大敗殺人滿野金主聞知遷都汴梁其餘金兵困餓人皆

相食成吉思歸以拖雷出古二人有功都賞賜了

成吉思至北平失刺客額兒地面時至元譯語黃色曰昔刺三史語解實喇鄂

不多黃亭也史卷三作昔刺兀魯朵又作失刺幹耳朵據今言類編弘治中虜中走回人言虜欲擄黃裏黃裏者京

城也此失刺客額兒疑即黃裏之略近蒙語矣客額兒之正譯曰野甸裏之正譯曰度札刺者別已得

居庸關引兵來會初金主遷都時命其臣哈答留守燕京

成吉思命汪古兒等三人往收其府庫計其金帛數目金

臣哈答將金帛等物來獻與汪古兒等失吉忽禿忽說昔

者中都金帛皆屬金主如今中都金帛已屬成吉思如何

敢擅取遂卻其獻獨汪古兒乞顏阿兒孩哈撒兒札刺亦

受其獻及事畢歸成吉思問三人曾受獻否失吉忽禿忽具陳前言成吉思責讓汪古兒等賞賜失吉忽禿忽說汝可與我做耳目

金主至汴梁稽首歸附於成吉思仍令其子騰格理領百人入侍於是成吉思自北平經居庸關回命合撒兒領右手軍沿海自大寧經過女真若便歸附即緣彼中邊郡經

活刺活刺蓋松阿里又疑胡里改今虎尔哈河○此所謂至女真其主亦降蓋金上京也金於胡里改置節度

元亦有呼尔哈路則今之納活溫二江沂討活兒河回營三姓為東方要地久矣

不然即縱兵勦捕合撒兒同主兒扯歹阿勒赤阿勒赤三字據蒙文

增脫倫三人至大寧諸大寧蒙文皆作北京女真皆為主兒扯歹女真之主名夫合納然蒙文

無主字○夫合納者萬奴也親征記作也奴其城降至女真其主亦降其餘城池悉來歸附遂沂討活兒河今海爾河回舊營了欽定滿洲源流考海爾河

魏書乙力支溯難河西上至大瀾河沈舟于水南出陸行度洛孤水從契丹西界達和龍北史日和龍北行至洛壤水又北行十五日至太岳魯水注太岳魯魏書作太魯即太瀾滔尔也今案太岳魯即討活兒洛孤水源流注謂即老哈河然則今俄國地圖於嫩江西作一綫杜尔伯特諸部以達內蒙古蓋即乙力支所行道矣新唐書謂之它漏河遼史作滔尔聖宗太平四年改滔尔河爲長春河原文作他魯

其後太祖征回回

回回蒙文爲撒兒塔兀惕

爲其殺使臣兀忽納等百

人

西游錄訛打刺城酋長常殺命吏數人商賈百數盡掠其財貨西伐之舉由此也

臨行時也遂

夫人說皇帝涉歷山川遠去征戰若一日倘有諱四子內

命誰爲主可令眾人先知太祖說也遂說的是這等言語

兄弟兒子并孛斡兒出等皆不曾提說我也忘了於是問

拙赤我子內你是最長說甚麼拙赤未對察阿歹說父親

問拙赤莫不是要委付他他是蔑兒乞種帶來的俺如何

教他管纔說罷拙赤起身將察阿歹衣領擎住說父親不

曾分揀你敢如此說你除剛硬再有何技能我與你賽射
遠你若勝我時便將我大指剝去我與你賽相搏你若勝
我時倒了處再不起說了兄弟各將衣領擎著李幹兒出
木哈里二人解勸太祖默坐間有闊闊搠思說察阿歹你
爲甚忙皇帝見指望你當您未生時天下擾攘互相攻劫
人不安生所以你賢明的母不幸被擄若你如此說豈不
傷著你母親的心你父初立國時與你母一同辛苦將您
兒子每養大望你成人你的母如日般明海般深這等賢
明你如何可這般說

太祖說如何將拙赤那般說我子中他最長今後不可如
此說察阿歹微笑著說拙赤的氣力技能也不用爭諸子
中我與拙赤最長願與父親並出氣力若有躲避的就便

殺了幹歌歹敦厚可奉教訓於是太祖再問拙赤如何說拙赤說察阿歹已說了俺二人並出氣力教幹歌歹承繼者太祖說你二人不必並行天下地面儘濶教您各守封國你二人說的言語各要依著休令人恥笑如在前阿勒壇忽察兒二人將自說的言語違了後如何了來如今他子孫見在教隨您每以爲鑑戒又問幹歌歹如何說幹歌歹說父親恩賜教說我難說自己不能儘力謹慎行將去只恐後世子孫不才能承繼我所言者如此太祖說幹歌歹既如此說中也者又問拖雷如何說拖雷說父親指名說的兄根前忘了的提說睡著時喚醒差去征戰時卽行太祖說是又說合撒兒阿勒赤歹宗室世系表哈赤溫大王位下第一代濟南王按只吉歹卽此阿勒赤歹也哈赤溫蓋此時已亡○太宗紀分諸王貴戚幹魯朵按赤帶濱棧州次幹陳那顏

之上野幹惕赤斤別勒古台四箇弟的位子裏他的子孫

各教一人管我的位子裏教一箇子管我言語不差許

違了若幹歌歹的子孫每都不才呵我的子孫每豈都不

生一箇好的

太祖差人去對唐兀惕主不覘罕說你先說與我做右手

如今回回百姓殺了我使臣要去與他折證你可與我做

右手不兒罕未及言語其臣阿沙敢不說你氣力既不能

不必做皇帝不肯與軍太祖聞此語說阿沙敢不如何敢

這般說將我這軍馬徑去征他也有何難但我初意本不

征他若天祐護回回處回來時卻去征他

免兒年宋嘉定十二年金興定三年是時金方與宋戰太祖去征回回命弟幹惕

赤斤居守以夫人忽闌從行后妃表忽蘭皇后命者別做

頭哨速別額台做者別後援脫忽察兒做速別額台後援

令三人自回回住的城外繞去不許動他百姓待太祖到

時卻夾攻者別如命從箴力克王城邊經過不曾動他百

姓至第三次脫忽察兒經過搶了百姓的田禾箴力克王

走出與回回王札刺勒丁相合按太祖征西域事近譯四裔年表及東洋所譯萬國

史記並紀其本末雖不甚詳然大略固足相證此札刺勒

丁即年表之吉勒丁補辭詰波斯記思尼之王也札刺勒

丁出奔本紀親征記並在壬午年表亦紀於壬午領軍迎太祖廝殺太祖命失吉

忽禿忽做頭哨與札刺勒丁對陣敗了將追及太祖處者

別等三人自札刺勒丁後至將札刺勒丁勝了欲入不哈

兒薛米思加兀荅刺兒薛米以下入城不得直追至申河

軍馬溺死者殆盡獨札刺勒丁與箴力克逆申河走去太

祖逆申河攻取了巴湯客薛城至子母河子母河蒙文爲額客豁羅罕

名格溫密巴魯安客額兒地面下了營命札里牙兒台名種

的字札里以下六巴刺追札刺勒丁等以者別速別額台亦台

出兀羅罕解河羅罕解河增巴刺追札刺勒丁等以者別速別額台亦台

了後不曾只重責罰不許管軍

太祖自回回地面歸命拙赤察阿歹幹歌歹三子領右手

軍過阿梅河至兀籠格赤城下營耶律文正公西游錄蒲

海其西有五里健城梭里檀母后所居富庶又過於蒲華

所謂蒲華者即此不合兒今布哈爾所謂大河者即此阿

梅河今阿母河五里健與兀籠格赤對音逼近彼云在蒲

華大河之西此云右手軍過阿梅河至其城下營則亦在

河西然則五里健城即兀籠格赤城無疑○今內府圖薩

馬爾干之西有阿濟格布喀爾阿濟格布喀爾之西有烏

不根齊城地望正相合第圖于鹹海裏海之間所繪水道

極紊亂所謂河西河右則不可指明矣○又按英人蘭士

德路遊記言蒙古攻破苦尼亞不真治故城在命拖雷往

阿母河岸蓋即兀籠格赤也後為哈薩克地

亦魯亦薛不兒亦薛不兒西等城下營拙赤等至兀籠格

字據蒙古文增

赤下營了差人來說如今俺三人內聽誰調遣太祖教聽
幹歌歹調遣

至是太祖得了兀都刺兒薛迷思加不合兒薛迷下七字原本無等

城於回回王過夏的阿勒壇豁兒桓山嶺處過夏了就等

候巴刺差人去對拖雷說天氣暑熱可來與我相合此時

拖雷已取了亦魯亦薛不兒昔思田亦薛下七字據蒙文增等城嘉定

十六年正攻做出黑扯連城蒙文無至城破方回來與太祖

相合

拙赤察阿歹幹歌歹三人得了兀籠格赤城蒙文又作幹籠格赤○嘉定

定十七年將百姓分了不曾留下太祖處的分子及回太祖三

日不許三子入見木合里李幹兒出失吉忽都忽據蒙文增等

說木華黎時已卒於中不服的回回百姓諸回回字蒙文皆為撒兒塔兀

改齊元朝秘史卷十三

勒

已屈服了分了的城池及分要的儿子皆是皇帝的天

地祐護既屈服了回回百姓俺眾人皆歡喜皇帝如何這

般怒兒子每既知不是已怕了在後教他戒慎可以著他

來見太祖怒遂少止教拙赤等來見太祖依舊怪責三子

恐懼流汗有帶弓箭的晃孩

蒙文阿荅

晃塔合兒

蒙文朵

氏搠兒馬罕

蒙文幹帖

等三人

西人外國史略波斯傳稱

降波斯之地封其婿賽馬爾罕為王駐阿母河西北地遙轄之其後人為帖木兒郎彼所稱賽馬爾罕即此搠兒馬

罕也向前說三子如初調習的鷹雛一般方纔出征如此怪

責恐向後學上的心急慢了如今日出入所在皆是敵人

將俺如西番狗般使去

西番蒙語作

天若祐護將敵人勝

了凡金銀匹帛都將來獻又說這西邊有巴

黑塔

種的

百姓

巴黑塔楊郎西征記之報達也下云欣都思種巴黑塔楊兩間有阿魯等種阿魯即波斯波斯正在報達

印度間也平圓地球圖作八角塔特與巴黑塔楊正同皆譯音之最具者他書或作八塔或作帕古達皆簡言也

哈里伯王可命那裏出征太祖道是怒遂息留晃孩晃塔

合兒二人命撈兒馬罕征合里伯王去了

再欣都思種巴黑塔種兩間有阿魯阿魯即哈烈今之波斯馬魯

馬荅撒里據蒙文增等種阿卜禿城據蒙文增命朵兒伯朵黑○朵兒別

台申去征進阿卜禿城今波斯之阿拜得地在乙思拍再氏之南馬荅撒里者波斯之麻豆撒蘭也

命速別額台勇士征迤北康鄰等孛刺兒刺勒乞卜察兀

巴只吉楊幹魯速楊馬札刺楊阿速楊撒速楊薛兒客

速楊客失米兒自孛刺兒刺以下至十一部落兀良合台傳從諸王

拔都征欽察兀魯思阿孛烈兒諸部又從討孛烈兒乃捏

迷思部平之孛烈兒即此蒙文之孛列兒○馬札刺楊元

史遠不台作馬札兒又作馬茶雪不台傳作渡亦的勒札

牙黑二水亦的勒即厄漁尔的轉為漁音殊不近然額尔齊斯轉為亦兒的石亦以的濟對音也○倭尔

噶河上游有鄂噶河經流墨斯科乏拉的威爾之間其東南有蘇拉河不知孰爲札牙黑水然必居一於是矣○毛斯科南有喀魯噶城一作加婁牙城下有水南入湟博爾河疑是札牙黑水以地名之前說非也端河之上內府圖有仄不噶斯科西圖謂之欽耳喀斯克最與札牙黑合音切近而端河又爲由額濟爾以趨墨斯科所必經山水自有正名而以城命之蓋亦多有札牙直至乞瓦綿客兒綿黑卽仄爾噶城下之端河殆無疑也

等城

乞瓦卽莫斯科窪之合音綿卽未亞合音○艾儒略南懷仁輿圖莫斯科哥未亞之東並有其爾目西國東

界至鄂布河此客兒綿疑卽其爾目西也○俄羅斯此時都城在瓦拉的迷爾一作阿那里麻阿那合音客里麻爲兒綿說亦可通○案元史速不台傳幹羅思有也列贊城有怙思城也列贊蓋卽今羅散城亦作利森其全爲里阿薩恩怙思蓋

果斯羅罵也

太祖再取了回回各城命人鎮守有姓忽魯

木

石名牙喇

注赤的回回父子二人自兀籠格赤城來見太祖因其能

知城池的緣故遂命其子馬

思

忽

惕

與鎮守官一同管不

合兒薛米思堅兀籠格赤兀丹乞思合兒兀里羊古先荅

中

鄰

勒○自薛米以下等城又命牙剌洼赤管北平不合兒

至答鄰原本無蒲華薛米思堅即尋思干兀籠格赤文見上兀丹即和闐亦作阿端乞思合兒即可失哈耳兀里羊即押兒牽亦作

鴉兒看今葉尔羌古先答鄰勒疑今庫車

太祖征回回七年初命巴剌追回回王札剌勒丁并箴力

克王追過申河直至欣都思種地面根尋不見回來卻將

欣都思邊城百姓的駝羊都擄了於是太祖遂回至額兒

的石地面過夏第七年鷄兒年秋宋寶慶元年回到禿剌

河黑林的舊營內

元朝秘史卷第十三終

元朝祕史卷第十四

連下卷爲續集卷二

嘉興沈曾植注

成吉思旣住過冬欲征唐兀

夢溪筆談稱西夏趙德明爲党項

從新整點

軍馬至狗兒年秋去征唐兀以夫人也遂從行冬間於阿

兒不合地面圍獵成吉思騎一匹紅沙馬爲野馬所驚成

吉思墜馬跌傷就于搠斡兒合

中

地面下營次日也遂夫

人對大王并眾官人說皇帝今夜好生發熱您可商量於

是大王并眾官人聚會其中有脫倫議說唐兀是有城池

的百姓不能移動如今且回去待皇帝安了時再來攻取

眾官人皆以爲是奏知成吉思成吉思說唐兀百姓見咱

回去必以我爲怯且這裏養病先差人去唐兀處看他回

甚麼話遂差人對唐兀主不兒罕說

夏主名失相尔忽兒親征記按當作失尔

忽都凡記中拔都並訛為拔相即源流之錫不固特汗也你曾說要與咱做右手及我

征回回你卻不從又將言譏諷我如今已取了回回我與

你折證前言不兒罕說譏諷的言語我不曾說有阿沙敢

不說是我說來要與我廝殺時你到賀蘭山蒙文為來戰

要金銀緞足時你往西涼來取額里合牙寧夏額里折兀

人語○今蒙語稱河套以西皆日折兀皆冠以額列字蒙語西日額羅捏額列即其簡音然

則額列合牙云者當譯為西夏非寧夏也折兀即竹温使臣回將前言說與成吉思

成吉思說他說如此大話咱如何可回雖死呵也去問他

長生天知者遂到賀蘭山將阿沙敢不敗了走上山寨咱

軍將他能廝殺的男子并馱馱等物盡殺虜了其餘百姓

縱各人所得來自要

成吉思在雪山蒙語為察速禿住夏統志烏拉特旗

北九十里有雪山

蒙古名察蘇台卽此成吉思住夏之所察速禿也至元譯語雪曰察速調軍去將阿沙敢不

同上山的百姓盡絕虜了賞孛幹兒出木合黎財物聽其

儘力所取又對二人說金國的百姓蒙古文乞塔不曾分與

您如今有金國的主因種你二人均分蒙古文乞塔亦兒

塔蒙古文語意乃是契丹的百姓不曾分與您如今有契丹百姓

著無金國字也契丹指西遼言凡好的兒子教與你擎鷹

美的女子教與妻整衣已前金主阿勒壇曾倚仗著他做

近侍將咱達達達達原祖宗廢了你二人是我近侍卻將

他每來使喚者

成吉思自雪山起程過兀刺孩城卻來攻打靈州城蒙古語

兒時唐兀惕主亦魯忽據蒙不兒罕將著金佛并金銀器

皿及男女馬駝等物皆以九九爲數來獻成吉思止令門

外行禮行禮間成吉思惡心了至第三日將亦魯忽

據蒙文增

不兒罕改名失都兒忽命脫倫殺了對脫倫說初征唐兀

時我因圍獵墜馬你會愛惜我的身體來提說要回因敵

人言語不遜所以來征蒙天祐助將他取了今有不兒罕

將來的行宮并器皿你將去者

成吉思既虜了唐兀

楊

百姓殺其主不兒罕滅其父母子

孫教但凡進飲食時須要提說唐兀

楊

盡絕了初因唐兀

楊不踐言所以兩次征進至是回來至猪兒年成吉思崩

後將唐兀

楊

百姓多分與了也遂夫人

成吉思既崩鼠兒年

宋紹定元年金正大五年太祖在位凡二十三年

右手大王

察阿歹巴禿左手大王幹赤斤

不言哈撒兒與朮赤意二人此時已亡矣也古

也孫格等

據蒙文增

同在內拖雷等諸王駙馬

蒙語原文云在內的大王每女

每女并萬戶千戶等於客魯連河闊迭兀阿刺勒地行大

聚會著依成吉思遺命立幹歌歹做皇帝將成吉思原宿

衛護的一萬人并眾百姓每就分付了

幹歌歹既立與兄察阿歹商量成吉思皇帝父親留下未

完的百姓有巴黑塔種的王哈里伯曾命綽兒馬罕征

進去了如今再教幹豁禿兒同蒙格禿兩箇做後援征去

再有康里乞卜察巴只吉楊幹魯速楊阿速楊薛速楊馬

札兒客失米兒薛兒格速不合兒客列據蒙文增等十一種城

池百姓曾命速別額台征進去了渡阿的勒札牙黑名字

的水直到蔑客楊綿客兒綿客亦別等城據蒙文增為那裏城

池難攻拔的上頭如今再命各王長子巴禿尤赤不里阿

子長古余克太宗蒙格睿宗長子等巴禿尤赤長子蒙

文齊克長子長子元朝秘史卷十四

見表獨不里表無其名○太宗紀分諸王貴幹魯朵李魯帶邢州次茶合帶喇臻古與鄉姑之下蓋卽此察阿歹之子不里矣做後援征去其諸王內教巴禿爲長在內出去的教古余克爲長凡征進去的諸王駙馬萬千百戶也都教長子出征這都教長子出征的緣故因兄察阿歹說將來長子出征呵則人馬眾多威勢盛大聞說那敵人好生剛硬我兄察阿歹謹慎的上頭所以教長子出征其緣故是這般

幹歌歹皇帝再於兄察阿歹處商量將去說皇帝父親的見成大位子我坐了有甚技能今有金國未平我欲自去征他以爲如何察阿歹說是但老營內委付下好人著我自這裏添與你軍說來了遂委付帶弓箭的幹勒答合兒幹勒答合兒當留守老營蒙語原文前老營字爲阿兀魯卽史阿藍答兒黑後老營字也客思幹耳朵思

也客思大也幹
耳朵思官殿也

免兒年幹歌歹皇帝征金國命者別爲頭哨遂敗金兵過
居庸關幹歌歹駐軍龍虎臺分命諸將攻取各處城池幹
歌歹忽得疾昏憤失音命師巫卜之言乃金國山川之神
爲軍馬擄掠人民毀壞城郭以此爲祟許以人民財寶等
物禳之卜之不從其病愈重惟以親人代之則可疾少間
忽開眼索水飲言說我怎生來其巫說此是金國山川之
神爲祟許以諸物禳之皆不從只要親人代之幹歌歹說
如今我根前有誰當有大王拖雷說洪福的父親將咱兄
弟內選著教你做了皇帝令我在哥哥根前行忘了的提
說睡著時喚醒如今若失了皇帝哥哥呵我誰行提說著
喚醒著多達達百姓教誰管著且快金人之意如今我代

哥哥有的罪孽都是我造來我又生的好可以事神師巫
你呪說著其師巫取水呪說了拖雷飲畢略坐間覺醉說
比及我醒時將我孤兒寡婦抬舉教成立者皇帝哥知者
說罷出去遂死了其緣故是那般

斡歌歹既將金國窮絕了名其主爲小廝掠其金帛頭畜
人口而歸於汴梁北平等處立探馬赤以鎮守之遂回至

嶺北

蒙語爲合刺
豁魯麻

下了

綽兒馬罕征巴

黑塔惕

種其種歸附了斡歌歹以其地面

與所產之物好就令綽兒馬罕等爲探馬赤官留鎮其地
令將所出金帛駝馬等物每年進貢再速別額台的後援

巴禿大王等降其康里乞卜察

康鄰乞卜察兀的巴只吉的

等三種

乞卜察疑卽明代之喀山今俄羅斯加匱義地○又按俄國有甲才族種類甚繁雜居俄之西北疑亦欽察遺民破

其幹魯思種城

額只勒札牙黑蔑格惕巴刺合速

悉殺虜其人惟阿速

惕

等城

薛速惕享刺兒蠻客兒蠻乞瓦嵩巴刺合敦○是時俄都在乏拉的迷爾享刺兒蠻即乏拉的迷爾也

百姓虜得虜了歸附得歸附了立荅魯合臣探馬赤官鎮

守而回又在先女真

主兒高麗合思

處曾命札刺亦兒台

征進去至是再命也速迭兒爲後援征進了就爲探馬赤

以鎮其地

巴禿自乞一察差使臣奏來說賴長生天的氣力皇帝叔

叔的福蔭將十一種國上百姓都收捕了

蒙文賴長生天的氣力皇帝叔

叔的福蔭將蔑格惕城破了幹魯速惕因大軍將回各人

分離會諸王做筵席於內我年長些先喫了一二盞不里

古余

克

兩箇惱了不曾筵會成上馬去了不里說巴禿與

我一般如何先飲他是有髯的婦人我脚後跟推倒踏他

古余克說他是帶弓箭的婦人胸前教柴打他額勒只吉

歹子

宗室紀丁未命野里知吉帶率搠思蠻部兵征西撈思蠻即搠兒馬罕則野里知吉帶當即此額勒只吉

歹也

○睿宗傳野里知給帶塔思傳萬戶因只吉台皆此人蓋亦平中原有功者

中合兒合孫說他

後頭接與他箇木尾子如此說了爲俺每征了這異種的

百姓恐事有合宜不合宜處說間被不里古余克兩箇這

般說著不商量散了皇帝叔叔知也者

巴禿使臣既奏了幹歌歹大怒不教古余克拜見說這下

等的聽誰的言語敢將哥哥毀詈捨了你如棄一鳥卵如

今教去邊遠處做探馬赤攻取堅城受辛苦者又說合兒

合孫學誰來敢將俺親人毀傷罪本當殺若殺了呵人必

說我偏心也和古余克同去不里是察阿歹兄的子教巴

禿對察阿歹兄處說將去
元朝祕史卷第十四終

元朝祕史卷第十五

嘉興沈曾植注

大王忙該官人阿

勒

赤歹晃豁兒台掌禿

據蒙文增

等奏說成

吉思曾有聖旨野外的的事只野外斷家裏的事只家裏斷

如今古余

克

的事係野外的的事只可委付巴禿自處治幹

歌歹怒息召古余

克

拜見就責怪教訓說你征進去去時

將軍人都打徧挫了威氣你敢想幹魯思百姓爲怕你一

人投降了敢把哥哥來做敵人般欺侮我成吉思皇帝曾

說人多則人懼水深則人死如今速別額台不者

克

○不者克

卽九十五功臣中之不只見元史之布智兒有傳

兩個

不者兩個四字原本無

前頭遮護著

你與眾人得了這幾箇幹魯思種

乞的卜察

你自己殺斃的

蹄子不曾直得

直得影元本原文譯文均作置得

逞好男子初出門便惹

是非因忙該等勸諫且罷這事是野外的事你同合兒合

中話中

孫去只教巴禿斷者不里行教對兄察阿歹知者

幹歌歹皇帝將成吉思時守衛的并眾散班每各各職掌照依舊制從新再宣諭了一遍

幹歌歹皇帝說我成吉思皇帝艱難創立國家如今教百姓每安寧快活休教他辛苦遂將合行之事與兄察阿歹處商議一百姓羊羣裏可每年只出一箇二歲羯羊做湯羊每一百羊內可只出一箇羊接濟本部落之窮乏者一諸王駙馬等聚會時每每于百姓處科斂不便當可教千戶內每年出騾馬并牧擠的人其人馬以時常川交替一賞賜的金帛器械倉庫等常守的人可教各處起人來看守一百姓行分與他地方做營盤住其分派之人可於各

千戶內選人教做一川

勒

地面先因無水止有野獸無人

住如今要散開百姓住可教察乃畏吾兒台兩箇去踏驗
中做營盤的地方教穿井者一使臣往來沿百姓處經過
事也遲了百姓也生受如今可教各千戶每出人馬立定
站赤不是緊急事務須要乘坐站馬不許沿百姓處經過
這幾件事因察乃亭

勒

合荅兒對我提說我想也可行察

阿歹兄知者察阿歹聽了這話都道是只依著這般行再
說站赤一節我自這裏立起迎著你立的站教巴禿自那
裏立起接著我立的站說將來了

幹歌歹皇帝於是將這事又宣布於諸王駙馬等知道其
諸王駙馬等皆道便當好生是然後差人於各處起取上
項羊馬并守倉庫站赤等戶所擺站赤命阿剌淺脫忽察

兒

卽搶茂力克王城者

兩箇整治每一站設馬夫二十人內鋪馬弁

使臣的廩給羊馬及車輛牛隻定將則例去如有短少者

家財一半沒官

幹歌歹皇帝說自坐我父親大位之後添了四件勾當一

件平了金國

此節金人字蒙人語皆爲札忽敦

一件立了跔赤一件無水

處教穿井一件各城池內立探馬赤鎮守了差了四件一

件既嗣大位沈湎于酒一件聽信婦人言語取幹赤斤叔

叔百姓的女子一件將有忠義的朵豁

勒

忽因私恨陰害

了一件將天生的野獸恐走入兄弟之國築牆寨圍攔住

致有怨言

太宗本紀九年左翼諸部訛言括民女帝怒因括以賜麾下此取幹赤斤百姓女子當卽其事

也

此書大聚會著鼠兒年七月於客魯漣河闊迭額阿剌

勒

地面處下時寫畢了

蒙文闊迭額阿刺勒解地朵羅安此
李勒荅合嶺山失勒斤扯克繩兩間

幹兒朵思愷風
下著時寫畢了

右元朝祕史譯文十五卷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從永樂
大典十二先元字韻中寫出二十七年復從仁和韓氏
借得影鈔原本校對無訛二十八年刻入叢書六月十
三日校畢平定張穆記

顧氏日知錄之餘卷四華夷譯語洪武十五年正月丙
戌命編類華夷譯語上以前元素無文字號令但借高
昌書制爲蒙古字以通天下語至是乃命翰林侍講火
原潔與編修馬沙亦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
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祕史參攷紐切
其字以諧其聲音既成詔刻行之自是使臣往來朔漠

皆能通達其情

爲祕史作注者以李苟農侍郎書最著李書攷訂輿地先生兼詳史事繁博不及李注而精審乃過之此書原題忙豁侖紐察脫察安脫察安三字李氏亦不得其解亡友王靜安始定爲脫卜察顏之對音而豈知先生於二十年前已早發之前輩通識自不可及庚午夏張爾

田校記

元朝祕史卷第十五終

元太祖創業之主也而史述其事跡最疏舛惟祕史敘次頗得其實而其文俚鄙未經詞人譯潤故知之者尠良可惜也元之先世譜系史亦缺略據祕史乃知太祖之大父葛不律始自稱合罕史稱葛不律寒寒當爲罕方與它文一例葛不律歿遺言以叔父之子俺巴孩代領其眾是爲泰赤烏氏卽史所稱咸補海罕也俺巴孩爲金人所殺諸部又立葛不律之子忽都刺爲合罕此皆元史所未詳也太祖少與泰赤烏有隙爲泰赤烏所執欲殺之太祖伺守者隙逃去鎖兒罕失刺匿之家乃得免鎖兒罕失刺者赤老溫之父史旣不爲赤老溫立傳而鎖兒罕失刺之事亦不著於本紀亦闕漏之甚者也篋兒乞部故與烈祖有怨聞太祖在不兒罕山襲掠之虜夫人宏吉刺氏太祖求救

于克烈王罕王罕資太祖兵與札木合合兵擊之悉收其所掠太祖遂與札木合合營札木合者太祖之疏屬太祖幼時同嬉戲稱安荅者也居歲餘札木合復疑之乃乘夜去諸部多棄札木合從太祖者遂議立太祖爲成吉思合罕紀皆不書而忽書麾下搠只與札木合部人構怨一事繫於帝方幼冲云云之下此大誤也當太祖幼時勢甚微弱賴王罕札木合二人假以徒眾羽翼漸成始立名號紀但云丙寅歲羣臣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不知成吉罕之號蓋已久矣其後遣使誚責案彈火察兒等謂昔者吾國無主汝等推戴吾爲之主者正指此事也先稱合罕者一部之主後稱皇帝乃爲羣部之主豈可略稱罕一節而不書乎紀又云哈荅斤部散只兀部朵魯班部塔塔兒部宏

吉刺部聞乃蠻泰赤烏敗皆不自安會于阿雷泉斬白馬
爲誓欲襲帝及汪罕宏吉刺部長迭夷恐事不成潛遣人
告變帝與汪罕逆戰于孟亦烈川大敗之其下文又云宏
吉刺部欲來附哈撒兒不知其意往掠之於是宏吉刺歸
札木合部與朵魯班亦乞刺思哈荅斤火魯刺思塔塔兒
散只兀諸部會於犍河共立札木合爲局兒罕盟于禿律
別兒河岸誓畢驅士卒來侵抄吾兒知其謀以告帝帝卽
起兵逆戰破之札木合脫走宏吉刺部來降據祕史則此
兩條本是一事當時從札木合者實有十一部立札木合
爲罕將以拒王罕與太祖也而乃蠻泰赤烏之敗則在札
木合等散去之後紀所書俱倒複沓皆不足據論次太祖
太宗兩朝事迹者其必於此書折其衷與嘉定錢大昕跋

元朝秘史跋